

白話小說文範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2 7602B

白話小說文範



~~1582448~~

編輯白話小說文範的大意

我選這幾種小說。不是我國的舊小說。只有這幾種。全部的書中。只有這幾段。但是我看過。的舊小說。實實不下千餘種。只覺這幾種。這幾段。却是百讀不厭。人人叫好的。

舊小說中。也不盡是白話。那土語文言。有時也夾在裏頭。不過從上文看下去。從下文看上來。總覺得人人可以領會的。不比那近時小說家。用了許多典故。夾在裏頭。這典故又不是直直截截。可以代得白話的。越用得。多。越纏不清。試看舊白話小說中。有此毛病麼。

舊小說的好處。一人有一人的口吻。一事有一事的線索。前前後後。照顧周到。想見做這書的人。構思若干時日。布局若干時日。下筆若干時日。修修改改。商商量量。又若干時日。不比那近時書傭。隨手亂寫。限日成書。騙了若干錢。便自命爲小說家。煞是可羞。

我這本書。也有幾種近時做的譯的小說。論到語氣貫注。法律謹嚴上。萬萬不及這幾種舊小說。就我所見的。也不下數百種。也有宗旨純正。大聲疾呼。當作警告的。也有趣味盎然。滑稽詼諧。微言諷世的。但使短中有長。不敢一概抹煞。

傳奇在元朝爲極盛的時代。明清兩代。也有許多作家。敷衍古往今來的事實。忠臣孝子烈士美人。描寫得有聲有色。不過是文言太多。只能博文人的歎賞。不能博普通人愛好。這本裏頭。采錄白兔記數齣。不過是備一格的。似乎比較那種新劇本。有點趣味些。

我這本書。每段後面。加以幾句的評語。無非說明這一段的好處。作者如何構思。如何立局。何等簡截。何等痛快。提醒讀者一點。將來有意模倣起來。自然不至畫虎不成。反類狗呢。

白話小說文範目錄

水滸四則 武松打虎 時遷盜甲 李逵尋母 魯達救友

蕩寇志一則 宋江被擒

紅樓夢四則 冷子興暢談賈府 卜世仁教訓外甥 劉老老入大

觀園 下薦書包勇說甄家

品花寶鑑三則 賣玉器老王索詐 富三爺演說華府 魏聘才進華

府

儒林外史七則 馬二先生逛西湖 郭孝子逢着異獸 鮑文卿優伶

本色 匡超人菽水養親 談風水現出醜相 節孝

祠炎涼異態 市井中三個高士

兒女英雄傳二則 崔平店 能仁寺

新官場現形記三則

着破衣官場出風頭 吃本土抵制洋煙 記條約洋

務能員

近時小說四則

重團結商界改良 戒煙酒枕邊絮聒 應酬場中出

醜

白兔記三齣

分別 強逼 送子

白話小說文範

武松打虎 節錄水滸

這武松提了哨棒。大著步自過景陽岡來。約行了四五里路。來到岡子下。見一大樹。刮去了皮一片。上寫兩行字。武松亦頗識幾字。擡頭看時。上面寫道。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。但有過往客商。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。結夥成隊過岡。請勿自誤。武松看了笑道。這是酒家詭詐。驚嚇那等客人。便去那廝家裏宿歇。我却怕甚麼鳥橫拖著哨棒。便上岡子來。那時已有申牌時分。這輪紅日。厭厭地相傍下山。武松乘著酒興。只管走上岡子來。走不到半里多路。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。行到廟前。見這廟門上。貼著一張印信榜文。武松住了腳讀時。上面寫道。陽穀縣示。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。傷害人命。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行捕未獲。如有過往客商。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。結伴過岡。其餘時分。及單身客人。不許過岡。恐被傷害性命。各宜知悉。政和年月日。武松讀了印信榜文。方知端的有虎。欲待轉身。再回酒店裏來。尋思道。我回去時。須吃他恥笑。不

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。了一回說道：怕甚麼鳥！且只顧上去看。怎地武松正走走，看看酒湧上來，便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，將哨棒縮在肋下，一步步上那岡子來，回頭看這日色，時漸漸地墜下去了。此時正是十月間，天氣容易得晚，武松自言自說道：那裏甚麼大蟲，人自怕了，不敢上山。武松走了一回，酒力發作，焦熱起來，一隻手提著哨棒，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，踉踉蹌蹌，直奔過亂樹林來。見一塊光禿禿大青石，把那哨棒倚在一邊，放翻身體，却待要睡，只見發起一陣狂風，那一陣風過了，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，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。武松見了，叫聲阿呀，從青石上翻將下來，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，閃在青石邊。那大蟲又饑又渴，把兩隻爪在地下，略按一按，和身上撲。從半空裏攛將下來，武松被那一驚，酒都做冷汗出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武松見大蟲一撲來，只一閃，閃在大蟲背後；那大蟲背後，看人最難，便把前爪搭在地下，把腰胯一掀，掀將起來。武松只一閃，閃在一邊；大蟲見掀他不著，吼一聲，却似半天裏起個霹靂，振得那山岡也動，把這鐵棒也似虎尾，樹豎起來，只一剪，武松却又閃在一邊。原來那大蟲拿人，只是一撲一掀一剪，三般提不著。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，那大蟲又剪不著。

再吼了一聲。一兜兜將回來。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。雙手輪起哨棒。盡平生氣力。只一棒。從半空劈將下來。只聽得一聲響。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。劈臉打將下來。定睛看時。一棒劈不著大蟲。原來打急了。正打在枯樹上。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。只拿得一半在手裏。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。翻身又只一撲。撲將來。武松又只一跳。却退了十步遠。那大蟲却好把兩隻前爪。搭在武松面前。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。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。脰地揪住。一按。按將下來。那隻大蟲急要掙扎。被武松儘氣力捺定。那里肯放半點兒鬆寬。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。眼睛裏只顧亂踢。那大蟲咆哮起來。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。做了一個土坑。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按下黃泥坑裏去。那大蟲吃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。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。偷出右手來。提起鐵鎚般大拳頭。儘平生之力。只顧打。打到五七十拳。那大蟲眼裏口裏。鼻子裏。耳朵裏。都迸出鮮血來。更動彈不得。只剩口裏兀自氣喘。武松放了手。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。拿在手裏。只怕大蟲不死。又打了一回。眼見氣都沒了。方纔丟了棒。

這段描寫武松的神勇。有白戰不許持寸鐵手段。兵家有云。一鼓作氣。再而三。三而

竭。一撲一掀一剪。三般都提不著。那大蟲的能事已盡。氣便竭了。趁此下手。正是彼竭我盈的時候。不待按捺。踢打竭盡。武松全力。那大蟲的死活早已定了。兵家妙用。也可就此見得。

時遷盜甲

節錄水滸

且說時遷離了梁山泊。身邊藏了暗器。諸般行頭。在路迤邐來到東京。投個客店安下了。次日趲進城來。尋問金鎗班教師徐寧家。有人指點道。入得班門裏。靠東第五家黑角子門便是。時遷轉入班門裏。先看了前門。次後趲來相了。後門見是一帶高牆。牆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。側首却是一根戣柱。時遷看了一回。又去街坊問道。徐教師在家裏麼。人應道。直到晚方歸家。五更便去內裏隨班。時遷叫了相擾。且回客店裏來。取了行頭。藏在身邊。分了店小二道。我今夜多敢是不歸。照管房中則個。小二道。但放心自去。這裏禁城地面。並無小人。時遷再入城裏。買了些晚飯吃了。却趲到金鎗班徐寧家左右看時。沒一個好安身處。看看天色黑了。時遷揆入班門裏。面是夜寒冬天色。却無月光。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柏樹。便把兩隻腿夾定。一節節爬將樹頂上去。騎馬

兒坐在枝柯上。悄悄望時。只見徐寧歸來家裏去了。只見班裏兩個人。提著燈籠出來。關門。把一把鎖鎖了。各自歸家去了。早聽得譙樓禁鼓。却轉初更。雲寒星斗無光。露散霜花漸白。只見班裏靜悄悄地。却從樹上溜將下來。惹到徐寧後門邊。從牆上下來。不費半點氣力。爬將過去。一面看裏面時。却是個小小院子。時遷伏在廚房外張時。見廚房下燈明。兩個婬環。兀自收拾未了。時遷却從餞柱上盤到膊風板邊。伏做一塊兒。張那樓上時。見那金鎗手徐寧和娘子對坐爐邊向火。懷裏抱著一個六七歲孩兒。時遷看那臥房裏時。見梁上果然有個大皮匣拴在上面。房門口掛著一副弓箭。一口腰刀。衣架。上掛著各色衣服。徐寧口裏叫道。梅香。你來與我摺了衣服。下面一個婬環上來。就側首春臺上。摺了一領紫繡圓領。又摺一領官綠襯裏襖子。并下面五色花繡踢串。一個護項。彩色錦帕一條。紅綠結子。并手帕一包。另用一個小黃帕兒包著。一條雙獼尾荔枝金帶。共放在包袱內。把來安在烘籠上。時遷多看。在眼裏。約至二更以後。徐寧收拾上牀。娘子問道。明日隨直也不。徐寧道。明日正是天子駕幸龍符宮。須用早起。五更去伺候。娘子聽了。便分付梅香。官人明日要起五更。出去隨班。你們四更起來燒湯。

安排點心。時遷自忖道：眼見得梁上那個皮匣子，便是盛甲在裏面。我若趕半夜下手便好。倘若鬧將起來，明日出不得城，却不悞了大事。且捱到五更裏下手，不遲。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牀睡了。兩個婬嫗在房門外打鋪。房裏桌上，却點著燈。那五個人都睡著了。兩個梅香一日伏侍到晚，精神困倦，齁齁打呵。時遷溜下來，身邊取個蘆管兒，就窗楞下眼，只一吹，把那碗燈，早吹滅了。看看伏到四更左側，徐寧起來，便喚婬嫗起來燒湯。那兩個使女，從睡夢裏起來，看房裏沒了燈，叫道：「阿呀！今夜却沒了燈。」徐寧道：「你不去後面討燈等幾時？」那個梅香開樓門，下胡梯響。時遷聽得，却從柱上只一溜，來到門邊黑影裏伏了。聽得婬嫗正開後門出來，便去開牆門。時遷却潛入廚房裏，貼身在廚桌下。梅香討了燈火出來，又去關門，却來竈前燒火。這個女使亦起來生炭火上樓去。多時湯滾，捧面湯上去。徐寧洗漱了，叫燙些熱酒上來。婬嫗安排肉食炊餅上去。徐寧吃罷，叫把飯與外面當值的喫。時遷聽得徐寧下來，叫伴當喫了飯，背著包袱，拿了金鎗出門。兩個梅香點著燈送徐寧出去。時遷却從廚桌下出來，便上樓來。從櫺子邊直蹺到梁上，却把身軀伏了。兩個婬嫗又關閉了門戶，吹滅了燈火。上樓來，脫了衣。

裳倒頭便睡。時遷聽得兩個梅香睡著了。在梁上把那蘆管兒指燈一吹。那燈又早滅了。時遷却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。正要下來。徐寧的娘子覺來聽得響。叫梅香道。梁上甚麼響。時遷做老鼠叫。婭嬛道。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。因厮打這般響。時遷就便學老鼠厮打溜將下來。悄悄地開了樓門。款款地背著皮匣。下得胡梯。從裏面直開到外面。來到班門口。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。四更便開了鎖。時遷得了皮匣。從人隊裏趁鬧出去。了一口氣奔出城外。到客店門前。此時天色未曉。敲開店門。去房裏取出行李。拴束做一擔兒挑了。計算還了房錢。出離店肆。投東便走。行到四十里外。方纔去食店裏打火做些飯吃。只見一個人也撞將入來。時遷看時。不是別人。却是神行太保戴宗。見時遷已得了物。兩個暗暗說了幾句話。戴宗道。我先將甲投山寨去。你與湯隆慢慢地來。時遷打開皮匣。取出那副雁翎鎖子甲來。做一包袱包了。戴宗拴在身上。出了店門。作起神行法。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此段寫到未偷之前。如何進去。偷了之後。如何出來。目的物放在何處。何時可以下手。許多耳目。如何設法障蔽。賊心賊腦。賊手賊腳。一樁一樁的計畫。一步一步的布。

置。按著。次。序。的。寫。來。毫。無。一。筆。疎。漏。處。

李逵尋母 節錄水滸

話說那李逵道。哥哥。你且說那三件事。宋江道。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。第一件事。了徑回。不可吃酒。第二件。你性急。誰肯和你同去。你只自悄悄地。取了娘回來。第三件。你使的那兩把板斧。休要帶去。路上小心在意。早去早回。李逵道。這三件事。有甚麼依不得。哥哥放心。我只今日便行。我亦不住了。當下李逵拽扎得爽快。只跨一口腰刀。提了朴刀。帶了一錠大銀。三五個小鏢子。吃了幾杯酒。唱個大喏。對了衆人。便下山來。過金沙灘去了。晁蓋。宋江與衆頭領送行已罷。回到大寨裏。廳上坐定。宋江放心不下。對衆人道。李逵這個兄弟。此去必然有失。不知衆兄弟們。誰是他鄉中人。可與他那里探聽個消息。杜遷便道。只有朱貴。原是沂州沂水縣人。與他是鄉里。宋江聽罷說道。我却忘了。前日在白龍廟聚會時。李逵已自認得朱貴是同鄉人。宋江便著人去請朱貴。小喽囉飛奔下山。直至店裏。請得朱貴到來。宋江道。今有李逵兄弟回到家鄉。搬取老母。因他酒性不好。不便差人與他同去。誠恐路上有失。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。你可去

他那裏探聽走一遭。朱貴答道：「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。見有一個兄弟，喚做朱富。在本縣西門外開著個酒店。這李逵，他是本縣百丈村董店東，住有個哥哥，喚做李達，專與人家做長工。這李逵自小兇頑，因打死人，逃走在江湖上，一向不曾回家。如今著小弟那里探聽，也不妨。只怕店裏無人看管，小弟也多時不曾還鄉，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。」宋江道：「這個看店，不必你費心。我自差侯健、石勇替你暫管幾時。」朱貴領了這言語，相辭了衆頭領下山來，便走到店裏，收拾包裹，交割鋪面與石勇、侯健，自奔沂州去了。這里宋江與晁蓋在寨中，每日筵席飲酒快樂，與吳學究看習天書，不在話下。且說那李逵獨自一個，離了梁山泊，取路來到沂水縣界，於路端的不吃酒，因此不惹事。無有話說，行至沂水縣西門外，見一簇人圍著榜看。李逵亦立在人叢中，聽得讀榜上道：「第一名正賊宋江，係鄆城縣人；第二名從賊戴宗，係江州兩院押獄；第三名從賊李逵，係沂州沂水縣人。」李逵在背後聽了，正待指手畫脚，沒做奈何處，只見一個人搶向前攔腰抱住，叫道：「張大哥，你在這里做甚麼？」李逵扭過身看時，認得是旱地忽律朱貴。李逵問道：「你如何也在這里？」朱貴道：「你且跟我來說話。兩個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個酒

店內直入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。朱貴指著李逵道：「你好大膽。那榜上明明寫著賞一萬貫捉宋江，五千貫捉戴宗，三千貫捉李逵。你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。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，如之奈何？」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，不肯教人和你同來。又怕你到這裏做出怪事來。續後特使我趕來探聽你的消息。我遲下山來一日，又先到你一日。你如何今日纔到這裏？」李逵道：「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酒。以此路上走得慢了，你如何認得這酒店裏？」你是這裏人家在那里住？」朱貴道：「這個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裏。我原是此間人。因在江湖上做客，消折了本錢，就於梁山泊落草。今次方回，便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。朱富置酒款待李逵。李逵道：「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。今日我已到了鄉里了，便吃兩碗打甚麼鳥緊？」朱貴不敢阻當他，繇他吃。當夜直吃到四更時分，安排些飯食。李逵喫了，趁五更曉星殘月，霞光明朗，便投村裏去。朱貴分付道：「休從小路去，只從大朴樹轉灣，投東大路，一直往百丈村去。便是董店東快取了母親和你早回山寨去。」李逵道：「我自從小路去，却不從大路走，誰耐煩？」朱貴道：「小路走多大蟲，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徑賊人。」李逵應道：「我却怕他甚鳥？」戴上氈笠兒，提了朴刀，跨了腰

刀別了朱貴朱富。便出門投百丈村來。約行了十數里。天色漸漸微明。那露草之中。趕出一隻白兔兒來。望前路去了。李逵趕了一直笑道。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。正走之間。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。時值新秋。葉兒正紅。李逵來到樹林邊廂。只見轉過一條大漢喝道。是會的。留下買路錢。免得奪了包裹。李逵看那人時戴一頂紅絹狐鬣兒頭巾。穿一領粗布衲襖。手裏拿著一把板斧。把黑墨塗在臉上。李逵見了。大喝一聲。你這廝是甚麼鳥人。敢在這裏剪徑。那漢道。若問我名字。嚇碎你心膽。老爺爺叫做黑旋風。你留下買路錢。并包裹。便饒了你性命。容你過去。李逵大笑道。沒你娘鳥興。你這廝是甚麼人。那里來的。也學老爺爺名目。在這里胡行。李逵挺起手中朴刀來奔那漢。那漢那里抵當得住。却待要走。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。搠翻在地。一腳踏住胸膈。喝道。認得老爺爺麼。那漢在地下叫道。爺爺。饒你孩兒性命。李逵道。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漢。黑旋風。李逵便是。你這廝辱沒老爺爺名字。那漢道。孩兒雖然姓李。不是真的黑旋風。爲是爺爺江湖上有名。提起爺爺大名。鬼也害怕。因此孩兒盜學爺爺名目。胡亂在此剪徑。但有孤單客人經過。聽得說起黑旋風三個字。便撇了行李。逃奔了去。以此得些利息。

實不敢害人。小人自己的賤名叫做李鬼。只在這前村住。李逵道。叵耐這廝無禮。却在這裏奪人的包裹行李。壞我的名目。學我使兩把板斧。且教他先吃我一斧。劈手奪過一把斧來。便斫。李鬼慌忙叫道。爺爺殺我一個。便是殺我兩個。李逵聽得住了手。問道。怎的殺你一個。便是殺你兩個。李鬼道。孩兒本不敢剪徑。家中因有個九十歲的老母。無人養贍。因此孩兒單題爺爺大名來嚇人。奪些單身的包裹。養贍老母。其實並不曾害了一個人。如今爺爺殺了孩兒。家中老母。必然餓殺。李逵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。聽得說這話。自肚裏尋思道。我特地歸家來取娘。却倒殺了一個養娘的人。天地也不容我。罷罷。我饒了你這廝性命。放將起來。李鬼手提著斧。納頭便拜。李逵道。只我便是真黑旋風。你從今已後。休壞了俺的名目。李鬼道。孩兒今番得了性命。自回家改業。再不敢倚著爺爺名目。在這裏剪徑。李逵道。你有孝順之心。我與你十兩銀子做本錢。便去改業。李逵便取出一錠銀子。把與李鬼拜謝去了。李逵自笑道。這廝却撞在我手裏。既然他是個孝順的人。必去改業。我若殺了他。天地必不容我。我也自去休。拿了朴刀。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來。走到已牌是分。看看肚裏。又饑又渴。四下里都是山徑小

路不見有一個酒店飯店。正走之間。只見遠遠地山凹裏。露出兩間草屋。李逵見了。奔到那人家裏來。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婦人來。鬢邊插一簇野花。搽一臉胭脂鉛粉。李逵放下朴刀道。嫂子我是過路客人。肚中饑餓。尋不著酒食店。我與你幾錢銀子。央你弄些酒飯吃。那婦人見了李逵這般模樣。不敢說沒。只得答道。酒便沒買處。飯便做些與客人吃了去。李逵道也罷。只多做些個。正肚中饑出鳥來。那婦人道。做一升米不少麼。李逵道做三升米飯來吃。那婦人向廚中燒起鍋來。便去溪邊淘了米。將來做飯。李逵却轉過屋後山邊來淨手。只見一個漢子顛手顛腳從山後歸來。李逵轉過屋後聽時。那婦人正要上山討菜。開後門。見了便問道。大哥那里閃了腿。那漢子應道。大嫂。我險些兒和你不厮見了。你道我晦鳥氣麼。指望出去等個單身的過。整整等了半個月。不曾發市。甫能今日抹著一個。你道是誰。原來正是那真黑旋風。却恨撞著那驢鳥。我如何敵得他過。倒喫他一朴刀。搗翻在地。定要殺我。吃我假意叫道。你殺我一個。却殺我兩個。他便問我緣故。我便假道家中有個九十歲的老娘。無人養贍。定是餓死。那驢鳥真個信我。饒了我性命。又與我一個銀子做本錢。教我改了業養娘。我恐怕他省悟。

了。趕將來。且離了那林子裏僻淨處。睡了一回。從山後走回家來。那婦人道。休要高聲。却纔一個黑大漢來家中。教我做飯。莫不正是他。如今在門前坐地。你去張一張看。若是他時。你去尋些麻藥來。放在菜內。教那厮吃了。麻翻在地。我和你却對付他。謀得他些金銀。搬往縣裏住。去做些買賣。却不強似在這裏剪徑。李逵已聽得了。便道。忍耐這厮。我倒與了他一個銀子。又饒了他性命。他倒又要來害我。這個正是天地不容。一轉捩到後門邊。這李鬼恰待出門。被李逵劈鬚揪住。那婦人慌忙。自望前門走了。李逵捉住李鬼。按翻在地。身邊掣出腰刀。早割下頭來。拿著刀却奔前門尋那婦人時。正不知走那里去了。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。只見有兩個竹籠。盛些舊衣裳。底下搜得些碎銀兩。并幾件釵環。李逵都拿了。又去李鬼身邊。搜了那錠小銀子。都打縛在包裹裏。却去鍋裏看時。三升米飯早熟了。只沒菜蔬下飯。李逵盛飯來吃了一回。看著自笑道。好癡漢。放著好肉在面前。却不會喫。拔出腰刀。便去李鬼腿上割下兩塊肉來。把些水洗淨了。竈裏抓著炭火來便燒。一面燒。一面吃。吃得飽了。把李鬼的尸首拖放屋下。放了把火。提了朴刀。自投山路裏去了。比及趕到董店東時。日已平西。逕奔到家中。推開門。

入進裏面。只聽得娘在牀上問道。是誰入來。李逵看時。見娘雙眼都盲了。坐在牀上念佛。李逵道。娘鐵牛來家了。娘道。我兒你去了許多時。這幾年正在那里安身。你的大哥。只是在人家做長工。止博得些飯食吃。養娘全不濟事。我時嘗思量你。眼淚流乾。因此瞎了雙目。你一向正是如何。李逵尋思道。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。娘定不肯去。我只假說便了。李逵應道。鐵牛如今做了官。上路。特來取娘。娘道。恁地却好。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。李逵道。鐵牛背娘到前路。却覓一輛車兒載去。娘道。你等大哥來。却商議。李逵道。等他做甚麼。我自和你去便了。恰待要行。只見李逵提了一罐子飯來。入得門。李逵見了。便拜道。哥哥多年不見。李逵罵道。你這廝歸來做甚。又來負累人。娘便道。鐵牛如今做了官。特地家來取我。李逵道。娘呀。休信他放屁。當初他打殺了人。教我披枷帶鎖。受了萬千的苦。如今又聽得他和梁山泊賊人通同。劫了法場。鬧了江州。見在梁山泊做了強盜。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。著落原籍追捕正身。却要捉吾到官。比捕。又得財主替我官司分理。說他兄弟已有十來年不知去向。亦不曾回家。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。冒供鄉貫。又替我上下使錢。因此不喫官司杖限追要。見今出榜賞三千貫錢捉他。

你這厮不死。却到家來胡說亂道。李逵道。哥哥不要焦燥。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。多少是好。李逵大怒。本待要打李逵。却又敵他不過。把飯罐撇在地下。一直去了。李逵道。他這一去。必報人來捉我。却是脫不得身。不如及早走罷。我大哥從來不曾見這大銀。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。放在牀上。大哥歸來見了。必然不趕來。李逵便解下腰包。取一錠大銀。放在牀上。叫道。娘。我自背你去休。娘道。你背我那里去。李逵道。你休問我。只顧去快活便了。我自背你去不妨。李逵當下背了娘。提了朴刀。出門望小路裏便走。却說那李逵奔來財主家報了。領著十來個莊客。飛也似趕到家裏。看時不見了老娘。只見牀上留下一錠大銀子。李逵見了這錠大銀。心中忖道。鐵牛留下銀子背娘去。那里藏了。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來。我若趕去。倒吃他壞了性命。想他背娘必去山寨裏快活。衆人不見了李逵。都沒做理會處。李逵却對衆莊客說道。這鐵牛背娘去。不知往那條路去了。這里小路甚雜。怎地去趕他。衆莊客見李逵沒理會處。俄延了半晌。也各自回去了。不在話下。這裏只說李逵怕李逵領人趕來。背著娘。只奔亂山深處。僻靜小路而走。看看天色晚了。李逵背到嶺下。娘雙眼不明。不知早晚。李逵却認得這條

嶺喚做沂嶺。過那邊去。方纔有人家。娘兒兩個。趁著星明月朗。一步步捱上嶺來。娘在背上說道。我兒那里討口水來。我吃也好。李逵道。老娘且待過嶺去。借了人家安歇。做些飯吃。娘道。我日中吃了些乾飯。口渴得當不得。李逵道。我喉嚨裏也煙發火出。你且等我背你到嶺上。尋水與你吃。娘道。我兒端的渴殺我也。救我一救。李逵道。我也困倦得要不得。李逵看看挨得到嶺上。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。把娘放下。插了朴刀在側邊。分付娘道。耐心坐一坐。我去尋水來你吃。李逵聽得溪澗裏水響。聞聲尋路去。盤過了兩山處。山脚來到溪邊。捧起水來。自吃了幾口。尋思道。怎生能彀得這水去。把與娘吃。立起身來。東觀西望。遠遠地山頂上。見一座廟。李逵道好了。攀藤攬葛。上到庵前。推開門看時。却是個泗洲大聖祠堂。面前只有個石香爐。李逵用手去撥。原來是和座子鑿成的。李逵拔了一回。那里拔得動。一時性起來。連那座子掇出。前面石堦上。一磕。把那香爐磕將下來。拿了再到溪邊。將這香爐水里浸了。拔起亂草。洗得乾淨。挽了半香爐水。雙手擎來。再尋舊路。夾七夾八。走上嶺來。到得松樹邊石頭上。不見了娘。只見朴刀插在那里。李逵叫娘吃水。杳無踪跡。叫了一聲不應。李逵心慌。丟了香爐。定住眼四下

里看時。並不見娘。走不到三十餘步。只見草地上。一團血跡。李逵見了一身肉發抖。趁著那血跡尋將去。尋到一處大洞口。只見兩個小虎兒。在那里舐一條人腿。李逵把不住抖道。我從梁山泊歸來。特爲老娘來取他。千辛萬苦。背到這里。倒把來與你吃了。那鳥大蟲。拖著這條人腿。不是我娘的。是誰的。心頭火起。便不抖。赤黃鬚蚤豎起來。將手中朴刀挺起來。搠那兩個小虎。這小大蟲被搠得慌。也張牙舞爪。鑽向前來。被李逵手起。先搠死了一個。那一個望洞裏。便鑽了入去。李逵趕到洞裏。也搠死了。李逵却鑽入那大蟲洞內。伏在裏面。張外面時。只見那母大蟲張牙舞爪。望窩裏來。李逵道。正是你這業畜。吃了我娘。放下朴刀。跨邊掣出腰刀。那母大蟲到洞口。先把尾去窩裏一剪。便把後半截身。坐將入去。李逵在窩裏。看得仔細。把刀朝母大蟲尾底下。盡平生氣力。捨命一戳。正中那母大蟲糞門。李逵使得力重。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裏去了。那母大蟲吼了一聲。就洞口帶著刀。跳過澗邊去了。李逵却拿了朴刀。就洞裏趕將出來。那老虎負痛直搶下山石巖下去了。李逵恰待要趕。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。吹得敗葉樹木如雨一般。打將下來。自古道雲生從龍。風生從虎。那一陣風起處。星月光輝之下。大

吼了一聲。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。那大蟲望李逵勢猛一撲。那李逵不慌不忙。趁著那大蟲的勢力。手起一刀。正中那大蟲頷下。那大蟲不曾再掀再剪。一者護那疼痛。二者傷著他那氣筊。那大蟲退不彀五七步。只聽得響一聲。如倒半壁山。登時間。死在巖下。那李逵一時間殺了子母四虎。還又到虎窩裏。將著刀。復看了一遍。只恐還有大蟲。已無有踪跡。李逵亦困乏了。走向泗州大聖廟裏。睡到天明。次日早晨。李逵却來收拾親娘的兩腿。及剩的骨肉。把布衫包裹了。直到泗州大聖廟後。掘土坑葬了。李逵大哭了一場而去。

我特地歸家來取娘。却倒殺了一個養娘的人。天地也不容我寫李逵處。真是一個。一無機心。天真爛漫。可敬可愛的人物。寫李鬼處。機械變詐。畢竟離不出鬼面。自鬼心腸。鬼伎倆。鬼聰明。兩兩比較。見得李鬼的種種作偽。益顯得李逵的處處是真。這也是文家的反襯法。殺虎一段。武松用手。李逵用刀。武松只有一虎。李逵却有四虎。寫武松打虎。似用盡平生氣力。纔能將虎打死。寫李逵殺虎。一用腰刀。一用朴刀。四只虎挨次就斃。似不甚著什麼氣力。蓋一則表其神勇。一則表其純孝。故以武松之

神勇。一虎尙足以難之。以李達之純孝。卽千百虎亦不足以難之。此作者之變換筆墨處。卽作者之苦心經營處。

魯達救友

節錄水滸

忽一日花和尚魯智深來對宋公明說道。智深有個相識。是李忠兄弟徒弟。喚做九紋龍史進。見在華州華陰縣少華山上。和那一個神機軍師朱武。又有一個跳澗虎陳達。一個白花蛇楊春。四個在那里聚義。酒家嘗思念他。自從瓦官寺與他別了。無一日不在心下。今酒家要去探望他一遭。就取他四個同來入夥。未知尊意如何。宋江道。我也曾聞得史進大名。若得吾師去請他來最好。然雖如此。不可獨自行。可煩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。他是行者一般出家人。正好同行。武松應道。我和師兄去。當日便收拾腰包行李。魯智深只做禪和子打扮。武松粧做隨侍行者。兩個相辭了衆頭領下山。過了金沙灘。曉行夜住。不止一日。來到華州華陰縣界。逕投少華山來。且說宋江自魯智深武松去後。一時容他下山。嘗自放心不下。便喚神行太保戴宗隨後跟來。探聽消息。再說那魯智深兩個。來到少華山下。伏路小廝囉出來攔住問道。你兩個出家人那里來。武

松便答道。這山上有史大官人麼。小嘍囉說道。既是要尋史大王的。且在這裡少等。我上山報知頭領。便下山迎接。武松道。你只說魯智深到來相探。小嘍囉去不多時。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并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三個下山來接。魯智深武松却不見有史進。魯智深便問道。史大官人在那里。却如何不見他。朱武近前上覆道。吾師不是延安府魯提轄麼。魯智深道。酒家便是。這行者便是景陽岡打虎的都頭武松。三個慌忙剪拂道。聞名久矣。聽知二位在三龍山紮寨。今日緣何到此。魯智深道。俺們如今不在三龍山了。投託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夥。今者特來尋史大官人。朱武道。既是二位到此。且請到山寨中。容小可備細告訴。魯智深道。有話便說。史家兄弟又不見。誰鳥耐煩到你山上去。武松道。師兄是個性急的人。有話便說甚好。朱武道。小人等三個在此山寨。自從史大官人上山之後。好生興旺。近日史大官人下山。因撞見一個畫匠。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。姓王名義。因許下西嶽華山金天聖帝廟內粧畫影壁。前去還願。因爲帶將一個女兒名喚玉嬌枝同行。却被本州賀太守是蔡太師門人。那廝爲官貪濫。非理害民。一日因來廟裏行香。不想正見了玉嬌枝。有些顏色。累次著人來說要娶他爲妾。

王義不從。太守將他女兒強奪了去。却把王義刺配遠惡軍州。路經這裏過。正撞見史大官人。告說這件事。史大官人把王義救在山上。將兩個防送公人殺了。直去府裏要殺賀太守。被人知覺。倒吃拿了。見監在牢裏。又要聚起軍馬。掃蕩山寨。我等正在無計可施。魯智深聽了道。這撮鳥敢如此無禮。倒恁麼利害。洒家便去結果了那厮。朱武道。且請二位到寨裏商議。魯智深立意不肯。武松一手挽住禪杖。一手指著道。哥哥不見。天色已到梢盡頭。魯智深看了一看。吼了一聲。憤著氣。只得都到山寨裏坐下。朱武便叫王義出來拜見。再訴太守貪酷害民。強占良家女子。三人一面殺牛宰馬。管待魯智深。武松。魯智深道。史兄弟不在這裏。酒是一滴不要。要吃要便睡。一夜。明日却去州裏打死那厮罷。武松道。哥哥不得造次。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。報知宋公明。領大隊人馬打華州。方可救得史大官人。魯智深叫道。等俺們山寨裏去。叫得人來。史家兄弟性命。不知那里去了。武松道。便打殺了太守。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。武松却決不肯放哥哥去。朱武又勸道。師兄且息怒。武都頭實論得是。魯智深焦燥起來。便道。都是你這般性慢。直娘賊。送了俺史家兄弟。只今性命在他人手裏。還要飲酒細商。衆人那里勸得他叫。

一杯半盞。當晚和衣歇宿。明早起個四更。提了禪杖。帶了戒刀。不知那里去了。武松道。不聽人說。此去必然有失。朱武隨卽差兩個精細小嘍囉前去打聽消息。却說那魯智深奔到華州城裏。路傍借問州衙在那里。人指道。只過州橋投東便是。魯智深却好來到浮橋。只見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。太守相公過來。魯智深道。俺正要尋他。却好撞在洒家手裏。那廝多敢是當死。賀太守頭踏一對對。擺將過來。看見太守那乘轎子。却是煖轎。轎牕兩邊各有十個虞侯簇擁著。人人手執鞭鎗鐵鍊。守護兩下。魯智深看了尋思道。不好打。那撮鳥若打不著。倒吃他笑。賀太守却在轎牕眼裏看見了魯智深。欲進不進。過了渭橋。到府中下了轎。便叫兩個虞侯分付道。你與我去請橋上那個胖大和尚。到府裏赴齋。虞侯領了言語。來到橋上。對魯智深說道。太守相公請你赴齋。魯智深想道。這廝合當死在洒家手裏。俺却纔正當打他。只怕打不著。讓他過去了。俺要尋他。他却來請洒家。魯智深便隨了虞侯。逕到府裏。太守已自分付下了一見魯智深。進到廳前。太守教放了禪杖。去了戒刀。請後堂赴齋。魯智深初時不肯。衆人說道。你是出家人。好不曉事。府堂深處。如何許你帶刀杖入去。魯智深想道。只俺兩個拳頭也打碎了。

那厮腦袋廊下放了禪杖戒刀。跟虞侯入來。賀太守正在後堂坐定。把手一招。喝聲捉下這秃賊。兩邊壁衣內走出三四十個做公的。橫拖倒拽。簇擁到廳階下。賀太守正要開言勸問。只見魯智深大怒道。你這害民貪色直娘賊。你敢便拏倒洒家。俺死亦與史進兄弟一處死。倒不煩惱。只是洒家死了。宋公明阿哥。須不與你干休。俺如今說與你。天下無解不得的冤仇。你只把史進兄弟還了洒家。玉嬌枝也還了洒家。等洒家自帶去交還王義。你却連夜也把華州太守交還朝廷。量你這等賊頭鼠眼。專一歡喜。婦人也做不得民之父母。若依得此三件。便是佛眼相看。若道半個不的。不要懊悔不迭。如今你且先交俺去看看史家兄弟。却回俺話。賀太守聽了。氣得做聲不得。只道得個我心疑是個行刺的賊。原來果然是史進一路。且監下這厮。慢慢處置。又問魯智深道。你秃驢原來果是史進一路。也不拷打。取面大枷來釘了。押下死囚牢裏去。

魯達的爲人大概同武松比較起來。似乎粗一點。同李逵比較起來。又似乎細一點。少華州一段。史兄弟不在這裏。酒是一滴吃不下。此等口吻。確是由天性發出來。一點粧點不來。州城行刺武松。當此便有許多計畫。斷不敢造次行事的。李逵當此那

有打得著打不著的計較。也不管虞侯簇擁著。便自逕前拚個死活。此是兩兩比較出來的粗細處。作者於此苦心分將出來。讀者於此亦宜注意看將出來。這段寫魯智深。也是個一往直前不顧死活的好漢。勉強上得山來。便道史兄弟不。在這裏酒是一滴不吃。直至被賀太守捉住。還是聲聲口口俺死便與史兄弟同死。這等友愛求諸士大夫家親兄弟。古今能得幾人。何況強盜結義的兄弟。作者一部全書描寫一百八人的性情態度。一言一動無一雷同之筆。學作白話小說似宜注意及此。

宋江被擒

節錄蕩寇志

却說張叔夜。經略查點梁山賊目。或斬。或擒。或病故。却是一百零七人。只不見了一個盜首宋江。張公對雲陳二人道。這是元惡渠魁。豈可漏網。公等可知其出沒否。雲天彪道。賊黨惟有鹽山一處。料此賊必然逃向此方。可速向此方追捕。希真道。此賊射瞎一目。最易辨識。張公稱是。便繪圖宋江面貌。差康捷飛檄東平一路關隘。嚴行查緝。康捷領令去了。隨命鄧宗弼。辛從忠。張應雷。陶震霆。領兵四萬名。飛速前去剿滅鹽山。

沿途查訪宋江。鄧辛等四將領令去了。原來宋江自那日魯達瘋死之後。便邀吳用入內議事。二人密室對坐。宋江長歎一聲。隱隱的流出一行淚來。道：「軍師你看大事如何結局？」吳用默想一回道：「但憑天數。」宋江道：「依我看來。天之亡我。不可爲也。先生作速爲我畫策。」吳用又沉吟良久。目視宋江。將中指在桌上書一「走」字。宋江搖頭道：「這個斷斷不可。我一走如何對得住衆兄弟？若挈了大衆同走。官軍必然追來。仍與不走何異？」吳用遂道：「兄長且去。只要我不走。就無害了。」宋江道：「這話更荒唐了。豈有我得保全。先生受累之理？」吳用道：「兄長且去。小弟見機而作。至於衆兄弟。亦只好付之大數而已。」宋江道：「還有一事甚難。我此刻單身出走。老父在堂。斷難竊負而逃。若不稟知老父。於心何忍？若說明了。老父必然牽掛。如何是好？」吳用道：「這也只好從權。太公面前。萬無說明之理。兄長且去。太公如果問起。總說兄長在關前就是了。」宋江道：「我兄弟老清。與我同胞。此刻遠別。須得告知他方好。」吳用道：「這個更可不必。兄長且去。老清是純厚人。易於安慰。可以放心。」宋江道：「萬一事變。這些兒郎們我不能照顧。如何是好？」吳用道：「古人說得好。慈不掌兵。兄長且去。此刻非慈悲之時節了。」宋江浩然歎道：「鹽山情形。據朱全雷橫。」

說起十分興旺。如果如此儘可去得。我且先去。吳用道。兄長須帶一人同去。以便沿途服侍。我看兵目中史應德。乃是小竊出身。兄長帶去大利。出後關時。也省得告知燕青。宋江稱是。急忙收拾。帶了史應德去了。故爾梁山內外。寂無知覺。且說宋江同史應德由洞內曲曲折折。爬出洞外。只見一片亂石縱橫。幸喜史應德躡身蹣跚。如履平地。一路扶掖了宋江過去。過得亂石。又是一道山隘。兩邊陡壁。中間僅有隻身可過。過了山隘。又是細路一條。兩邊都是深塘及爛泥潭。又接著一片荒山。四圍榛棘。宋江到了此處。時已黃昏。便道今夜無處棲身。怎好。史應德道。渡過此山山脚下。便是運河。更喜昏黑渡河。無人辨識。面貌。渡得運河。那岸便有宿頭。宋江依言。隨了史應德。跨過荒山。早已昏黑。不辨人跡。史應德敲火覓路。到得河邊。茫茫白水。無船可渡。宋江立在岸邊。躊躇無計。想了一會道。我竟昏了。此路戴院長進出多次。曾說自造一隻小船。藏在山洞裏。今日何不取來一用。史應德也恍然大悟。便去尋著那山洞裏的小船。史應得划船。平平安安。穩渡中流。到了東岸。宋江與史應德上了岸。黑路中又行了一程。遇著一個小小桑村。時已夜半。那些人家。尙在績麻。燈火未熄。史應德上前去敲一家的門。裏面

一老婦人問是誰。宋江答言過路客人。特來借火。特求方便。那老婦人來開了門。宋江同史應德進去了。故意坐著。與老婦扳談。方知此家只得一婆一媳居住。宋江看他情形樸陋。是真實鄉村人家。料不致踏著甚麼機關。便取出二兩來重一錠銀子。告求老奶。造飯借宿。那老婦接了這錠銀子。懽懽喜喜的去了。便與媳婦去廚下燒茶煮飯。須臾間搬出來。請宋江主僕吃了。宋江深恐露出破綻。只推害眼背。燈光坐了。吃了飯。又推困倦。那老婦急忙讓出牀鋪。宋江先去睡了。史應德也進去睡了。婆媳在堂前績麻。宋江心虛膽怯。那裏睡得著。只聽得隔板壁有人說話道。只遭天下太平了。宋江那厮何等了得。今番也要吃張將軍拏了。一人道。宋江倒底爲射瞎了眼睛。一路倒連。直到如今。看來凡人破了相。終不討好。一人道。若拏著了宋江。把來千刀萬剮。方洩吾恨。那年我外祖家。好端端住在沂州安樂村。吃他殺得。不知去向。至今提起來。頭髮直豎。宋江聽了這番話。分明是臥針氈。周身冷汗。心中躍躍。提起了耳朵。離著枕頭三四寸。聽他們說。却漸漸說到別事去了。須臾間堂前婆媳熄燈就寢。四鄰亦寂然無聲。宋江提心吊膽。如何睡得著。望到窗榻微明。一碌碌爬起來。喜那鄉村人家起早慣的。那

婆媳兩個早已起來。宋江託言趕路。向那老婦討些湯水茶飯。道聲打攪。同史應德走了一路平安。無人盤問。主僕二人過了東平。滿耳朵聽得街坊村落間紛紛講到梁山宋江。宋江心中十分虛怯。同了史應德。只得揀僻路走。夜間仍就小僻村落歇宿。宋江心中提掛。又是一夜不睡。天明又行。行至申牌時分。走過肥城縣界的陶山。忽聽得路上紛紛講那張經略大將軍查拿宋江的文書到了。宋江暗暗叫苦道。想是我梁山泊休也。我到此進退不得。如何逃命。便引史應德到僻靜處。今日怎好。史應德道。休管他有路且走。宋江只得依了。一路不問山高水低。荒榛叢棘。只揀僻路便走。天已晚了。看四邊無可棲宿。時方七月初八日。前半夜有月。宋江史應德趁著月下。兩脚不停。只顧前走走。至半夜後。已是長清縣地界。宋江困乏已極。松樹下棲息了。打個瞌睡。不覺東方已白。主僕二人急忙又走。一路灣曲荒僻之徑。又走了一日。宋江道。我實在來不得了。今夜可有安身之處。總要穩睡一宵再走。史應德連打呵欠。應道。正是。二人說說走走。時又黃昏了。一處野渡。一水茫茫。又無船隻可渡。二人同立岸邊。徘徊四顧。忽遠遠望見蘆葦叢中燈火之光。宋江與史應德奔去。乃是一隻漁船。宋江便上前叩篷。問

此處是甚地名。篷內漁人轉問道。客官是到何處去的。宋江道。我們是往大清河去的。至此失路。故借問一聲。只聽得又有一個漁人道。這條河是直通大清河去的。客官多與我們些酒錢。便直送你到大清河。宋江喜極。只見篷內兩個漁人開篷出來。宋江疲倦已極。也不顧吉凶禍福。一脚跳進艙來。史應德也隨了進來。宋江討口水吃了乾糧。在艙內鋪席便睡。史應德也睡了。兩漁人撐舟離岸。駕櫓搭槳。咿咿啞啞的搖出中流。原來這兩人是兩兄弟。專靠打魚爲業。兼以濟渡客商。却是循良百姓。並非歹人。此番合當有事。那哥子正在船頭。兄弟在船梢。正當轉漚之時。史應德忽立在船舷小便。那哥子將篙子打轉來。却打在史應德背上。史應德瞌睡正深。立脚不定。不料一個筋斗翻下水去。兩弟兄齊叫聲呵呀。急欲赴水撈救。苦於河水急溜。那史應德已影跡無踪了。聽那艙內客人。兀自呼聲連綿。兩人把船停了商議道。此事若吃這客人曉得了。怎肯與我干休。哥子道。我前生和他無冤。今世無仇。不然。我今夜一發做了他。倒是安枕無事。只是天理難容。兄弟道。我得個計較在此。我看他困倦已極。未必就醒。管他娘。搖出大清河市鎮去。待他醒來。誑說那人因叫你不醒。自己先上岸去買物在某店等你。

但只受他幾個酒錢。哄他上了岸。我們便走他娘。正說間。忽聽那客人做起聲來。二人大驚。提耳靜聽。只聽那人哼道。軍師。你看從鹽山興兵殺來。還是逃出海外。兄弟道。兀自說夢話哩。那哥子忽然福至心靈。便問道。兄弟這客人落船時。我在後篷看不仔細。你看是恁樣人。兄弟道。是一個黑矮子。一隻眼睛瞎的。哥子道。想是我們合當發迹。天送這大利市來也。兄弟道。怎見得。哥子道。你不曉得。我今朝進長清城賣魚時。聽說張經略大將軍有文書到此。說有人捉得宋江。賞錢三萬貫。而且還有什麼官做。今日這客人。莫非就是宋江。兄弟道。咄。你休癡想。那有這塊肥羊肉。落到你嘴。哥子道。運氣來了。那裏論得定。方才我聽他的夢話。又聽你說出他的面貌。這人定是宋江。端的十不離九。我到有個計較在此。我進去。如此你進去。如此管賺出他的姓名來。兩人計議停當。那兄弟便上了岸。哥哥便取了繩索。輕輕的走進艙內。將宋江一索捆了。便大叫兄弟快來。宋江夢中驚醒道。你們是什麼人。怎麼捆我。那哥子喝道。咱老爺生在深江。一生只愛銀錢。你問做甚。兄弟快來。宋江急得極叫道。好漢。我身邊銀錢。盡行奉送。只求饒我。那兄弟一面說。一面持火進來。宋江哀告饒命。那兄弟將火一照。忙叫呵呀。哥哥

休鹵莽。不要傷犯好人。這位客官。好像是及時雨。忠義宋公明。哥子道。胡說。忠義宋公明。現在梁山做大王。今夜單身來此做甚。宋江到此際。不知虛實。想左右終是一死。因回憶。那年潯陽江清風嶺等處。曾經遇著此等僥倖。今日說出姓名。或者尚有生路。便開言道。二位好漢。何處認識宋公明。那兄弟道。哥哥快把繩索解了。你此番得罪了上。天。星。宿。大。有。罪。孽。哥。子。道。且。慢。你。說。他。好。像。宋。公。明。到。底。是。不。是。宋。公。明。萬。一。不。是。宋。公。明。我。兩。人。著。了。這。個。鬼。倒。是。一。場。笑。話。宋。江。忙。接。口。道。我。真。是。宋。公。明。那。哥。子。道。客。官。你。休。要。冒。認。宋。公。明。宋。公。明。現。在。梁。山。堂。堂。都。頭。領。單。身。到。此。做。甚。宋。江。道。不。瞞。二。位。說。我。梁。山。被。官。軍。攻。圍。甚。急。十。分。難。支。我。想。逃。到。鹽。山。重。興。事。業。路。上。怕。人。打。眼。特。揀。僻。路。走。所。以。走。到。此。處。今。懇。求。好。漢。話。未。說。完。那。兩。人。哈。哈。大。笑。道。你。原。來。真。是。宋。公。明。你。休。要。慌。那。張。經。略。大。將。軍。等。你。已。久。我。們。一。俟。天。明。便。直。送。你。到。他。營。前。宋。江。聽。了。這。話。方。曉。得。著。了。他。們。的。道。兒。驚。得。魂。飛。天。外。那。兩。人。便。加。了。一。道。繩。索。捆。縛。了。他。宋。江。半。响。定。神。剪。著。兩。手。瞪。著。單。眼。看。那。兩。人。那。兩。人。坐。在。艙。內。講。不。出。那。心。中。歡。喜。笑。嘻。嘻。的。看。那。宋。江。宋。江。歎。一。口。氣。道。不。料。我。宋。江。今。日。絕。命。於。此。便。問。那。兩。人。

道。這裏端的是甚麼地方。兩人答道。老實對你說。這裏長清管下北境夜明渡。這裏有件奇事。水中石壁。到五更時便放光明。因此喚作夜明渡。宋江一聽得夜明渡三字。便長歎一聲。道。宋江該死久矣。筍冠仙。筍冠仙。我悔不聽你言。致有今日也。你那八句讖語。分明是到夜明渡。遇漁而終八個字。我迷而不悟。一至於此。歎畢。一口氣悔不轉。竟厥了去。那兩人忙替他揪頭髮。搯人中。摩胸膛。擺佈了好一歇。方醒轉來。那弟兄忙去燒口熱茶。與他吃了。各呆看了一回。天已黎明。宋江又開言問道。你們二人是甚名字。那哥子笑著答道。咱老爺三不改名。四不改姓。咱老爺姓賈。喚作賈忠。指那兄弟道。這是咱兄弟喚作賈義。宋江聽罷。又浩然長歎道。原來我宋江死於假忠假義之手罷了。蕩寇志一書。是山陰俞某撰的。俞某通曉兵法。兼明醫理。全書對準耐菴宗旨。一個個替他結果。又各各死法不同。覺得著筆比較耐菴更難一點。宋江爲水滸全書的主人翁。假忠假義耐菴。却用春秋誅心的筆法。抉摘已無完膚。此段只輕描淡寫。卽用賈忠賈義結果了他。至潯陽江清風寨。曾遇此等僥倖。又方曉得著了他們道兒等語。讀之真堪失笑。

冷子興暢談賈府 節錄紅樓夢

却說那賈雨村退出來。意欲到那村肆中。沽飲三盃。以助野趣。於是款步行來。剛入肆門。只見座上吃酒之客。有一人起身大笑。接了出來。口內說奇遇奇遇。雨村忙看時。此人。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。姓冷。號子興的。舊日在都相識。雨村最讚這冷子興。是個有作爲。大本領的人。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。故二人最相投契。雨村忙亦笑問老兄。何日到此。弟竟不知。今日偶遇。真奇緣也。子興道。去年歲底到家。今因還要入都。從此順路。找個做友。說一句話。承他之情。留我多住兩日。我也無甚緊事。且盤桓兩日。待月半時。也就起身了。今日做友有事。我因閒步至此。不期這樣巧遇。一面說。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。另整上酒肴來。二人閒談慢飲。敘些別後之事。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。沒有。子興道。倒沒有什麼新聞。倒是老先生的貴同宗家。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。雨村笑道。弟族中無人在都。何談及此。子興笑道。你們同姓。豈非一族。雨村問是誰家。子興笑道。榮國賈府中。可也不玷辱了老先生的門楣。雨村道。原來是他家。若論起來。寒族人丁。却不少。自東漢賈復以來。支派繁盛。各省皆有。誰能逐細考查。若論榮國一支。

却是同譜。但他那等榮耀。我們不便去認他。故越發生疏了。子興歎道。老先生休如此說。如今的這榮寧二府。也都蕭索了。不比先時的光景。雨村道。當日寧榮兩宅。人口也極多。如何便蕭索了。冷子興道。正是說來也話長。雨村道。去歲我到金陵。因欲遊覽六朝遺跡。那日進了石頭城。從他老宅門前經過。街東是寧國府。街西是榮國府。二宅相連。竟將大半條街占了。大門外雖冷落無人。隔著圍牆。一望裏面。廳殿樓閣。也還都崢嶸軒峻。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裏。樹木山石。也還都有蒼蔚溫潤之氣。那裏像個衰敗之家。子興笑道。虧你是進士出身。原來不通。古人有言。百足之蟲。死而不僵。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。較之平常仕宦之家。到底氣象不同。如今生齒日繁。事務日盛。主僕上下。安富尊榮者儘多。運籌謀畫者無一。其日用排場費用。又不能將就省儉。如今外面的架子。雖未甚倒。內囊却也盡上來了。這也小事。更有一件大事。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。翰墨詩書之族。如今的兒孫。竟一代不如一代了。雨村聽說。也道這樣講禮之家。豈有不善教育之理。別家不知。只說這寧榮兩宅。是最教子有方的。子興歎道。正說的是。這兩門呢。待我告訴你。當日寧國公。榮國公。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。寧公居長。生

了四個兒子。寧國公死後。長子賈代化襲了官。也養了兩個兒子。長名敷。八九歲上死了。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。襲了官。如今一味好道。只愛燒丹煉汞。餘者一概不在他心上。幸而早年留下一子。名喚賈珍。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。把官倒讓他襲了。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。只在都中城外。和那些道士們胡羈。這位珍爺也倒生了一個兒子。今年纔十六歲。名喚賈蓉。如今敬老爺是一概不管。這珍爺那裏肯讀書。只一味享樂。不把那寧國府竟翻了過來。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。再說榮府你聽。方纔所說異事。就出在這裏。自榮公死後。長子賈代善襲了官。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爲妻。生了兩個兒子。長名賈赦。次名賈政。如今代善早已去世。太夫人尙在。長子賈赦襲了官。爲人平靜中和。也不管家務。次子賈政。自幼酷喜讀書。爲人端方正直。祖父鍾愛。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。不料代善臨終時。遺本一上。皇上因恤先臣。卽時令長子襲官外。問還有幾子。立刻引見。遂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銜。令其入部習學。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。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。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。十四歲進學。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。生了子。一病就死了。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。生在大年初一。就奇了。不想

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。說來更奇。一落胞胎。嘴裏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。還有許多字跡。你道是新聞異事。不是雨村笑道。果然奇異。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。子興冷笑道。萬人皆如此說。因而乃祖母愛如珍寶。那週歲時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。便將世上所有之物。擺了無數。與他抓取。誰知他一概不取。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。抓來玩弄。那政老爺便不喜歡。說他將來是酒色之徒耳。因此便不甚愛惜。獨那太君還是命根一般。說來又奇。如今長了七八歲。雖然淘氣異常。但聰明乖覺。百個不及他一個。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。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。男人是泥做的骨肉。我見了女兒便清爽。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。你道好笑不好笑。將來色鬼無疑了。雨村岸然厲色忙止道。非也。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呢。我自革職以來。這兩年遍遊各省。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。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。我就猜著了八九。也是這一派人物。不用遠說。只這金陵城內。欽差體仁院總裁甄家。你可知道。子興道。誰人不知。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。他們兩家來往極親熱的。至在下也和他家往來。非止一日了。雨村笑道。去歲我在金陵。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。我進去看其光景。誰知他家那等榮貴。却是

個富而好禮之家。倒是個難得之館。但是這個學生。雖是啓蒙。却比一個舉業的。還勞神說起來。還可笑。他說必得兩個女兒。伴著我讀書。我方認得字。心上也明白。不然我心裏自己糊塗。又對著跟他的小廝們說。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。極清淨的。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。更覺希罕尊貴呢。你們這種濁口臭舌。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。要緊要緊。若使說的時候。必用淨水香茶漱了口方可。設若說錯。便要鑿牙穿眼的。其暴虐頑劣。種種異常。只放了學進去。見了那些女兒們。其溫厚和平。聰敏文雅。竟變了一個樣子。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。竟不能改。每打的吃疼不過時。他便姊妹妹妹的亂叫起來。後來聽得裏面女兒們拿他取笑。因何打急了。只管叫姊妹作什麼。莫不叫姐妹們去替你討情討饒。豈不愧殺。他回答的最妙。他說急痛之時。只叫姊妹妹妹字樣。或可解痛。也未可知。因叫了一聲。果覺痛得好些。遂得了秘法。每疼痛之極。便連叫姊妹妹妹起來了。你說可笑不可笑。爲他祖母溺愛不明。每因孫辱師責子。我所以辭了館出來的。這等子弟。必不能守父祖基業。從師友規勸的。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。都是少有的。子興道。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也不錯。政老爺之長女。名元春。

因賢孝才德。選入宮作女史去了。二小姐乃是赦老爺姨娘所出。名迎春。三小姐政老爺庶出名探春。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。名惜春。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。多跟在祖母這邊。一處讀書。聽得個個不錯。雨村道。正是方纔說政公已有了一個銜玉之子。又有長子所遺弱孫。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。子興道。政公既有玉兒之後。其妾又生了一個。倒不知其好歹。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。却不知將來如何。若問那赦公。也有二子。次名賈璉。今已二十來往了。親上做親。娶的是政公夫人王氏之內姪女。今已娶了二年。這位璉爺身上。現捐的是個同知。也是不喜讀書的。於世路上好機變。言談去得。所以目今現在。乃叔政老爺家住。幫著料理家務。誰知自娶了令夫人之後。倒上下無不稱頌他夫人的。璉爺倒退了一舍之地。模樣又極標緻。言談又極爽利。心機又極深細。竟是一個男人萬不及一的。子興道。正也罷。邪也罷。只顧算別人的賬。你也吃一杯酒纔好。雨村道。只顧說話。就多吃了幾杯。子興笑道。說著別人的閒話。正好下酒。卽多吃幾杯何妨。雨村向窗外看道。天也晚了。仔細關了城。我們慢慢進城再談。未爲不可。此段便似小說的楔子。將全部紅樓夢的來踪去迹無數事實。隱隱從賈雨村和冷

子興一問一答中道出。不到三千字。却能含蓋一切。使得作書的宗旨。一一從紙上跳出。小說家發凡起例。當以此爲法。

卜世仁教訓外甥 節錄紅樓夢

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。一路思量。想出一個主意來。便一徑往他舅舅卜世仁家來。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。方纔從鋪子裏回來。一見賈芸。便問爲什麼事來。賈芸道。有件事求舅舅幫襯。要用冰片麝香。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。八月節按數送了銀子來。卜世仁冷笑道。再休題賒欠一事。前日也是我們鋪子裏一個夥計。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。至今總未還上。因此我們大家賠上。立了合同。再不許替親友賒欠。誰要犯了。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。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。你就拿現銀子。到我們這小鋪裏來買。也還沒有這些。只好到扁兒去。這是一件。二則你那裏有正經事。不過賒了去。又是胡鬧。你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。就派你一遭兒。不是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。也要立個主意。賺幾個錢。弄弄穿的吃的。我看看也喜歡。賈芸笑道。舅舅說的有理。但我父親沒的時節。我年紀又小。不知事體。後來聽我母親說。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。

去。出主意料理的喪事。難道舅舅。是不知道的。還是有一畝地。兩間房子。在我手裏。化了不成。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來。叫我怎麼樣呢。還虧是我呢。要是別個死皮賴臉的。三日兩頭兒來纏舅舅。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。舅舅也就沒有法兒呢。卜世仁道。我的兒。舅舅要有。還不是該的。我天天和你舅母說。只愁你沒個算計。你但凡立得起來。到你大房裏。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著。便下個氣。和他們的管家。或者管事的人們。嬉和嬉。也弄個事兒管管。前兒我出城去。撞見你三房裏的老四。騎著大斗驢。帶著四五輛車。有四五十和尚道士。往家廟裏去了。他那不虧能幹。就有這樣的事到他了。買芸聽了。嘮叨的不堪。便起身告辭。卜世仁道。怎麼急的這樣。吃了飯去罷。一句話尙未說完。只見他娘子說道。你又糊塗了。說著沒有米。這裏買了半斤麵來。下給你吃。這會子還糲胖呢。留下外甥。挨餓不成。卜世仁道。再買半斤來。添上就是了。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。往對門王奶奶家去。問有錢借二三十個。明日就送來還的。夫妻兩個說話。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。去的無影無踪了。

小說什麼難處。莫難於道家。常卜世仁前幾句話。確是做老板的口吻。後幾句話。確

是入情入理。教誨那不成材的外甥。口吻添買半斤麵。著女兒到王奶奶家借二三十錢。又曲肖小店裏頭老板奶奶的計畫。行爲寫賈芸。雖有求而來。却是窮傲尙氣。不失爲一般故家子弟。骯髒的氣象。三管齊下。異樣出色。

劉老老入大觀園 節錄紅樓夢

話說有一鄉下人。姓王名成。他的祖上曾做過一個小小京官。因見金陵王家有在京做大官的。依傍其勢利。便連了宗。後來其祖死後。只剩這王成一人。因家業蕭條。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了。王成亦相繼亡故。有子小名狗兒。娶妻劉氏。生子小名板兒。又生一女名青兒。一家四口。以務農爲業。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。劉氏又操井臼等事。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看管。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活。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故的老寡婦。膝下又無子息。只靠兩畝薄田度日。如今女婿接了來養活。遂一心一計。幫著女兒女婿過活起來。因這年秋盡冬初。覺得天氣漸漸冷上來了。家中冬事未辦。狗兒未免心中煩慮。劉老老看不過。因替他們想主意。大家想來想去。都想不出個道理。後來還是劉老老想出一個機會來。向狗兒說道。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

連過宗的。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。如今他家二小姐。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。聽得他們說。如今上了年紀。越發憐貧恤老。最愛齋僧布施。如今王府雖已出仕。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我們。你何不去走動走動。或者他還念舊。有些好處。亦未可知。只要他發一點好心。拔一根毫毛。比我們的腰還壯呢。狗兒聽說心中活動。笑道。老老既如此說。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。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。試試風頭。看劉老老道。嚶。可是說的侯門似海。我是個什麼東西。他家人又不認得我。去了也是白去的。狗兒道。不妨。我教你個法兒。你竟帶了外孫小板兒。先去尋陪房周瑞。若見了他。就有些意思了。這周瑞在賈府是一個有體面的大管家。我們本極好的。劉老老道也罷。就是捨了我這副老臉去碰碰看。果然有些好處。也大家有益。

當晚計議已定。次日天未明時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。又教了板兒幾句話。五六歲的孩子。聽見帶了他進城玩去。便喜的無不應承。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。往寧榮街來。到了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。只見簇簇的轎馬。劉老老便不敢過去。且擰擰衣服。又教板兒幾句話。然後蹲在角門前。只見幾個挺胸凸肚。指手畫腳的人。坐在大門上。說

東談西的。劉老老只得挨上前來。問太爺們納福。衆人打量了他一回。便問是那裏來的。劉老老陪笑道。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。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。那些人聽了都不理他。內中有一個年老的說道。那周大爺往別處去了。他在後面一帶住著。他娘子卻在家裏。你從這邊繞到後街門上找去就是了。劉老老謝了。遂攜著板兒。繞至後街上一路問去。就找到了。周瑞娘子出來認了半日。方笑說道。劉老老呀。忙讓坐吃茶。周瑞娘子問些閑話。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。劉老老道。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。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。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。若不能。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。周瑞娘子聽了。便已猜著幾分來意。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。多得狗兒之力。今見劉老老如此。心中難卻其意。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。便笑道。老老你放心。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。豈有個不教你見正主兒的。我與你通個信去。但只一件。老老有所不知。我們這裏。不比五年前了。如今太太不大理事。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了。這璉二奶奶就是太太的內姪女兒。小名鳳哥的。如今有客來。都是這鳳姑娘周旋接待。今天寧可不見太太。倒要見他一面。纔不枉走這一趟。劉老老道。這全仗嫂子

方便了。說著周瑞家娘子便喚小丫頭去打聽老太太屋裏擺了飯沒有。一會小丫頭回來說。老太太屋裏已擺完了飯。二奶奶在太太屋裏呢。周瑞娘子聽了。同著劉老老往賈璉的住宅來。先找著了鳳姐的一個心腹大丫頭名喚平兒的。周瑞娘子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。平兒聽了。便作了主意。叫周瑞娘子帶領劉老老進來。坐著等候。須臾鳳姐回房。周瑞娘子將劉老老來歷回明。鳳姐命請劉老老見了鳳姐。說了些閑話。又說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來。不爲別的。只因他爹娘在家裏連吃的也沒有。天氣又冷了。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。說著又推板兒道。你爹在家裏怎麼教你的。打發你來作什麼的。鳳姐早已明白了。聽他不會說話。因笑止道。不必說了。我知道了。因命周瑞娘子傳了一桌客飯來。讓劉老老在那邊屋裏去吃飯。吃完了飯。又過來給鳳姐道謝。鳳姐命平兒拿出二十兩銀子。鳳姐說道。這銀子暫且留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。改日無事。只管來玩。方是親戚們的意思。天也晚了。不虛留你們了。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子。隨周瑞娘子出來。仍從後門去了。回到家裏。狗兒及劉氏自是歡喜。大家整備過年。有了銀子。也就不愁了。

到了次年秋天。劉老老帶著板兒。又帶些棗子倭瓜並些野菜。走到榮府來看鳳姐。仍是周瑞娘子陪他進來的。見了平兒。趕忙上前問好。又見了鳳姐。鳳姐因賈母叫趕忙去了。臨去囑咐劉老老等著回來說說話兒再去。這裏周瑞娘子等陪了劉老老坐著說些閑話。劉老老見等鳳姐不來。說天不早了。我們也去罷。別出不得城。纔是饑荒呢。周瑞娘子道。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。說著一徑去了。半日方來。笑道。可是你老的福來了。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。平兒等問怎麼樣。周瑞娘子笑道。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。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。劉老老要家去呢。怕晚了趕不出城去。二奶奶說。大遠的難爲他擔了些東西來。晚了就住一夜。明日再去。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。這也罷了。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。問劉老老是誰。二奶奶便回明白了。老太太又說。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說話兒。請了來我見一見。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。說著催劉老老趕緊前去。劉老老道。我這個樣兒。怎好見的好嫂子。你就說我去了罷。平兒忙道。你快去罷。不相干的。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。想你是怯生。我和周大娘送你去。說著。同周瑞娘子引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。

卻說榮國府內有一個大花園。名叫大觀園。園中樓閣亭臺。山林花草。以及村舍茅屋。荷池稻田。無不具備。所有榮府下一輩的姊妹。及一位公子。名喚寶玉的。都分住在園內。當時平兒等來到賈母房中。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。都在賈母前承奉。劉老老進去。只見滿屋裏珠圍翠繞。花枝招展。並不知都係何人。只見一張榻上。獨歪著一位老婆婆。身後坐著一個美人一般的丫鬟。在那裏捶腿。鳳姐站著正說笑。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。忙上前陪著笑。福了幾福。口裏說請老太太安。賈母亦忙欠身問好。又命周瑞娘子。端過椅子來坐著。那板兒仍是怕生。不知問候。賈母向劉老老問長問短。又留他住一兩天再去。那捶腿的丫鬟。名喚鴛鴦。是賈母貼身服侍有體面的大丫頭。見賈母留劉老老住下。忙命老婆子帶去洗了澡。挑了兩件隨常衣服。命給劉老老換上。那劉老老那裏見過這樣場面。忙換了衣裳出來。再在賈母榻前。搜尋些話出來說。彼時寶玉姊妹們。都在這裏坐著。也都聽得津津有味。說了一會。大家也就散了。

次日。賈母因見園中菊花盛開。叫了寶玉等姊妹們來。商議在園中擺席賞菊。一夕無話。次日天氣清明。賈母帶領衆人來到園內。劉老老也隨了來。只見一個丫鬟。捧著一

個大盤子裏面養著各色折枝菊花。賈母便檢一朵大紅的簪在鬢上。回頭笑向劉老道。過來帶花兒。一語未完。鳳姐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。讓我打扮你。說著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。賈母和衆人笑個不住。劉老老笑道。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。今兒這樣體面起來。說話間已到了一處。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。地下蒼苔佈滿。中間一條石子砌的路。劉老老讓出來與賈母衆人走。自己卻走土地。衆人拉他道。仔細青苔滑倒了。劉老老道。不相干。這是我們走熟的路。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。不防脚下果踏滑了。拍躡一交跌倒。衆人都拍手呵呵的笑。賈母笑罵道。小蹄子們。還不攙起來。只站著笑。說話時劉老老已爬起來。自己也笑著說道。纔說嘴就打嘴。賈母對劉老老道。這是我外孫女兒林黛玉的屋子。這裏叫做瀟湘館。說著走出瀟湘館。只見幾個婆子手裏都捧著大食盒走來。鳳姐忙問早飯擺在那裏。賈母道。擺在那邊秋爽齋就好。你就帶了人擺去。我們隨後就來。

鳳姐聽說。便同了鴛鴦等帶著端飯的人。抄著近路。到了秋爽齋。調開桌案。鴛鴦笑道。天天我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。有一個湊趣兒的。拏他取笑兒。我們今日也得一

個女清客了。鳳姐會意。兩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撮弄劉老老。正商議著。只見賈母等來了。大家入座。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。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。悄悄囑咐了劉老老一席話。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。若錯了。我們就笑話了。調停已畢。然後歸坐。劉老老挨著賈母一桌。鴛鴦侍立。一面遞眼色。劉老老道。姑娘放心。那劉老老入了坐。拈起箸來。覺沈甸甸的不伏手。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。單拈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老老。劉老老見了說道。這個叉把子。比我那裏鐵叉還沈。那裏拈的動他。說的衆人都笑起來。等到上菜之時。鳳姐特揀了一碗鴿子蛋。放在劉老老桌上。賈母這邊說聲請。劉老老便站起身來。高聲說道。老劉老。食量大如牛。吃個老母豬不擡頭。自己卻鼓著嘴不語。衆人先還發怔。後來一聽。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。笑得大家有噴了茶的。有吐出飯的。林黛玉笑的岔了氣。寶玉笑得滾到賈母懷裏。賈母笑的話都說不出來。侍候的媳婦丫鬟們。無一個不笑的彎腰屈背。獨有鳳姐鴛鴦二人。掌著不笑。還只管讓劉老老。劉老老拈起箸來。只覺不便。又道。這鷄兒也俊。下的這蛋也小巧。怪俊的。我且吃一個兒。衆人方住了笑。聽見這話。又笑起來。賈母笑的眼淚都出來。

了。只忍不住。叫人在後揷著。賈母笑道。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。快別信他的話了。那劉老老正誇鷄蛋小巧。鳳姐笑道。一兩銀子一個呢。你快嘗嘗罷。冷了就不好吃了。劉老老便伸筷子要夾。那裏夾得起來。滿碗裏鬧一陣。好容易撮起一個來。纔伸著頸子要吃。偏又滑下來。滾在地下。忙放下筷子。要親自去拾。早有人拾了出去了。劉老老歎道。一兩銀子。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。衆人已沒心吃飯。都看他取笑。一時吃畢。賈母帶領衆人。各處閒逛了一會。賈母吩咐將席擺在園中綴錦閣下。大家走來入席。吃了一會酒。行了一會令。劉老老又鬧出許多笑話來。一時席散。賈母因要帶著劉老老散悶。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。盤桓了半晌。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。這是什麼石。這是什麼花。劉老老一一領會。又向別處逛了一會。賈母倦了。鳳姐等圍隨著歇息去了。這裏寶玉姊妹及衆丫鬟。都要帶著劉老老逛。隨著取笑。一時來至一個牌坊底下。牌坊上嵌著省親別墅四個字。劉老老道。阿呀。這裏還有大廟呢。說著便爬下叩頭。衆人笑彎了腰。劉老老道。笑什麼。這牌坊上的字。我都認得。我們那裏這樣廟宇最多。都是這樣的牌坊。那字就是廟的名字。衆人笑道。你認得這是什麼廟。劉老老便擡頭。

指那字道。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麼。衆人笑的拍手打掌。還要拏他取笑。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。忙的拉著一個丫頭。要了兩張紙。就解衣。衆人又是笑。又忙喝他。這裏使不得忙命。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。那婆子指與他地方。便樂得走開去歇息。那劉老老因吃了些酒。及許多油膩飲食。又多吃了幾碗茶。不免痛瀉起來。瀉完走出。酒被風吹。只覺得頭暈眼花。辨不出路徑。四顧一望。皆是樹木山石。樓臺房舍。卻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。只得順著一條石子路。慢慢的走來。及至到了房舍跟前。又尋不著門。再走過去。忽見一帶竹籬。順著路走去。得了一個月洞門。跨進門內。只見迎面一帶水池。沿池順著石子甬路走去。轉了兩個彎子。只見有個房門。於是進了房門。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。滿面含笑迎出來。劉老老忙笑道。姑娘們把我丟下了。叫我碰頭。碰到這裏來。說了。只覺那女孩兒不答。劉老老便趕來拉他的手。咕咚一聲。便撞到板壁上。把頭碰的甚疼。細看那女孩兒。原是一幅畫兒。劉老老自忖道。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。想一面看。一面又用手摸去。卻是一色平的。點頭歎了兩聲。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。走進門去。擡頭一看。只見四面牆壁。玲瓏剔透。金彩珠光。眼都看花。

了。找門出去。那裏有門。剛從屏後得了一門。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。劉老老詫異。心中恍惚。想道。莫非是他親家母。因連忙問道。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。虧你找我來。那位姑娘帶著你進來的。又見他帶著滿頭花。劉老老笑道。你好沒見世面。見這園裏的花好。你就沒死活的戴了一頭。說著。那老婆子只見笑。也不答言。便心中忽然想起。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。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嗎。想畢。伸手一摸。再細細一看。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。將這鏡子嵌在中間。因說這已經攔住。如何走出去呢。一面說。一面只用手摸。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。可以開合。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。其力巧合。便撞開了機括。掩過鏡子。露出門來。劉老老又驚又喜。遂走進去。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牀帳。他此刻帶了七八分的酒。又走乏了。便一扭身坐在牀上。只說歇歇。不料身不由己。便前仰後合的朦朧著兩眼。一歪身就睡熟在這牀上了。且說衆人等他不見。板兒尋不著老老。急的哭了。衆人都笑道。別是掉在毛廁裏了。因命兩個婆子去尋。回來說沒有。衆人各處搜尋不見。寶玉房中一個大丫頭名叫襲人。說道。一定他醉了迷了路。順著這一條路。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。我且去看來。一面說。

著一面回來。進了怡紅院。便叫人。誰知那幾個在房裏的小丫頭。已偷空玩去了。襲人一直進了房門。就聽見鼾聲如雷。忙進房來。只聞見酒屁臭氣。滿屋一瞧。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脚的仰臥在牀上。襲人一驚不小。慌忙趕上來。將他沒死沒活的推醒。那劉老老驚醒。睜眼見襲人。連忙爬起來道。姑娘我該死了。我失錯。並沒弄污了牀。一面說。一面用手去攢。襲人恐驚動人。被寶玉曉得了。只向他搖手。不叫他說話。忙點上許多香。所喜不曾嘔吐。忙悄悄的笑道。不相干。有我呢。你隨我出來。劉老老答應著。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們房中。命他坐下。向他道。你出去就說醉倒在山石子上。打了個盹兒。劉老老答應是。又與他兩碗茶吃。方覺酒醒了。因問道。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。這樣精緻。我就像到了天宮裏一樣。襲人微微笑道。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室。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。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。見了衆人。只說他在草地下睡著了。帶了他來的。衆人都不理會。也就罷了。吃罷晚飯。劉老老帶著板兒。到賈母及鳳姐兩處告辭。就在賈母這邊過了一夜。次日劉老老帶了板兒。由角門出來。上車回去了。

此段爲紅樓夢中一篇滑稽的文字。老老賣弄鄉愚。故作無知。正是久經世故。侍候

侯門做老清客的行徑。一種知情識趣的心腸。盡情湊趣的手段。却能使得老練的。賈母狡猾的鳳姐。都著他那欺騙的道兒。可見得古往今來的諧臣媚子。得大權利。居大名位。難道不是偷劉老老的法子。做成麼。

下薦書包勇說甄家

節錄紅樓夢

忽見有一個人。頭上戴著毡帽。身上穿著一身青布衣裳。脚下穿著一雙撒鞋。走到門上。向衆人作了個揖。衆人拏眼上上下下。打量他一回。便問是那裏來的呢。那人道。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。并有家老爺手書一封。求這裏的爺們呈上尊老爺。衆人聽見他是甄府上來的。纔站起來。讓他坐下道。你乏了。且坐坐。我們給你回。就是了。門下一面進來。回明賈政。呈上來書。賈政看完笑道。這裏正因人多。甄家倒薦人來。又不好卻的分付門上。叫他見我。且留他住下。因材使用便了。門上出去。帶進人來。見賈政。便叩了三個頭。起來道。家老爺請老爺安。自己又打個千兒。說包勇請老爺安。賈政因問了甄老爺的好。便把他上下一瞧。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。肩背寬肥。濃眉暴眼。闊額長髯。氣色粗黑。垂著手站著。便問道。你是向來在甄家的。還是住過幾年的。包勇道。小的向

在甄家的。賈政道：你如今爲什麼要出來呢？包勇道：小的原不肯出來，只是家爺再四叫小的出來，說是別處，你不肯去。這裏老爺家裏，只當原在自己家裏一樣的。所以小的來的。賈政道：你們老爺，不該有這事情，弄到這樣的田地。包勇道：小的本不敢說。我們老爺，只是太好了一味的真心待人，反倒招出事來。賈政道：真心是最好的了。包勇道：因爲太真了，人人都不喜歡，討人厭，煩是有的。賈政笑了一笑道：既這樣，皇天自然不負他的。包勇還要說時，賈政又問道：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，不是也叫寶玉麼？包勇道：是賈政道：他還肯向上巴結麼？包勇道：老爺若問我們哥兒，倒是一段奇事。哥兒的脾氣，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，也是一味的誠實。從小兒只管和那些姊妹們在一處頑。老爺太太也很打過幾次。他只是不改。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，哥兒大病了一場，已經死了半日，把老爺幾乎的急死。裝裏都預備了，幸喜後來好了，嘴裏說道：走到一座牌樓，那裏見了一個姑娘，領著他到了一座廟裏，見了好些櫃子，裏頭見了好些冊子。又到屋裏，見了無數女子，說是多變了鬼怪似的，也有變做骷髏兒的。他嚇急了，便哭喊起來。老爺知他醒過來了，連忙調治，漸漸的好了。老爺仍叫他在姊妹們一處

頑去。他竟改了脾氣了。好著時候的頑意兒。一概都不要了。惟有念書爲事。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。他也全不動心。如今漸漸的能穀幫著老爺料理些家務上。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。你去歇歇去罷。等這裏用著你時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。包勇答應著退下來。跟著這裏人去。歇歇不提。

說到甄家的失敗。便爲下文賈氏查抄的地步。因爲太真了。人人都不喜歡。這幾句話。不是久經世故飽閱人情的人。那裏說得出。甄寶玉夢中所見。分明是回應上文警幻仙子一段文字。甄寶玉病後變換狀態。又似呼起後來寶玉入場中舉悟道出家的一段文字。一線貫串到底。處處照顧。筆筆周到。雖是白話。文法恰比文言密些。

賣玉器老王索詐 節錄品花寶鑑

話說魏聘才正在看戲。只見老頭子灣著腰。頸上長著灰包似的一個大氣溜。手內托著一個小黃藤木盤。盤內盛著那許多玉器。還有著各樣顏色的東西。口裏輕輕的道。買點玉器兒。瞧瞧玉器兒。從人叢裏。走近魏聘才身邊。一手捏著一個黃色鼻煙壺。對著聘才道。買鼻煙壺兒。聘才見這壺顏色甚好。接過來。看了一眼。問要多少錢。那賣玉

器的道。這琥珀壺兒是舊的。老爺要使拿去。就給了人家。要是十二兩銀子。一釐不能少的。你只算十兩銀。就是了。聘才只道這壺兒。不過數百文。今聽他討價。連忙送還。那賣玉器的不肯接道。老爺既問價。必得還個價兒。你能瞧這壺兒。又舊。堂兒又大。拿在手裏。又暖。又不沉。狠配你能使。你能總得還個價兒。聘才沒法。只得隨口說道。給你二兩銀子。賣玉器的。便把壺接了過去。說太少。買假的。還不能。停一會。又說罷了。今日第一回開張。老爺成心買。算六兩銀。聘才搖著頭說不要。那賣玉器的歎口氣道。如今買賣亦難做。南邊老爺們也精明。你瞧這個琥珀壺兒。賣二兩銀。算了。底下你能常照顧我。就有了。說着。又把壺兒送過來。聘才身邊沒有帶銀子。因他討價是十兩。故意只還二兩。是打算他必不肯賣的。誰知還價便賣。一時又縮不轉來。只得呆呆的看戲。不理他。然臉已紅了。那賣玉器的。本是老奸巨猾。知是南邊人初進京的光景。便索性放起刁來道。我賣了四十多年的玉器。走了幾十個戲園子。從沒有見還了價。重說不要的。老爺那里不多使二兩銀。別這麼着。靠緊了聘才。把壺兒捏着。聘才沒奈何。只得直說道。今日實在沒有帶銀子。明日帶了銀子來取的罷。那賣玉器的那里肯信道。老爺沒

有銀子。就使票子。聘才道。連票子也沒有。賣玉器的道。我跟老爺府上去領。聘才道。我住得遠。賣玉器的只當不聽見。仍捏著壺兒。緊靠著聘才。那時台上換了二簧戲。一個小旦纔出場。尙未開口。就有一个人喊起好來。於是樓上樓下幾十個人。同聲一喊。倒像救火似的。聘才唬了一跳。身子一動。碰了那賣玉器的的手。只聽撲托一響。把個松香煙壺砸了好幾塊。聘才喫了一驚。發怔起來。那賣玉器的倒不慌不忙。慢慢的將碎壺兒檢起。擱在聘才身邊。道。這位爺鬧脾氣。整的不要。碎的如今索性拉交情。整的是六兩銀。碎的算六吊大錢。十二吊京錢。聘才便生起氣來。道。你這人好不講理。方纔說二兩。怎麼如今又要六兩。你不是訛我麼。旁邊聽那些戲的。都替聘才不平。聘才待要發作。只見那個胖子伸過手來。將那賣玉器的一扯。就指著他說道。老王。你別要這麼着。聘才連忙招呼。那胖子倒真動了氣。又道。老王。你別要混。怎麼拿個松香壺兒。不值一百個錢。賺人二兩銀。砸碎了。就要六兩。你瞧他南邊人老實。不懂你那攪勁兒。你就攪開了。我姓富的在這裏。你不能。那賣玉器的見了他。就不敢強道。三爺。你能怎麼好。那胖子就叫跟班的。給他四百錢。賣玉器的尙要爭論。那一位也說道。富三爺那裏不

照應你這點事。你就這麼着。況且富三爺是爲朋友的。下次瞧瞧有好玉器。我們多照顧一點。就穀了。蓉官接口道。這老頭子好討人嫌。灣着腰。托着那浪盤子。天天在天空裏擠來擠去。一點好東西都沒有。誰要買。德古齋還少嗎。賣玉器的。只得忍氣吞聲。拿了碎煙壺。走了出去。

一個賣玉器的人。對待魏聘三。同那對待富三爺。神氣手段。迥乎不同。一回兒硬。一回兒軟。這種老奸巨猾的伎倆。可惜太小用了。

富三爺演說華府

節錄品花寶鑑

話說那魏聘才。聽說錦春園的華公子。便問道。我正要問那個華公子。就將那路上看見的光景。車夫口內說的話。述了一遍。富三道。趕車的知道什麼。這華公子名宿。號星北。他的老爺子。是世襲一等公。現做鎮西將軍。因祖上功勞很大。他從十八歲上當差。就賞了二品閑散大臣。今年二十一歲。練得好馬步箭。文墨上也很好。腦袋是不用說。就是那些小旦。也趕不上他。只是太愛花錢。其實他倒不驕不做。人家看着他那樣氣。餓排場。便不敢近他。他家財本沒有數兒。那年娶了靖邊侯蘇兵部的姑娘。這粧奩就

有百萬。他夫人真生得天仙似的。這相貌。只怕要算天下第一了。而且賢淑無雙。琴棋書畫。件件皆精。還有十個丫頭。叫做十珠婢。名字都有個珠字。都也生得如花如玉。通文識字。會唱會彈。這華公子在府裏。真是一天樂到晚。這是城裏頭第一個貴公子。第一個闊主兒。我與他。關一門的親。是你嫂子的舅太爺。我今年請他喫一頓飯。就花了一千多吊。酒樓戲館。是不去的。到人家來。這一羣二三十匹馬。二三十個人。房屋小。就沒處安頓他們。況且他那脾氣。既要好。又要多。喫量雖有限。但請他時。總得要另外想法。多做些新樣的菜出來。須得三四十樣好菜。二三十樣果品。十幾樣好酒。唱動了興。一天不穀。還要到半夜。叫班子唱戲。是不用說了。他還自己帶了班子來。叫幾個陪酒的相公也難。一會兒想着這個。一會兒想着那個。必得把幾個有名的全數兒叫來伺候著。有了相公。也就罷了。還有那些檔子班八角鼓。變戲法。鷄零狗碎的頑意兒。也要叫來預備着。喚他的高興。高興了。便是幾個元寶的賞。有一點錯了。與那腦袋生得可厭的他。却也一樣賞了。之後。便要打他幾十鞭。轟了出去。你想這個標勁兒。他亦不管人的臉。上下得來。下不來。就是隨他性兒。那一日我原冒失些。我愛聽。十不閑。有個

小順兒是十不閑中的狀元了。我想他必定也喜歡他。那個小順兒上了妝。剛走上來。他見了。就登時的怒容滿面。冷笑了一聲。他跟班的連忙把這小順兒轟了下去。教我臉上好下不來看他。以後便話也不說。笑也不笑。纔上了十幾樣菜。他就急於要走。再留不住。只得讓他去了。還算賞我臉。沒有動着鞭子。他這坐一坐。我算起來。上席中席。下席。各色賞耗。共一千多。不但沒有討好他。倒說我俗惡不堪。以後我就再不敢請他的了。

華公子不過是一個紈褲。從富三爺口中說來。鬧的脾氣。覺得比別個紈褲。異樣一點。本書作法。同那紅樓夢同一機軸。不過一則已脫盡火氣。一則未脫盡火氣。此段摹寫。卽其未脫盡火氣處。讀者細玩自知。

魏聘才初進華府

節錄品花寶鑑

再說魏聘才進了華公子府。滿擬錦上添花。立時可以發跡。那曉得進去了一月。賓主尙未見面。幾次請見。只以有事辭之。所往來交接者。皆不三不四的人。又有那一班豪奴架子很大。見了居然長揖。公然上坐。所說的話。無非懵懵懂懂。少年的意氣揚揚。強

作解事。老年的倚老賣老。一味藏好。聘才極意要好。一概應酬。就華府內一隻犬。也不敢得罪。意思閒要已結些好處來。誰知賠累已多。府中那些朋友門客及家人們算起來。就有幾百人。那一天沒有些事應酬。又是不能揀佛燒香的。遇些喜慶事。就要派分子。間或三朋四友。聚在一處。便生出事來。或是撇蘭喫飯。或是聚賭放頭。還有那些三小子們。以及車夫馬夫廚子等類。時常來打個抽豐。一不應酬。就有人說起閒話來。雖止一月之間。府裏這些閒雜人。倒也混熟了。也有與聘才合式的。也有不對的。合式的是顧月卿張笑梅諸人。不對的是閻簡安王卿雲諸人。聘才也只好各人安分。合式的便往來密些。不對的便疎遠些。惟鬱鬱不樂者。尙未見過華公子一面。而且一無所事。不過天天與衆人厮混。正是兩餐老米飯。一枕黑甜鄉而已。

寫盡做篋片的苦處。連那主人一隻狗。都不敢得罪的。算是形容到極點了。作者想曾做過篋片來。

馬二先生逛西湖

節錄儒林外史

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個真山真水的景致。且不說那靈隱的幽深。天竺的清雅。只這

出了錢塘門。過聖因寺。上了蘇隄。中間是金沙港。轉過去。就望見雷峯塔。到了淨慈寺。有十多里路。真乃五步一樓。十步一閣。一處是金粉樓臺。一處是竹籬茅舍。一處是桃柳爭妍。一處是桑麻遍野。那些賣酒的青帘高颺。賣茶的紅炭滿爐。士女游人。絡繹不絕。真不讓三十六家花酒店。七十二座管絃樓。馬二先生獨自一個。帶了幾個錢。步出錢塘門。在茶亭裏。喫了幾碗茶。到西湖沿上牌頭跟前坐下。見那一船一船。鄉下婦女。來燒香的。都梳着挑鬢頭。也有穿藍的。也有穿青綠衣裳的。年紀小的。都穿些紅綢單裙子。也有模樣生得好些的。都是一個大團白臉。兩個大高顴骨。也有許多疤麻疥癩的。一頓飯時。就來了有五六船。那些女人後面。都跟着。自揷着一把傘。手裏拿着一個衣包。上了岸。散往各廟裏去了。馬二先生看了一遍。不在意裏。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。望着湖隄上。接連着幾個酒店。掛着透肥的羊肉。櫃臺上盤子裏。盛着滾熱的蹄子海參。糟鴨鮮魚。鍋裏煮着餛飩。蒸籠上蒸着極大的饅頭。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。喫喉嚨裏。嚙唾沫。只得走進一個麵店。十六個錢。喫了一碗麵。肚裏不飽。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。喫了一碗茶。買了兩個錢。檳榔嚼嚼。倒覺得有些滋味。喫完了出來。看見沿上柳陰。

下。繫着兩隻船。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換衣裳。一個脫去玄色外套。換了一件水田披風。一個脫去了天青外套。換一件玉色繡的八團衣服。一個中年的脫去寶藍緞衫。換了一件天青緞二色金的繡衫。那些跟從的女客十幾個人。也都換了衣裳。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。一個丫鬢。手持黑紗團香扇。替他遮着日頭。緩步上岸。那頭上珍珠的白光。直射多遠。裙上環珮。丁丁當當的響。馬二先生低着頭。走過了去。不曾仰視。往前走過了六橋。轉個灣。便像些鄉村地方。又有人家的棺材。厝墓中間。走也走不清。甚是可厭。馬二先生欲待回去。遇着一個人。問道。前面可有好頑的所在。那人道。轉過灣。便是淨慈雷峯。怎麼不好頑。於是又往前走。走到半里路。見一座樓臺。蓋在水中。隔着一道板橋。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。門口也是個茶室。喫了一碗茶。裏邊的門鎖着。管門的要了一個錢。開門放進去。裏面是三間大樓。樓上供的是仁宗皇帝御書。馬二先生嚇了一跳。慌忙整理頭巾直裰。在靴桶內拏了一把扇子。當了笏板。恭恭敬敬。朝着樓上揚塵舞蹈。拜了四拜。拜畢起來。定一定神。照舊走到茶桌子邊坐下。傍邊有個花園。賣茶的人。說是布政司房裏的人。在此請客。不好進去。那廚房却在外面。滾熱的燕窩海

麥一碗碗在跟前捧過去。馬二先生又羨慕了一番。出來過了雷峰。遠遠望見高高下下許多房子。蓋着玻璃瓦。曲曲折折。無數的朱紅闌干。走到跟前。看見一個極高的山門。一個直匾。金書上寫着敕賜淨慈禪寺。山門傍邊。一個小門。走了進去。一個大寬展的院落。地下都是水磨的磚。纔進二道山門。兩邊上都是幾十層極高的階級。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。成羣逐隊。來往不絕。都穿的是錦繡衣服。風吹過來。身上的香。一陣陣拍人鼻子。馬二先生身子又長。戴一頂高方巾。烏黑的臉。挺着個肚子。穿着一雙厚底破靴。橫着身子亂跑。只管在人窩裏撞。女人也不看他。他也不看女人。前前後後。跑了一回。又出來坐在那茶亭內。上面一個橫匾。金書南屏兩字。喫了一碗茶。櫃上擺着許多碟子。橘餅。芝蔴糖。饅子。燒餅。雲片。黑棗。煮栗子。馬二先生買了幾個錢。不論好歹。喫了些。覺得有些倦了。直着脚跑到進清波門。回到下處。關門睡了。一個八股先生。覺得偌大西湖。沒有什麼景致。可玩。倒覺得喫的着的。都非吾所固有。禁不住眼裏一睃。心裏一動。可見志不在溫飽。做倒也大非易事。一種寒酸狀態。虧他寫得出。

郭孝子逢着異獸 節錄儒林外史

却說那郭孝子捐著行李。又走了幾天。這路多是崎嶇鳥道。走一步。怕一步。那天日色將晚。望不着一個村落。遇着一個人。問這里到宿店所在。還有多少路。那人道。還有十幾里。客人須要着緊些走。夜晚路上有虎。須要小心。郭孝子聽了。急急往前奔走。天色全黑。却喜山凹裏。推出一輪明月來。十分明亮。郭孝子乘月色走。走進一個樹林中。只見劈面起了一陣狂風。把那樹上落葉。吹得颼颼的響。風過處。跳出一隻老虎來。郭孝子叫聲不好了。一交跌倒在地。老虎把孝子抓了。坐在屁股底下。坐了一會。只道是已經死了。便去地下挖了一個坑。放在裏面。把爪子撥了許多落葉。蓋住了他。那老虎便去了。郭孝子在坑裏偷眼看那虎。走過幾里。到那山頂上。還把兩隻通紅的眼睛。轉過身來望。看見這裏不動。方才一直走了。郭孝子從坑裏扒了上來。自心裏想道。這業障雖然去了。必定還要來喫我。如何了得。一時沒有主意。見一顆大樹在前。郭孝子扒上樹去。又心裏想他再來咆哮震動。我可不要嚇了下來。心生一計。將裹腳脫了下來。將自己縛在樹上。等到三更後。月色分外光明。只見老虎前走。後面又帶了一個東西來。

那東西渾身雪白。頭上一隻角。兩隻眼。就像兩盞大紅燈籠。直着身子走來。郭孝子認不得是甚麼東西。那東西走近跟前。便蹲下了。老虎忙到坑裏去尋人。見沒有了人。老虎慌做一堆兒。那東西大怒。伸過爪來一掌。就把老虎頭打掉了。老虎死在地下。那東西抖擻身上的毛。發起威來。回頭一望。望見月亮地下照着樹枝頭上。有個人。就很命的往樹枝上一撲。撲冒失了。跌了下來。又盡力往上一撲。離郭孝子只得一尺遠。郭孝子抖着想我今番却休了。不想那樹上一根枯桿。却好對着那東西的肚皮上。後來的這一撲。力太猛了。這枯桿戳進肚皮。有一尺多深淺。那東西急了。越搖越戳進去。使盡力氣。掛在樹上死了。到天明時候。有個獵戶手裏拿着鳥槍叉棍來。看見這個東西。嚇了一跳。郭孝子在樹上叫喊。衆獵戶接了下來。問他姓名。郭孝子道。我是過路的人。天可憐。見得保了性命。我要趕路去了。這件東西。你們拿到地方官去請賞罷。衆獵戶拿了些乾糧米。讓郭孝子喫了一飽。替他拿了行李。送了五六里路。辭別而去。

世上凶猛的動物。要算老虎了。郭孝子所見。竟有凶猛過於老虎的動物。這樣凶猛的動物。偏偏遇着那一根枯桿。與他爲難。就此死了。作書的宗旨。原是天佑孝子。逢

凶化吉的老話頭。我道自古及今許多凶猛的人。幾曾見有個好好善終的呢。

鮑文卿優伶本色 節錄儒林外史

這南京乃是明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。裏城門十三。外城門十八。穿城四十里。沿城一轉。足有一百二十多里。城裏幾十條大街。幾百條小巷。都是人烟湊集。金粉樓臺。又有一道河。東水關到西水關。足有十里。便是秦淮河。畫船簫鼓。晝夜不絕。至於琳宮梵宇。碧瓦朱甍。在六朝時。是四百八十寺。到如今。何止四千八百寺。大小酒樓。有六七百座。茶社有一千餘處。插着時鮮花朵。烹着上好雨水茶。社裏坐滿了喫茶的人。到晚來。兩邊酒樓上。明角燈照耀。如同白日。那秦淮河到了有月色的時候。越是夜色已深。更有細吹細唱的船來。淒清委婉。動人心魄。兩邊河房裏住家的女郎。穿了輕紗的衣服。頭上簪了茉莉花。一齊捲起珠簾。憑欄靜聽。所以燈船鼓聲一響。兩邊簾捲窗開。河房裏焚的龍涎。沉速。香霧一齊噴出來。和河里的月色。烟光。合成一片。望着如閬苑仙人。瑤宮仙女。還有那十六樓歌妓。新妝絳服。招接四方游客。真乃朝朝寒食。夜夜元宵。這鮑文卿住在水西門。水西門與聚寶門相近。這聚寶門當年說。每日進來。有百牛千豬萬

擔糧。到這時候。何止一千個牛。一萬個豬。糧食更無其數。鮑文卿到家。和妻子見了他。家本是幾代的戲行。如今仍舊做這行業。他這戲行裏有三個總寓。一個是老郎庵。一個是水西門。一個是淮清橋。總寓內都挂着一班一班的戲子牌。凡要定戲。先幾日在牌上寫着日子。鮑文卿却是水西門總寓挂牌。他戲行規矩最大。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。一齊上了庵。燒過香。坐在總寓那里。品出不是來。要打就打。要罰就罰。一個字也不敢拗的。還有洪武年間起首的班子。一班幾十個人。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菴裏。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這牌上的。子孫出來學戲。就是世家子弟。略有幾歲年紀。就稱爲老道長。凡遇本行公事。都向老道長說了。方纔敢行。鮑文卿的祖父名字。却在那第一座碑上。他到家就把笙簫管笛三絃琵琶檢點一過。也有斷了絃。也有壞了皮的。一總塵灰寸壅。都查出來。放在那裏。到總寓傍邊茶館內去會會同行。纔走進茶館。只見一個人坐在那里。頭戴高帽。身穿寶藍緞直裰。脚下粉底皂靴。鮑文卿近前一看。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錢麻子。見了他來。說道。文卿你從幾時回來的。鮑文卿道。我方纔遠遠看見你。只疑惑是那一位翰林科道老爺。錯走到我這里來喫茶。原來就是你。

這老屁精當下坐了喫茶。錢麻子道：「文卿你在北京走了一遭，回家就拏翰林科道來嚇我了。」鮑文卿道：「兄弟莫怪我說，這衣服靴子不是我們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。你穿這樣衣裳，叫那讀書人穿什麼？」錢麻子道：「而今事那是二十年前的講究了。南京這些鄉紳人家壽誕喜事，我們只拏一副蠟燭去，他就留我們坐着一桌喫飯，憑他什麼大官也只坐在同桌。若遇那學裏酸子，我眼角裏還不曾帶着他哩。」鮑文卿道：「兄弟你這樣不安本分的話，豈但來生還做戲子，連變驢變馬都是該的。」錢麻子笑着打了他一下，正喫着茶，只見外面一個人頭戴浩然巾，身穿醬色紬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手執龍頭拐杖，走了進來。錢麻子道：「黃老爹到這里來喫茶。」黃老爹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你們二位。」到跟前纔認得，怪不得我今年已八十二歲了，眼睛該花了。文卿你幾時來的。鮑文卿道：「到家不多幾日，還不曾來看老爹。日子過的好快，相別已十四年，記得我出門那日，還在國公府看老爹裝了一齣茶博士纔走的。老爹而今可在班裏否？」黃老爹搖手道：「我久已不做戲子了。坐下向錢麻子道：前日南門外張舉人家請我同你去下棋。你怎麼不到？」錢麻子道：那日我班裏有生意，明日是鼓樓外薛鄉紳小生日，定了我徒

弟的戲。我和你明日同去拜壽。鮑文卿道。那個薛鄉紳。黃老爹道。他是做過福建汀州知府。和我同庚。今年八十二歲。朝廷請他做鄉飲大賓了。鮑文卿道。像老爹拄着拐杖。緩步細搖。依我說。這鄉飲大賓。就該是老爹做。又道錢兄弟。你看老爹這個體統。豈止像知府告老回家。就是尙書侍郎回家。也不過像老爹這個排場罷了。那老畜生不曉得這話是笑他。反忻忻得意。當下喫完了茶。各自散了。

錢麻子何等穿着。黃老爹何等氣概。想是一般張舉人。薛鄉紳等捧起來的。明季風氣。到這等樣子。怪不得燕子春燈。葬送了南都半壁呢。我讀這回書。我便觸起那現下的傷感來。不是梅毒。梅毒又傳染到上海來麼。遠着上海的人都來看這三元包廂的戲。這不是勞民傷財呢。今天登報。明天登報。也有不三不四的評語。也有似通非通的詩文。忙得這幾個酸溜溜。屁滾尿流。這不是新流行崇拜優伶的風氣麼。比較明季起來。不是又加到百倍千倍呢。最可笑。那大名鼎鼎。自命遺老的。也跟着那般無知無識的。捧得什麼似的。記得唐朝白居易。長恨歌。上有那遂令天下父母心。不重生男重生女。兩句話。頭到了今日。不是翻轉過來麼。

匡超人菽水養親 節錄儒林外史

話說匡超人望見自己家門。心裏歡喜。兩步做一步。急急走來敲門。母親聽見是他的聲音。開門迎了出來道。小二你回來了。匡超人道。娘我回來了。放下行李。整一整衣服。替娘作揖磕頭。他娘捏一捏他身上。見他穿着極厚的棉襖。方纔放手。向他說道。自從你跟了客人去後。這一年多。我的肉身。時刻不安。一夜夢見你掉在水裏。我哭醒來。一夜又夢見你把腿跌折了。臉上生了一個大疙瘩。指與我看。我替你拏手拈。總拈不掉。一夜又夢見你頭戴紗帽。說做了官。我笑着說。我一個庄農人家。那有官做。傍一個人道。這官不是你兒子。你兒子却也做了官。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來了。我又哭起來說。若做了官。就不得見面。這官就不做他也罷。就把這句話哭著吆喝醒了。把你爺也嚇醒了。你爺問我。我把這夢告訴你爺。你爺說。我心想癡了。不想就在這半夜。你爺就得了病。半邊身子動不得。而今睡在房裏外邊。說着話。他父親匡太公。已聽見兒子回來了。登時那病就輕鬆些。覺得有些精神。匡超人走到跟前。叫一聲爺。兒子回來了。上前磕了頭。太公叫他坐在牀沿上。細細告訴他這得病的緣故。說道。自你去後。你三

房裏叔子就想着我這屋。我心裏計算。也要賣給他。除另尋屋。再剩幾兩房價。等你回來。做個小本生意。人向我說。你這屋是他屋邊屋。他謀買你的。須要他多出幾兩銀子。那知他有錢的人。只想便宜。豈但不肯多出錢。照時值估價。還要少幾兩。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鍋。要殺我的巧。我賭氣不賣給他。他就下一個毒。串出上手業主。拏原價來贖。我的業主。你曉得的。還是我的叔輩。他倚恃尊長。開口就說本家的產業。是賣不斷的。我說雖是賣不斷。這數年的修理。也是要認我的。他一個錢不認。只肯原價回贖。那日在祠堂裏。彼此爭論。他竟把我打起來。族間這些有錢的。受了三房裏囑託。都偏爲着他。倒說我不看祖宗面上。你哥又沒中用。說了幾句道。三不着兩的話。我着了這口氣。回來就病倒了。自從我病倒。日日益發艱難。你哥聽着人說。受了原價。寫過吐退。與他那銀子零星收來。都花費了。你哥看見不是事。同你嫂子商量。而今和我分了另喫。我想又沒有家私給他。自掙自喫。也只得由他。他而今每早挑着擔子在各處趕集。尋的錢。兩口子還養不來。我又睡在這裏。間壁又要房子翻蓋。不顧死活。三五天一回人來催。口裏不知多少閒話。你又去得不知下落。你娘想着一場兩場的哭。匡超人道。爺這

些事都不要焦心。且靜靜的養好了病。我在杭州虧遇着一個先生。他送了我十兩銀子。我明日起做個小生意。尋些柴米過日子。三房裏來催。怕怎的。等我回他。母親走進來。叫他喫飯。他跟了走進廚房。替嫂子作揖。嫂子倒茶。他喫。喫罷飯。忙走到集上。把剩的盤程錢。買了一隻豬蹄來家煨着。晚上與太公喫。恰好他哥子挑着擔子進門。他向哥作揖下跪。哥扶住了他。同坐在堂屋。告訴了些家裏的苦楚。他哥子愁著眉道。老爺而今有些害發了。說的話道。三不着兩的。現今人家催房子。挨着總不肯出。帶累我受氣。他疼的是你。你來家早晚說着他些。說罷。把擔子挑到房裏去。匡超人等肉爛了。拏到父親面前。扶起來坐着。太公因兒子回家。心裏歡喜。當晚那菜和飯。也喫了許多。剩下的請了母親同哥進來。在太公面前。放桌子。喫了晚飯。太公看着歡喜。直坐到更把天氣纔扶了睡下。匡超人將被單拏來。在太公脚跟頭睡。次日清早起來。拏銀子到集上。買了幾口豬養在園裏。又買了斗把豆子。先把豬搨出一個來殺了。盪洗乾淨。分肌劈理的賣了一早晨。又把豆子磨了一廂豆腐。也都賣了錢。拏來放在太公牀底下。就在太公跟前坐着。見太公煩悶。便搜出些西湖上的景致。以及賣的各樣的喫食東西。

又聽得各處的笑話。曲曲折折細說與太公聽。太公聽了也笑。太公過了一會向他道：「我要出恭，快喊你娘進來。」母親忙走過來，正要替太公墊布。匡超人道：「爺要出恭，不要這樣出了。像這布墊在被窩裏出的，也不自在。況每日要洗這布，娘也怕薰的慌，不要薰傷了胃氣。」太公道：「我站的起來，出恭倒好了。這也是沒奈何。」匡超人道：「不要站起來，我有道理。」連忙走到廚下，端了一個瓦盆，盛上一瓦盆的灰，拿進去放在牀面前，就端了一條板櫬，放在瓦盆外邊，自己扒上牀，把太公扶了，橫過來兩隻腳，放在板櫬上，屁股緊對著瓦盆的灰，他自己鑽在中間，雙膝跪下，把太公兩隻腿捧着，肩上讓太公坐的安安穩穩，自在出過恭。把太公仍舊睡好，又出的暢快。被窩裏又沒有臭氣，他把板櫬端開，瓦盆拿出去倒了。依舊進來，坐着到晚，又扶太公起來，吃了晚飯，伏侍睡下，蓋好了被。他便把省裏帶來的一個大鐵燈盞，裝滿了油，坐在太公傍邊，拏出文章來念。太公睡不着，夜裏要吐痰，喫茶，一直到四更鼓，他就讀到四更鼓。太公叫一聲，就在跟前夜裏要出恭，從前沒人伏侍，就要忍到天亮。今番有了兒子在旁伺候，晚飯也放心。多喫幾口。匡超人每夜四鼓纔睡，只睡一個更頭，便要起來殺豬磨豆腐，過了四五日。

他哥在集上回家的早。集上帶了一個小雞子。在嫂子房裏煮着。又買了一壺酒。要替兄弟接風。說道：「這事不必告訴老爺罷。」匡超人不肯。把雞先盛了一碗。送與父母。剩下的兄弟兩人在堂裏喫酒。恰好三房的阿叔過來催房子。匡超人丟下酒。向阿叔作揖下跪。阿叔道：「好呀。老二回來了。穿的恁厚敦敦的棉襖。又在外邊學得恁知禮。會打躬作揖。」匡超人道：「我到家幾日。事忙還不曾來看得阿叔。就請坐下。喫杯便酒罷。」阿叔坐下。喫了杯酒。便提到房子的話。匡超人道：「阿叔莫要性急。放着弟兄兩人。在此怎敢白賴阿叔的房子住。就是沒錢典房子。租也租兩間。搬去住了。把房子讓阿叔。只是而今我父親病着。人家說病人移了牀。不得就好。如今我弟兄趕緊把父親醫。若是父親好了。作速的讓房子與阿叔。就算父親是長病。不得就好。我們也說不得。料理尋房子搬去。只管占着阿叔的。不但阿叔要催。就是我父母兩個老人家住的也不安。阿叔見他這番話說的中聽。又婉委。又爽快。倒也沒的說了。只說道：「一個自家人。不是我只管來催。因爲要一總拆了修理。既是你恁說。再耽待些日子罷。」匡超人道：「多謝阿叔。但請放心。這事也不得過遲。那阿叔應諾了過去。自此以後。匡超人的肉和豆腐都賣得生意。」

甚好。不到日中。就買完了。算定那日賺錢的多。便在集上買的雞鴨。或是魚。來家與父親喫飯。因太公是個痰症。不十分宜喫大葷。所以要買這些東西。或是豬腰子。或是豬肚子。倒也不斷。醫藥是不消說得了。

說家常話。不嫌他瑣碎。越說得瑣碎。越見得真切。這段敘匡超人的舉動。云爲確是一個孝子。悌弟。古來所謂負米養親。菽水承歡的大賢。也不過如此。若做了官。就不得見面。這官就不做也罷。這幾句話。不是替做官的痛下針砭麼。

談風水現出醜相

節錄儒林外史

且說余家大先生二先生弟兄二人商議。要去拜風水張雲峰。恰好一個本家來請吃酒。兩人拜了張雲峰。便到那里赴席去。那里請的沒有外人。就是他兩個嫡堂兄弟。一個叫余敷。一個叫余殷。兩人見大哥二哥來。慌忙作揖。彼此坐下。問了些外路的事。余敷道。今日王父母在彭老家吃酒。主人坐在底下道。還不曾來哩。陰陽生纔拏過帖子去。余殷道。彭老四點了主考了。聽見前日辭朝的時候。他一句話回的不好。朝廷把他身子拍了一下。余先生大笑道。他也沒得甚麼話。說的不好。就是說的不好。皇上離

着他也遠。怎能自己拍他一下。余殷紅着臉道。然而不然。他而今官大了。是翰林院大學士。又帶着左春坊。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。煖閣子裏議事。他回的話不好。朝廷怎的不拍他。難道怕得罪他麼。主人坐在底下道。大哥前日在南京來。聽見說應天府尹進京了。余大先生還不曾答應。余敷道。這個事也是彭老四奏的。朝廷那一天問應天府裏。可該換人。彭老四要薦他的同年湯奏。就說該換。他又怎肯得罪府尹嗎。唧唧的寫個書子帶來。叫府尹自己請陛見。所以進京去了。余二先生道。大僚更換的事。翰林院衙門。是不管的。這話恐未必確。余殷道。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吃酒席上。親口說的。怎的不確。說罷。擺上酒來。九個盤子。一盤青菜炒肉。一盤煎鱸魚。一盤片粉拌雞。一盤攤蛋。一盤葱炒蝦。一盤瓜子。一盤人參果。一盤石榴米。一盤豆腐乾。盪上滾熱的封缸酒來。吃了一會。主人走進去。拿出一個紅布口袋。盛着幾塊土。紅頭繩子拴着。向余敷余殷說道。今日請兩位賢弟來。就要看看這山上土色。不知可用得。余二先生道。山上是幾時破土的。主人道。是前日。余敷正要打開。余殷奪過來道。等我看看。擎出土來。放在面前。把頭歪在右邊。看了一回。把頭歪在左邊。又看了一回。擎手指頭。

捏下一小塊來。送在嘴裏。歪着嘴。亂嚼了半天。把那塊土就遞與余敷說道。四哥你看這土好不好。余敷接在手裏。拿着在燈底下翻過來。把正面看了一回。翻過來又把反面看了一回。也搯了一小塊。送在嘴裏。閉着嘴。閉着眼。慢慢的嚼了半天。睜開眼。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。儘着聞。又聞了半天。說道。這土果然不好。主人慌了道。這地可葬得。余敷道。這地葬不得。葬了你家就要窮了。余大先生道。我不在家這幾十年。不想二位賢弟。就這般精於地理。余敷道。不瞞大哥說。經過我們弟兄兩個看的地。一毫也沒得辨駁的。余大先生道。方才這土是那山上的。余二先生指着主人道。便是賢弟家四叔的墳。商議要遷葬。余大先生道。四叔葬過。已經二十多年。家裏也還平安。可以不。必遷罷。余敷道。大哥這是那里來的話。他那墳裏一汪的水。一包的螞蟻。做兒子的人。把個父親放在水窩裏。螞蟻窩裏。不遷起來。還成個人。余大先生道。如今尋的新地。在那裏。余敷道。昨日這地。不是我們尋的。我們替尋一塊地。在三尖峰。我把這形勢說給大哥看。因把這桌上的盤子。撤去兩個。拿指頭蘸着封缸酒。在桌上畫了圈子。指着道。大哥你看。這是三尖峯那邊來路。遠哩。從浦口山上發脈。一個墩。一個礮。彎彎曲曲。骨

裏骨碌一路接着滾了來。滾到縣裏周家岡龍身跌落過峽。又是一個墩。一個礮骨骨碌碌幾十個礮趕了來。結成一個穴。這叫做荷花出水。正說着。小厮捧上五碗麵。主人請諸位用了醋。把這青菜炒肉夾了許多。堆在麵碗頭上。衆人舉起箸來吃。余殷吃的差不多。揀了兩根麵條在桌上彎彎曲曲做了一個來。龍睜眼道。看我這地要出一個狀元。葬下去。中了一甲第二。也算不得就把我的兩隻眼睛剜掉了。主人道。那地葬下去。自然要發。余敷道。怎的不發。就要發。並不等三年五年。余殷道。俛着就要發。你葬下去。纔知道好哩。余大先生道。前日我在南京。聽見幾位朋友說。葬地只要父母安。那子孫發達的話。也是渺茫。余敷道。然而不然。父母果然安。子孫怎的不發。余殷道。彭府上那一座墳。一個龍瓜子恰好搭在他太爺膀子上。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這一拍。難道不是一個龍瓜子。大哥你若不信。明日我同你到他墳上去看。你纔知道。又吃了幾杯。一齊起身謝擾。小厮打着燈籠。各自歸家歇息。次日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議。昨日那兩個兄弟說的話。怎樣一個道理。二先生道。他們也只說的好聽。究竟は無師之學。我們還請張雲峰商議爲是。大先生道。這最有理。次日弟兄兩個備了飯。請張雲峰來。張雲

峰道。我往常時。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。二位先生因太老爺的事。托了我。怎不盡心。大先生道。我弟兄是寒士。蒙雲峰先生厚愛。凡事不恭。但望恕罪。二先生道。我們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歸着。而今拜託雲翁。並不講發富發貴。只要地下乾煖。無風無蟻。我們愚弟兄就感激不盡了。

余殷余敷兩個兄弟。說官場話。牛頭不對馬嘴。已是可笑。說風水家話。荒唐支離。真到極點。看了。又看。嚼了。又嚼。做出那奇形怪狀來。直是。不知羞恥。不解世上一般葬親人。爲恁迷信到這地步。余二先生云。不論發富發貴。只要土地乾燥。無水無蟻。自是作者喚醒一般迷信風水人。正當的話頭。

節孝祠世態炎涼

節錄儒林外史

虞華軒到家第二日。余大先生來說節孝入祠。定於出月初三。我們兩家有好幾位叔祖母。伯母。叔母入祠。我們兩家都該公備祭酌。自家合族人都送到祠裏去。我兩人出去傳一傳。虞華軒道。這個何消說得。寒舍是一位尊府是兩位。兩家紳衿。共有一百四五十人。我們會齊了。一同到祠門口。都穿了公服。迎接當事。也是大家的氣象。余大先

生道。我傳我家的去。你傳你家的去。虞華軒到本家去。轉了一轉。惹了一肚子的氣。回來氣得一夜沒睡着。清晨。余大先生走進來。氣的兩隻眼白瞪着。問道。表弟你傳的本家怎樣。虞華軒道。正是表兄傳的怎樣。爲何氣的這樣光景。余大先生道。再不要說起。我去向寒家這些人說。他不來也罷了。都回我說。方家老太太入祠。他們都要去陪祭。候送。還要扯了我也去。我說了他們。他們還要笑我說背時的話。你說可要氣死了人。虞華軒笑道。寒家亦是如此。我氣了一夜。明日我備一個祭桌。自送我家叔祖母。不約他們了。余大先生道。我也只好如此。相約定了。到初三那日。虞華軒換了新衣帽。叫小厮挑了祭桌。到他本家八房裏。進了門。只見冷冷清清。一個客也沒有。八房裏堂弟是個窮秀才。頭戴破頭巾。身穿舊襖衫。出來作揖。虞華軒進去。拜了叔祖母的神主。奉主升車。他家租了一個破亭子。兩條扁擔。四個鄉里人。歪擡着。也沒有執事。亭子前四個吹手。滴滴打打的吹着。擡上街來。虞華軒同他堂弟跟着。一直送到祠門口。歇下。遠遠望見也是兩個破亭子。并無吹手。余大先生二先生弟兄兩個跟着。擡到祠門口。歇下。四個人會着。彼此作了揖。看見祠門前。尊經閣上。掛着燈。懸着綵子。擺着酒席。那閣蓋

的極高大。又在街中間。四面都望見。戲子一擔擔挑箱上去。擡亭子的人道。方老爺家的戲子來了。又跔了一會。聽得西門三聲銃響。擡亭子的人道。方府老太太起身了。須臾街上鑼響。一片鼓樂之聲。兩把黃傘。八把旗。四隊蹠街馬。牌上金字。打着禮部尙書翰林學士提督學院狀元及第。都是余虞兩家送的執事。過了腰鑼馬上吹。提爐簇擁着老太太的主。亭子邊旁。八個大脚婆娘扶着。方六老爺紗帽圓領跟着。亭子後邊的客人。分做兩班。一班是鄉紳。一班是秀才。鄉紳是彭二老爺。彭三老爺。彭五老爺。彭七老爺。餘皆就是余虞兩家的舉人進士貢生監生。共有六七十位。都穿着紗帽圓領。恭恭敬敬跟着走。一班是余虞兩家的秀才。也有六七十位。穿着襴衫頭巾。慌慌張張。在後邊趕着走。鄉紳末了一個是唐二棒椎。手裏拏一個簿子。在那邊記賬。秀才末了一個是唐三痰。手裏拏個簿子在裏邊記賬。那余虞兩家到底詩禮人家。也還有道。走到祠前。看見本家的亭子在那里。竟有七八位走過來。作一個揖。便大家簇擁著方老太太的亭子進祠去了。隨後便是知縣學師典史把總。擺了執事來。吹打安位。便知縣祭。學師祭。典史祭。把總祭。鄉紳祭。秀才祭。主人家自祭。祭完了。紳衿一闕而出。都到尊經閣。

上赴席去了。這裏等人擁散了。才把亭子擡了進去。也安了位。虞家還有華軒備的一個祭桌。余家只有大先生備的一副三牲。也祭奠了。擡了祭桌出來。沒處散步。算計借一個門斗家坐坐。余大先生擡頭看尊經閣上繡衣朱履。觥籌交錯。方六老爺行了一回禮。拘束很了。寬去了紗帽圓領。換了方巾便服。在閣上廊沿之間。徘徊散步。便有一個賣花牙婆。三十多年紀。大着一雙脚。裊頭扭頸。走上閣來。嘻嘻笑道。我來看老太太入祠。方六老爺笑容可掬。同他站在一處。伏在欄干上。看執事。方六老爺拿手一宗一宗的指着說與他聽。那賣婆一手扶着欄干。一手指那樣說那樣。余大先生看不上眼。說道。表弟。我們也不在這裏坐着吃酒了。把祭桌擡到你家。我同舍弟。一同到你家坐坐罷。還不看見這些惹氣的事好。便叫挑了祭桌一路走了。余大先生道。表弟。我們縣裏禮義廉恥。一總都滅絕了。因學宮裏沒有一個好官。若是放在南京虞博士那裏。這樣事如何行的去。余二先生道。看虞博士那般舉動。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樣。只是被了他的德。那非禮之事。人自然不能行出來。虞家兄弟兩個。同歎了一口氣。一同到家吃了酒。各自散了。此時元武閣已經動工。虞華軒每日去監工修理。那日晚上回來。成老

爹坐在書房裏。虞華軒同他作了揖。拿茶吃了。問道：前日節孝入祠。老爹爲甚麼不到。成老爹道：那日我要到的。身子有些病。不會來的。成舍弟鄉下去。說是熱鬧的。很方府的執事。擺了半街。王公同彭府上的人。都在那裏送。尊經閣。擺席。唱戲。四鄉八鎮。幾十里路的人。都來看說。若不是方府怎做的。這樣大事。你自然也在閣上。偏我吃酒。虞華軒道：老爹你不曉得我。那日要送我家八房裏的叔祖母。成老爹冷笑道：你八房裏。本家窮的。有腿沒褲子。你本家的人。那個肯到他那裏去。連你這話也是哄我。頑你一定。是送方老太太的。虞華軒道：這事已過去。不必細講了。

同是入祠一事。寫方老爺處。何等熱鬧。寫虞余兩家。何等冷靜。正所謂一富一貧。一貴一賤。交情乃見。是正面寫法。入後插入成老爹一番問答。是旁面寫法。一幅勢利圖。作者從何處描得。

市井中二個高士

節錄儒林外史

話說萬曆二十三年。那南京的名士。都已漸漸消磨盡了。那是市井中間。倒出了幾個奇人。一個是會寫字的。這人姓季。名遐年。自小無家無業。總在這些寺院內安身。見和

尙傳板上堂吃齋。他便捧着一個鉢。站在那裏。隨堂吃飯。和尚也不厭他。他的字寫得最好。却不肯學古人的法帖。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。由着筆性寫了去。但凡人要請他寫字時。他三日前就要齋戒一日。第二日磨一天墨。却又不許別人替磨。就是寫個十四字的對聯。也要用墨半碗。用的筆都是那人家用壞了不要的。却是要等他情願。他才高興。他若不願時。任你王侯將相大捧的銀子送他。他正眼兒也不看。他又不修邊幅。穿着一件稀爛的直裰。鞞着一雙破不過的蒲鞋。每天寫字。得了人家的筆資。自家吃了飯。剩下的錢。就不要了。隨便不相識的窮人。就送了他。那日大雪裏。走到一個朋友家。他那一雙稀爛的蒲鞋。踹了他一書房的爛泥。主人曉得他的性子。心裏嫌他不好說出。只得問道。季先生的尊履壞了。可好買雙換換。季遐年道。我難道沒有錢。主人道。你肯寫一幅字送我。我就買鞋送你了。遐年道。我難道沒有鞋。要你的。主人厭他腌臢。自己走了進去。拿出一雙鞋子道。你先生且請先換一換。恐怕腳底下冷。季遐年惱了。並不作別。就走出大門。嚷道。你家甚麼要緊的地方。我這雙鞋。就不可以坐在你家。今坐在你家。還要算抬舉你。我難道希罕你的鞋穿。一直走回天界寺。氣哺哺的又

隨堂吃了一頓飯。吃完。看見和尚房裏擺着一盒子上好的香墨。季遐年問道：「你這墨可要寫字？」和尚道：「這是昨日施御史的令孫老爺送我的。我還要留着轉送別位施主老爺。不要寫字。」季遐年道：「寫一幅好哩。」不由分說。走到自己房裏。拿出一個大墨盒來。揀了一錠墨。舀些水。坐在禪牀上。替他磨將起來。和尚分明曉得他的性子。故意的激他寫。他在那里磨墨。磨得正興頭。小和尚進來。向老和尚說道：「下浮橋的施老爺來了。」和尚迎了出去。那施御史的孫子。已走進禪堂來。看見季遐年。彼此也不爲禮。自同和尚那邊敘寒溫。季遐年磨完了墨。取了一張紙來。鋪在牀上。叫着個小和尚替他按紙。取了一管敗筆。側轉了頭。把紙相了一相。一口氣就寫了一行。那右手邊小和尚動了一動。他就把筆一鑿。把小和尚鑿矮了半截。殺豬的一樣叫。老和尚聽見慌忙來看。他還在那裏鑿的。壞成一片。老和尚勸他不要鑿。替小和尚按着紙。讓他寫完了。施御史的孫子也來看了一回。向和尚作別去了。次日施家一個小廝。走到天界寺來。看見季遐年問道：「有個寫字姓季的。可在這里？」季遐年道：「問他怎的？」小廝道：「我家老爺叫他明日去寫字。」季遐年聽了。也不回他。說道：「罷了。他今日不在家。我明日叫他來就是了。」走

到下浮橋施家門口。要進去。門上人攔住道。你是什麼人。混往裏頭跑。季遐年道。我是來寫字的。那小廝從門房內走出來看見道。原來就是你。你也會寫字。帶他走到廳上。小廝進去。回了施御史。的孫子。剛剛走出屏風。季遐年迎着臉大罵道。你是何等之人。敢來叫我寫字。我又不貪你的錢。又不仗你的勢。又不借你的光。你敢叫我寫起字來。一頓大嚷大叫。把施鄉紳罵得閉口無言。低頭走開。季遐年依舊回到天界寺內去了。又一個是賣火紙筒的。這人姓王名太。他祖代是三牌樓賣菜的。到他父親手裏窮了。把菜園都賣掉了。他自小兒最喜下圍棋。後來無以為生。每日到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過活。那一日妙意庵做會。那庵臨着烏龍潭。正是初夏的天氣。一潭簇新的荷葉。亭亭浮在水上。這庵內曲曲折折。也有許多的亭榭。那些游人都進來頑耍。王太走進來。各處轉了一會。走到柳陰樹下。一個石臺。兩邊四條石棧。三四個大老官。簇擁着兩個人。在那裏下棋。一個穿寶藍緞子道。我們這馬先生前日在揚州鹽臺那裏下的。是一百十兩的彩。他前後共贏了兩千多銀子。一個穿玉色的少年道。我們這馬先生。是天下的大國手。只有這卞先生。受兩子還可以敵得來。只是我們要學卞先生的地步也。

就着實費力了。王太就挨著膀子上前去偷看。小廝們看見他穿得藍縷。推推搡搡。不許他上前。底下坐的主人道。你這樣一個人。也曉得着棋。王太道。我也略曉得些。撐着看了一回。嘻嘻的笑。那姓馬的道。你這人會笑。難道下得過我們。王太道。也勉強將就。主人道。你是何等之人。好同馬先生下棋。姓下的道。他既大膽。就叫他出個醜。何妨。纔曉得我們老爺們下棋。不是他插得嘴的。王太也不推辭。擺起子來。就請那姓馬的動着。旁邊人都覺好笑。那姓馬的同他下了幾着。覺的他出手不同。下到半盤。站起身來道。我這棋輸了半子了。那些人都不曉得。姓下的道。論這局面。却是馬先生略負了些。衆人大驚。就要拉著王太吃酒。王太大笑道。天下那裏還有快活過殺屎棋的事。我殺過屎棋。心裏就快活極了。那裏吃得下酒。說畢。哈哈大笑。頭也不回的去。又一個是開茶館的。這人姓蓋。名寬。本來是個開當舖的人。他二十歲的時候。家裏有錢。開着當舖。又有田地。又有洲蕩。那親戚本家。都是些有錢的。他見這些人俗氣。每日坐在書房裏。作詩看書。又喜歡畫幾筆畫。後來畫得越好。也就有許多做詩畫的來同他往來。雖然詩也做的不如他好。畫也畫的不如他好。他却愛才如命。遇着些人來。就留着吃酒。

吃飯說也有笑也有。這些人家裏有冠婚喪祭的緊急事。沒有銀子來向他說。他從不推辭。幾百幾十拿與人用。那邊當舖裏的夥計。看見這般舉動。都說他有些獸氣。在當舖裏儘着作弊。本錢漸漸消折。開不成了。田地又接連幾年都被水淹。要賠種賠糧。就有那些混賬人來勸他變賣。買田的嫌田地收成薄。分明值一千兩。只得出五六百兩。他沒奈何。只得賣了。賣來的銀子。又不曾生發。放在家裏用。能用得幾時。又沒有了。只靠着洲蕩利錢。不想夥計沒良心。在柴院子裏放火。命運不好。接連失了幾次火。把院子裏幾萬擔柴。盡行燒了。那柴燒得一塊一塊的結成。就和太湖石一般。光怪陸離。那些夥計。把這東西搬來與他瞧。他看見好頑。就留在家裏。家裏人說。這是倒運的東西。留不得。他也不肯信。留在書房裏頑。夥計見沒有洲場。也辭出去了。又過了半年。日食艱難。把大房子賣了。搬在一所小房子住。又過了半年。妻子死了。開喪出殯。把小房子又賣了。可憐這蓋寬。帶着一個兒子。一個女兒。在一個僻靜巷內。尋了兩間房子。開茶館。把那房子裏面一間。與兒子女兒住。外一間擺着幾張茶桌子。後簷支了一個茶爐子。右邊安了一副櫃臺。後邊放了兩口水缸。滿貯了雨水。他老人家清早起來。自己生

了火。搨着了。把水倒在爐內燉着。依舊坐在櫃內。看詩看畫。櫃臺上。放着一個古瓶。插些時新花朵。古瓶旁邊。放着許多古書。他家各樣的東西。都已變賣盡了。只有這幾本心愛的古書。是不肯賣的。有人要來吃茶。他丟下書。就來拿茶壺茶杯。茶館的利錢有限。一壺只賺得一個錢。每日只賣得五六十壺茶。只賺得五六十個錢。除去柴火。還做得什麼事。那日正坐在櫃臺內。一個隣居的老爺過來。同他談閒話。那老爺見他十月裏還穿着夏布衣裳。問道。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得十分艱難了。從前有多少人受過你恩惠。而今多不到你這里走走。你老人家這些親戚朋友很多。你何不去向他們商議商議。借個大些的本錢。做些大生意。過日子。蓋寬道。老爺世情看冷暖。人而逐高低。當初我有錢的時候。身上穿的也體面。跟的小廝也齊整。和這些親戚本家在一處。還搭配得上。而今我這般光景。走到他們家去。他就不嫌我。我自己也覺得可厭。至於老爺說有受過我恩惠的。那都是窮人。那里還有得還出來。他而今又到別的有錢地方去了。那有工夫到這里來。我若去尋他。空惹他們的氣。有何趣味。隣居見他說得苦惱。因說道。老爺你這茶館裏冷清清的。料想今日也沒甚人來了。趁着好天氣。和你到南門

外頑頑去。蓋寬道。頑頑是好。只是沒有東道。怎處。隣居道。我帶了幾分銀子的東來。吃個素飯罷。蓋寬道。又擾你老人家。說着。叫了他的。小兒子出來。看着店。他便同那老爺一路步出南門來。教門店裏。一個人吃了五分銀子的素飯。那老爺會了賬。一徑踱到報恩寺裏。大殿南廊三藏禪林。都看了一回。又到門口。買了包糖。到寶塔背後。一個茶館裏吃茶。隣居老爺道。而今時世不同。報恩寺的遊人也少了。連這糖也不如二十年前買的多。蓋寬道。你老人家七十多歲年紀。不知見過多少事。而今不比當年了。像我也會做幾句詩。也會畫兩筆畫。要在當時。虞博士一班名士在這裏。愁沒飯碗吃。不想而今就艱難到這等田地。那隣居道。你不說。我也忘了。這雨花臺左近有個秦伯祠。是當年句容一個遲先生蓋造的。那年請了虞老爺來上祭。好不熱鬧。我才二十多歲。走了來看。把帽子被人擠掉了。而今可憐那祠也沒人照顧。房子都倒掉了。我們吃了茶。同你到那裏去看看。說着。交了茶錢。走出來。從岡子上踱到雨花臺左首。望見秦伯祠的大殿。屋角頭掉了半邊。來到門前。五六個小孩子。在那裏踢球。兩扇大門。倒了一扇。睡在地下。兩人走進去。三四個鄉間的老婦人。在那丹墀下挑薺菜。大殿上榻子都沒

了。又到後面五間樓。直桶桶的。樓板也沒有一片。兩個人前後走了一回。蓋寬歎息道。這樣的名勝所在。而今破落至此。就沒有一個人來修理。多少有錢的。拿着整千的銀子去起蓋僧房道院。那一個肯來修理聖賢的祠宇。隣居老爺道。當初遲先生買了多少的傢伙。都是古來老樣的。收在這樓下幾張大櫃裏。而今連櫃也不見了。蓋寬道。這些往事。提起來。令人傷感。我們不如回去罷。兩人慢慢走了回來。蓋寬依舊賣了半年的茶。次年三月間。有個人家請他到家裏教館去了。

一個會寫字的。一個會下棋的。一個會做詩畫畫的。不出在名士裏頭。偏出在市井裏頭。顯見得世道人心。一蟹不如一蟹了。這三個的本事。在那世道上稍圓通一點。也不至窮到這個地步。此爲本書中第二等人物。後段便從第二等人物。繳繞到第一等人物的所作所爲。言下何等感慨。文筆前後呼應。也覺得純任自然。毫無勉強。牽拉等弊病。

荏平店

能仁寺

節錄兒女英雄傳

却說安公子因安老爺革職拿問。帶罪賠修。下在監中。追繳賠項。他把家中的地畝折

變帶上銀子。同着他的奶公華忠南來。偏生的華忠又途中患病。還幸喜得就近百里之外。住着他一個妹丈褚一官。只得寫信求那褚一官。設法伴送公子。就請公子先到荏平相候。這日公子別了華忠上路。那時正是將近秋天。金風颯颯。玉露泠泠。一天曉月殘星。滿耳蛩聲雁陣。公子只隨了一個店夥。兩個騾夫。合那些客人。一路同行。好不悽慘。他也無心看那沿路的景致。走了一程。那天約莫有已牌時分。就到了荏平。果然好一座大鎮市。只見兩傍燒鍋當舖。客店棧房。不計其數。直走到那鎮市中間。路北便是那座悅來老店。那店一連也有十幾間門面。正中店門大開。左是櫃房。右是廚竈。門前搭着一路罩棚。棚下擺着走桌條櫂。棚口邊安著飲水馬槽。那邊櫂上。坐着許多作買賣。單身客人在那裏打尖吃飯。旁邊又歇着到站驢子。二把手車子。以及肩挑的擔子。背負的負子。亂亂烘烘。十分熱鬧。到了臨近。那騾夫便問道。少爺。僭們就在這裏歇了。公子點了點頭。騾夫把騾子帶了一把。街心裏。早有那招呼那買賣的店家。迎頭用手一攔。那長行騾子。是走慣了的。便一抹頭。一個跟一個的。走進店來。進了店。公子一看。只見店門以內。左右兩邊都是馬棚。更房。正北一帶腰廳。中間也是一個穿

堂大門。門裏一座照壁。對着照壁。正中一帶正房。東西兩路配房。看了看。只有儘南頭東西對面的兩頭是個單房間。他便在東邊這間歇下。那跟的店夥問說行李卸不卸。吓公子說你先給我卸下來罷。那店夥忙着鬆繩解扣。就要扛那被套。騾夫說一個人兒不行。你瞧不得那件頭小。分量够一百多斤呢。說着兩騾夫幫着擡進房來。放在炕上。回手又把衣裳包袱裝錢的鞍馬子。吃食簍子。碗包等件。拿進來。兩個騾夫便拉了騾子出去。那跟來的店夥。慌着他店裏的事。送下公子。忙忙的在店門口要了兩張餅吃了。就要回去。公子給了他一串錢。又給嬷嬷寫了一個字條兒。說已經到了荏平的話。打發店夥去後。早有跑堂兒的拿了一個洗臉木盆。裝着熱水。又是一大碗涼水。一壺茶。一根香火進來。隨着就問了一聲客人吃飯哪。還等人哪。公子說不等人。就吃罷。却說那公子雖然走了幾程路。一路的梳洗吃喝拉撒睡。都是嬷嬷參經心用意服侍。不是煮塊火腿。便是炒些菜子醬。帶着一到店。必是另外煮些飯。熬些粥。以至起早睡晚。無不停當的周到。所以公子除一般受些風霜之外。從不曾理會得沿途中的渴飲饑餐。那些苦楚。便是店裏洗臉木盆。也從不曾到過跟前。如今看了看店裏的木盆。

實在腌臢。自己不耐煩。再去拿那臉盆碗筷。那些的東西。怔着瞅了半天。直等把盆水晾得涼了。也不曾洗。接着飯來了。就用那店裏的碗筷子。滌茶。胡亂吃了半碗。就擱下了一時間。那兩個驢夫。也吃完了飯。走了進來。原來那兩個驢夫。一個姓苟。生得傻頭傻腦。只要給他幾個錢。不論甚麼事。他都肯去作。因此人都叫他作傻狗兒。一個姓郎。是個極匪滑賊。生了一臉的白癩瘋。因此人都叫他白臉兒狼。當下他兩個進來。便問公子。說少爺昨日不說有封信。要送嗎。送到那裏呀。公子說。你們兩個誰去。傻狗說。我去。公子便取出那封信來。又拿了一吊錢。向他道。你去很好。這東南大道岔。上下去有條小道兒。順着道兒走二十里外。有個地方。叫二十八棵紅柳樹。你知道不知道。傻狗說。知道哇。我到那鄧家莊上。趕過買賣的。公子說。那更好了。那莊上有個褚家。說着又把那褚一官夫婦的長相兒。告訴了他一遍。又說。你把這信。當面交給那姓褚的。請他務必快來。如果他不在家。你見見他的娘子。只說他們親戚姓華的說的。請他娘子來。傻狗說。叫他娘子到這店裏來。人家是個娘兒們。那不行罷。公子說。你只告訴明白了。那他就肯來了。這是一封信。一吊錢。是給你的。都收清了。就快去罷。那白臉兒狼看見。

說我合他一塊兒去。少爺你老也支給我兩吊。我買雙鞋。瞧這鞋不跟腳了。公子說。你們兩個都走了。我怎麼着。白臉兒狼說。你老可要我作甚麼呀。有跑堂兒的呢。店裏還怕短使人嗎。公子扭他不過。只得拿了兩吊錢給他。又囑咐了一番。說你們要不認得。寧可再到店裏櫃上問問。千萬不要誤事。白臉兒狼說。你老萬安。這點事兒了不了。不用說了。說着兩人一同出了店門。順着大路。就奔了那岔道的小路而來。正走之間。見路旁一座大土山子。約有二十來丈高。上面是土石相攙的。長着些高高矮矮的叢樹雜木。却到是極寬展的一個大山懷兒。原來這個地方。叫作岔道口。有兩條道。從山前小道兒穿出去。奔二十八棵紅柳樹。還歸山東的大道。從山後小道兒穿過去。也繞得到河南。他兩個走到那裏。那白臉兒狼便對傻狗說道。好個涼快地方兒。咱們歇歇兒再走。傻狗說。纔走了幾步兒。你就乏了。這還有二十多里呢。走罷。白臉兒狼道。坐下聽我告訴你個巧的兒。傻狗只得站住。二人就摘了草帽子來。墊着打地灘兒。白臉兒狼道。傻狗哇。你真個的給他把這書子送去嗎。傻狗說好話裏。接了人家兩三吊錢。給人攔下人家信嗎。白臉兒狼道。這兩三吊錢。你就打了飽咯兒了。你瞧咱們有本事。硬把

他被套裏的那二三千銀子。搬運過來。還不領他的情呢。正說到這句話。只見一個人騎着一頭黑驢兒。見從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過來。白臉兒狼一眼看見。便低聲向傻狗說。你瞧好一個小黑驢兒。墨定兒似的東西。可是個白耳掖兒。白眼圈兒。白胸臃兒。白肚囊兒。白尾巴梢兒。你瞧外帶着還是四個銀蹄兒。腦袋上還有個玉頂兒。長了個全。可怪不怪。這東西要攔在市場上。碰見愛主兒。二百吊錢。管保買不下來。傻狗說。你管人家呢。你愛呀。還算得你的嗎。說着只見驢上那人。把扯手往懷一帶。就轉過山坡兒。過山後去了。不提。那傻狗接着問白臉兒狼。你纔說告訴我個甚麼巧的兒。白臉兒狼說。這個妙法不傳六耳。也不是我壞良心來兜攬你。因爲咱們個是一條線兒。拴倆螞蚱飛不了。我逆不了你的。講到咱們這行啊。全仗的是磨擾訛紉。涎皮賴臉。長支短欠。摸點兒賺點兒。纔剩的下錢呢。到了這盪買賣。算你我倒了運了。那僱騾子的本主兒。倒不怎麼樣。你瞧跟他的那個姓華的老頭子。真來的討人嫌。甚麼事兒。他全通精兒。還帶着挺樞挺橫。想沾他一個官板兒的便宜。也不行。如今他是病在店裏了。這時候又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。找甚麼褚一官。你算他的朋友。大概也不是甚麼好惹

的了。若照這麼磨一道兒到了淮安。不用說驛子也幹了。嗒們倆也賠了。傻狗說。依你這話怎麼樣呢。白臉兒狠說。依我說。這不是那個老頭子不在跟前嗎。就是你我的時運來了。嗒們這時候。拿上三吊錢。先去找個地方兒。潦倒上半天兒回來。到店裏就說見着姓褚的了。他沒空兒來。在家裏等。嗒們把那個文謫謫的雛兒。誑上了道兒。嗒們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紅柳樹。往北奔黑風崗。那黑風崗是條背道。趕到那裏。大約天也就是時候了。等走到崗上頭。把那小么兒誑下牲口來。往那沒底兒的山澗裏一推。這銀子行李。可就屬了你我哩。你說這個主意高不高。傻狗說好可是好。就是嗒們歇着往回裏這一走。碰見個不對眼的瞧出來呢。那不是活飢荒嗎。白臉兒狠說。說你是傻狗。你真是個傻狗。嗒們有了這注銀子。還往回裏走嗎。順着這條道兒。到那裏快活不了。這下半輩子呀。那傻狗本是個見錢如命的糊塗東西。聽了這話。便說有了。嗒就是這麼辦咧。當下二人商定。便站起身來。搖頭擺尾的走了。他兩個自己覺着這事商量了一個停妥嚴密。再不想人間私語。天聞若雷。暗室虧心。神目如電。又道是路上說話。草裏有人聽。這話暫且不表。且說那安公子打發兩個驛夫去後。正是店裏早飯纔

擺上熱鬧兒的時兒。只聽得這屋裏淺斟低唱。那屋裏呼么喝六。滿院子賣零星吃食的。賣雜貨的。賣山東料的。山東布的。各店房出來進去的亂串。公子看了。說道。我不懂這些人走這樣的長道兒。乏也乏不過來。怎麼會有這等的高興。說着一時間悶上心來。又怯着嫵嫵爺。此時不知死活。兩個騾夫去了半天。也不知究竟找的着找不着那褚一官。那褚一官也不知究竟能來不能來。自己又不敢離開這屋子。只急得轉磨兒的一般。在那屋裏亂轉。轉了一會。想了想。這等不是道理。等我靜一靜兒罷。隨把個馬褥子鋪在炕沿上。盤腿坐好。閉上眼睛。把自家平日念過的文章。一篇篇的背誦起來。背到那得意的地方。只聽他高聲朗誦的念道。罔極之深恩未報。而又徒留不肖肢體。遺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愁。百年之歲月幾何。而忍吾親有限之精神。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。正在閉着眼睛。背到這裏。只覺得一個冰涼挺硬的東西。在嘴唇上味溜了一下。嚇了一跳。連忙睜眼一看。只見一個人。站在當地太陽上。貼着兩塊青緞子膏藥。打着一撒手兒大鬆的辮子。身上穿着件月白棉綢小袷兒。上頭罩着件藍色琵琶襟的單緊身兒。緊身兒外面繫着條河南襖包。下邊穿着條香色洋布襖褲。套着雙青

緞子套褲。磕膝蓋。那裏都麻了。花兒了。露着桃紅布裏兒。右大腿旁拖露着。一大堆純泥的白縐綢汗巾兒。脚下包脚面的魚白布襪子。一雙大掖巴魚鱗繖鞋。可是鞞拉着左手。拿着擦的鏡亮二尺多長的一根水烟袋。右手拿着一個火紙捻兒。只見他撲的一聲。吹着了火紙。就把那烟袋往嘴裏送進去。公子說。我不吃水烟。那小子說。你老吃潮烟哪。說着就伸手在套褲裏。掏出一根紫竹潮烟袋來。公子一看。原來是把那竹根子上鑽了一個窟窿。就算了烟袋鍋兒。這一頭兒不安嘴兒。那紫竹的竹皮兒。都被衆人的牙磨白了。公子連忙說。我也不吃潮烟。我就不會吃烟。我也沒叫你裝烟。想是你聽錯了。那賣水煙的一聽這話。就知道這位爺是個怯公子哥兒。便低了頭出去了。這公子看他纔出去。就有人叫住在房簷底下站着。唵嚕唵嚕的吸了好幾袋。把那煙從嘴裏吸進去。却從鼻子裏噴出來。賣水煙的跟那水煙袋吹的。忒兒嘍嘍的山響。那人一時吃完。也不知腰裏掏了幾個錢給他。這公子纔知道。這原來也是個生財大道。暗暗的稱奇。不多一會。只聽得外面嚷將起來。他嚷的是聽書罷。聽段兒罷。賣絨線兒。羅成大破壽州城。寧武關胡迪罵閻王。婆子罵雞。小大姐兒罵他姥姥。公子說道。怎麼個

講法。跟着便聽得絃子聲兒。燈楞燈楞的彈着。走進院子來。看了看。原來是一溜串兒。瞎子。前面一個拿着一枝柴木絃子。中間兒那個拿着個破八角鼓兒。後頭的那個。身上背着一個洋琴。手裏打着一付扎板兒。燈咚扎咕的就奔了東配房一帶來。公子也不理他。由他在窗根兒底下鬧去。好容易聽他往北彈了去了。早有人在那裏接着叫住。這個當兒。恰好那跑堂兒的提了開水壺來泡茶。公子便自己起來。倒了一碗。放在桌子上涼着。只倒茶的這個工夫兒。又進來了兩個人。公子回頭一看。竟不認得。是兩個甚麼人。看去一個有二十來歲。一個有十來歲。前頭那一個。打着個大長的辮子。穿着件舊青縐綢寬袖子夾襖。可是桃紅袖子。那一個梳着一個大歪抓髻。穿着件半截子的月白洋布衫兒。還套着件油脂模糊破爛爛的。天青緞子繡三藍花兒的緊身兒。底下都是四寸多長的一對金蓮兒。臉上抹着一臉的和了泥的鉛粉。嘴上週圍一個黃嘴圈兒。胭脂是早吃了去了。前頭那個把着面琵琶。原來是大丫頭兩個。公子一見。連忙說你們快出去。那兩個人也不答言。不容分說的。就坐下彈唱起來。公子一躲。在牆角落裏。只聽他唱的是甚麼青柳兒青。清晨早起丟了一枚針。公子發急道。我

不聽這個。那穿青的道：你不聽這個。偕唱個好的。我唱個兩小口兒爭被窩你聽。公子說我都不聽。只見他握着琵琶直着脖子問道：一個曲兒你聽了大半拉咧。不聽咧。公子說不聽了。那丫頭說不聽不聽給錢哪。公子此時只望他快些出去。連忙拿出一吊錢。擄了幾十給他。他便喜皮笑臉的。把那一半也搶了去。那一個就說：你把那一撇子給了我罷。公子怕他上手。緊緊把那一百拿了下來。又給了那個。那兩個把錢數了一數。分作兩分兒。掖在褲腰裏。那個大些的走到桌子跟前。就把方纔晾的那碗涼茶。端起來咕嘟咕嘟的喝了。那小的也抱起茶壺來。嘴對嘴兒的灌了一肚子。纔撅着屁股。扭搭扭搭的走了。安公子經了這番的吵擾。又是着急。又是生氣。又是害臊。又是傷心。只有盼望兩個騾夫。早些找了褚一官來。自己好有個倚靠。有個商量。正在盼望。只聽得外面踏踏踏踏的一陣牲口蹄兒響。心裏說好了。是騾夫回來了。他也可沒算計算。計此地去二十八棵紅柳樹有多遠。一去一回。得走多少工夫。騾夫究竟是步行去的。騎了牲口去的。一概沒管。只聽得個牲口蹄兒響。便算定是騾夫回來了。忙忙的出了房門兒。站在臺階兒底下等着。只聽得那牲口蹄兒響的越走越近。一直的騎了進穿

堂門來。看了看纔知不是騾夫。只見一個人騎着匹烏雲蓋雪的小黑驢兒。走到當院裏。把扯手一攏。那牲口站住。他就棄鐙離鞍下來。這一下牲口正是正西面東。恰恰的合安公子打了一個照面。公子重新留神一看。原來是一個絕色的輕年女子。只見他生得兩條春山含翠的柳葉眉。一雙秋水無塵的杏子眼。鼻如懸膽。唇似丹硃。蓮臉生波。桃腮帶靨。耳邊廂帶着兩個硬紅墜子。越顯得紅白分明。正是不笑不說話。一笑兩酒窩兒。說甚麼出水洛神。還疑作散花天女。只是他那豔如桃李之中。却又凜如霜雪。對了光兒。好一似照着了那秦宮寶鏡一般。愧得人膽氣生寒。眼光不定。公子連忙退了兩步。扭轉身來。要進房去。不覺得又回頭一看。見他頭上罩着一幅元青縐紗包頭。兩個角兒搭在耳邊。兩個角兒。一直的蓋在腦後。燕尾兒上。身穿一件搭脚面長的佛青粗布衫兒。一封書兒的袖子不捲。蓋着兩隻手。脚下穿一雙二藍尖頭繡碎花的弓鞋。脚大小只好二寸有零。不及三寸。公子心裏想道。我從來怕見生眼的婦女。一見就不覺得臉紅。但是親友本家家裏。我也見過許多的少年閨秀。從不曾見這等一個天人相貌。作怪的是他怎麼這樣一副姿容。弄成恁般一個打扮。不尷不尬。是個甚麼原

故呢。一面想着。就轉身上。了臺階兒。進了屋子。放下那半截藍布帘兒來。巴着帘縫兒。望外又看。只見那女子下了驢兒。把扯手搭在鞍子的判官頭兒上。把手裏的鞭子。望鞍橋活兒裏一插。這個當兒。那跑堂兒的從外頭跑進來。就往西配房儘南頭正對着自己住的這間店房裏嚷。又聽跑堂兒的接了牲口。隨即問了一聲。說這牲口拉到槽上喂上罷。那女子說不用。你就給我拴在這廳根兒底下。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。回身也一般的拿了臉水茶壺香火來。放在桌兒上。那女子說把茶留下。別的一概不用。要飯要水。聽我的便。我還等一個人。我不叫你不必來。那跑堂兒的聽一句。應一句的。回身向外邊去了。跑堂兒的走後。那女子進房去。先將門上的布帘兒高高的吊起來。然後把那張柳木圈椅。挪到當門。就在椅兒上坐定。他也不茶不煙。一言不發。默默的。只面對安公子這間客房瞅着。那安公子在帘縫兒邊被他看不過。自己倒躲開。在那把掌大的地下來回的走走了一回。又到帘兒邊望望。見那女子還在那裏目不轉睛的向這邊呆望。一連偷瞧了幾次。都是如此。安公子當下便有些狐疑起來。心裏礙礙道。這個女子。好生作怪。獨自一人。沒個男伴。沒些行李。進了店。又不是打尖。又不是投

宿。獸獸的單向了我這間屋子望着。是何緣故。想了半日。忽然想起說是了。這一定是我嫵嫵爺說的那個給強盜作眼線。看道路的甚麼婊子罷。他倘然要到我這屋裏。看起道兒來。那可怎麼好呢。想到這裏。心裏就像小鹿撞一般。突突的亂跳。又想了想。說等我把門關上。難道他還叫開門進來不成。說着跣踏的一聲。把那扇門單扇關上。誰知那門的插關兒掉了。門又走扇。纔關好了。吱嘍嘍又開了。再去關時。從帘縫兒裏。見那女子對着這邊的不住冷笑。公子說不好。他准是笑我呢。不要理他。只是這門關不住。如何是好。左思左想。一眼看見那穿堂門的裏邊。東首靠南牆放着碾糧食一個大石頭碌碡。心裏說把這東西弄進來。頂住這門。就牢靠了。萬一褚一官今日不來。連夜間都可以放心。一面想一面要叫那跑堂兒的。無奈自己說話。向來是低聲靜氣。慢條斯理的慣了。從不會直着脖子喊人。這裏叫入外邊斷聽不見。爲了半晌難。仗着膽子。低了頭。掀開帘子。走到院子當中。對着穿堂門。往外找那跑堂兒的。可巧見他刁着一根小烟袋兒。交叉着手。靠着牕臺兒。在那裏歇腿兒呢。公子見了。鬧了個點手。喚羅成。朝他點了一點手兒。那跑堂兒的瞧見。連忙的把煙袋兒望巴掌上一拍。磕去煙灰。把

煙袋掖在油裙裏。走來問公子道。要開壺啊。你老。公子說。不是。我要另煩你一件事。跑堂兒的陪笑說道。這是那兒的話。怎麼煩起來咧。伺候你老。你老吩咐。公子纔要開口。未曾說話。臉又紅了。跑堂兒的見這個樣子。說你老不用說了。我明白了。想來是將纔串店的這幾個姑娘兒。不入你老的眼。要外叫兩個。你老有熟人。只管說。別管是誰。僭們都灣轉的叫得來。你老要沒熟人。我數給你老聽。僭們這兒頭把交椅。數東關裏住的晚香玉。那是個尖兒。要講唱的好。叫小良人兒。你老白聽聽那個嗓子。真是掉在地下。摔三截兒。還有個旗下金。北京城裏下來的。開過大眼。講桌面兒上。那得讓他咧。還有個煙袋疙疸兒。還是個雛兒呢。你老說叫那個罷。一套話。公子一字兒也不懂。聽去大約不是甚麼正經話。便羞得他要不的。連忙皺着眉。垂着頭。搖着手說道。你這話都不在筋節上。跑堂兒的道。我猜的不是那麼着。你老說。公子這纔斯斯文文的。指着牆根底下。那個石頭碌碡。說道。我煩你把這件東西。給我拿到屋裏去。那跑堂兒的聽了一怔。把腦袋一歪。說道。我的太爺。你老這是作難攪咱們跑堂兒的。咱們做得到的。是提茶壺。端油盤。抹桌子。掇板櫈。人家掌櫃的。土木相連的東西。我可不敢動。再說

那東西少也有三百來觔。地下還埋着半截子。我就這麼輕輕快快的。給你老拿到屋裏去了。我要拿得動那個。我也端的撥石頭。考武舉去了。我還在這兒跑堂兒嗎。你老這是怎麼說呢。正說話間。只見那女子叫了聲店裏的。拿開水來。那跑堂兒的答應了一聲。蹶身就往外取壺去了。把個公子就同泥塑一般。塑在那裏。直等他從屋裏拿了開水出來。公子又叫他說。你別走。我同你商量。那跑堂的說。又是甚麼。公子道。你們店裏。那不是都有打更的更夫麼。煩你叫他們給我拿進來。我給他幾個酒錢。那跑堂兒的聽見錢了。提着壺站住說道。到不在錢不錢的。你老瞧那傢伙。真有三百斤開外。怕未必弄得行啊。這麼着。你老破多少錢。公子說要幾百。就給他幾百。跑堂兒的搖頭說幾百不行。那得月千楮。說着。又伸了兩個指頭。這句話公子可斷斷不得明白了。不但公子不得明白。就是聽書的也未必得明白。連我說書的也不得明白。說書的當日聽人演說女兒英雄傳。這樁故事的時候。就查揚子方言那部書。那部書竟沒有載這句方言。後來遇見一位市井通品。向他請教請教。他們纔註疏出來道。月之爲言二也。以月中藏着二字也。千之爲言千。千之爲言吊也。千者千之替語也。吊者千之通

稱也。楮之爲言紙也。紙錢也。卽古之所爲鈔子。喻制錢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。合而言之。月干楮者。兩吊錢也。不僅惟是。如流干楮。玉干楮。自一二以至九十。皆有之。自從聽了這番妙解。說書的纔得明白。如今公諸同好。閒言少敘。那安公子問了半天。跑堂兒的纔說明是要兩吊錢。公子說就是兩吊。你叫他們快給我拿進來罷。跑堂兒的攔下壺。叫了兩個更夫來。那兩更夫。一個生的頂高細長。叫作杉槁尖子張三。一個生得壯大黑粗。叫作壓油墩子李四。跑堂兒的告訴他二人。說來把這傢伙給這位客人挪進屋裏去。又悄說道。喂有四百錢的酒錢呢。這李四本是個渾蟲。聽了這話。先走到石頭邊說。這得先問他。問上去向那石頭楞子上噙的就是。一脚。那石頭風絲兒也沒動。李四噉啣了一聲。先把腿蹲了。張三說你攔着。那非離了拿鏹頭把根子搜出來。行得嗎。說着便去取鏹頭。李四說。你把僦們的繩槓也帶來。這得倆人抬呀。少時繩槓鏹頭來了。這一陣嚷嚷。院子裏住店的串店的。已經圍了一大圈子人了。安公子在一旁看着。那兩個更夫脫衣裳。縮辮子。磨拳擦掌的。纔要下鏹頭。只見對門的那個女子。抬身邁步。款款的走到跟前。問著兩個更夫說。你們這是作甚麼呀。跑堂兒的接口說道。這

位客人。要使換這塊石頭。給他弄進去。你老躲遠着瞧。小心碰着。那女子又說道。弄這塊石頭。何至於鬧的這等馬仰人翻呀的。張三手裏拿着鋤頭。看了一眼。接口說。怎麼馬仰人翻呢。瞧這傢伙。不這麼弄。問得動他嗎。打諒頑兒呢。那女子走到跟前。把那塊石頭。端相了端相。見有二尺多高。徑圓也不過一尺來往。約莫也有個二百四五十觔重。原是一個碾糧食的碌碡。上面靠邊。却有個鑿了的關眼兒。想必是爲拴牲口。再不插根桿兒。晾晾衣裳用的。他端相了一番。便向兩個更夫說道。你們兩個閃開。李四說閃開怎麼着。讓你老先坐下歇歇兒。那女子更不答言。他先挽了挽袖子。把那佛青粗布衫子的衿子。往一旁一束。兩隻小腳兒。往兩下裏一分。拿着樁兒。挺着腰板兒。身北面南。用兩隻手靠定了那石頭。只一撼。又往前推了一推。往後攏了一攏。只見那石頭。脚跟上。週圍的土兒。就拱起來了。重新轉過身子去。身西面東。又一撼。就勢兒用右手輕輕兒一摺。把那塊石頭。就摺倒了。看的衆人。齊打夯兒的喝彩。就中也有嘍的一聲的。也有喑的一聲的。都悄悄的說道。這纔是勁頭兒呢。當下把個張三李四。嚇得目瞪口呆。不由的叫了一聲。我的佛爺。棹子。他纔覺得他方纔那陣討人嫌鬧的不穀味。

兒。那跑堂兒的在旁看了。也嚇得舌頭伸了出來。半日收不回去。獨有安公子。看的心裏反倒加上一層爲難了。甚麼原故呢。他心裏的意思。本是怕那女子進這屋裏來。纔要關門。怕門關不牢。纔要用石頭頂。及至搬這塊石頭。倒把他招了來了。這個當兒。要說我不用這塊石頭了。斷無此理。若說不用你給我搬。大約更不能行。況且這等一塊大石頭。兩個笨漢。尚且弄他不轉。他輕輕鬆鬆的就把他撥弄躺下了。這個人的本領。也就可想而知。這不是我自己引水入牆。開門揖盜麼。只急得悔焰中燒。他說不出口。在滿院子裏乾轉。這且不言。且說那女子把那石頭摺倒在平地上。用右手推着一轉。找着那個關眼兒。伸進兩個指頭去。勾住了。往上只一悠。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頭碌礮。單撒手兒提了起來。向着張三李四說道。你們兩個也別閑着。把這石頭上的土。給我拂落淨了。兩個人屁滾尿流。答應了一聲。連忙用手拂落了一陣。說得了。那女子纔回過頭來。滿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。尊客這石頭放在那裏。那安公子羞得面紅過耳。眼觀鼻。鼻觀心的答應了一聲。說有勞。就放在屋裏罷。那女子聽了。便一手提了石頭。款動一雙小腳兒。上了台階兒。那隻手撩起了布帘。跨進門去。輕輕的把那塊石頭放

在屋裏南牆根兒底下。回轉頭來。氣不喘。面不紅。心不跳。衆人伸頭探腦的向屋裏看了。無不咤異。不言看熱鬧的這些人。三三兩兩。你一言。我一語的猜疑講究。却說安公子見了女子進了屋子。便走向前去。把那門上的布帘兒挂起。自己倒閃在一旁。想着好讓他出來。誰想那女子放下石頭。把手。拍。抖。抖。抖。抖。一回身就在靠桌兒的那張椅子坐下了。安公子一見。心裏想道。可怎麼好。怕他進來。他偏進來了。盼他出來。他索性坐下了。心裏正在爲難。只聽得那女子反客爲主。讓着說道。尊客請屋裏坐。這公子欲待不進去。行李銀子都在屋裏。實在不放心。欲待進去。合他說些甚麼。又怎生的打發他出去。俄延了半晌。忽然靈機一動。心中悟將過來。這是我粗心大意。我若不進去。他怎得出來。我如今進去。只要如此如此。恁般恁般。他難道還有甚麼不走的道理不成。只見他一進屋子。便忍着羞。向那女子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。算是道個致謝。那女子也深深的還了個萬福。二人見禮已畢。安公子便向那韉馬子裏。拿出兩吊錢來。放在那女子跟前。却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那女子忙問說。這是甚麼意思。公子說。我方纔有言在先。拿進這石頭來。有兩串謝儀。那女子笑了一笑。說。豈有此

理笑話兒了。因把那跑堂兒的叫來。說這是這位客人賞你們的。三個人拿去分了罷。那兩個更夫。正在那裏平墊。方纔起來的。土聽見兩吊錢。也跑了過來。那跑堂兒的先說。這我們怎麼倒穩吃三注呢。那女子說。別累贅。拿了去。我還幹正經的呢。三個人謝了一謝。兩個更夫。就合他在牕外的分起來。那跑堂兒的只叫得苦。他原想着這是點外財兒。這頭兒先要兩吊。那頭說了四百。一吊六百文。是穩穩的下腰了。不料給當面抖擻亮了。也只得三一三十一。合那兩個。每人六百六十六的平分。分完了。也算了多剩了一個大錢。掖在耳朵眼兒裏。合兩個更夫。拿着鏷頭繩槓去了。不提。公子見那女子這光景。自己也知道這兩吊錢。又弄疑相了。纔待越越兒的躲開。那女子讓道。尊客請坐。我有話請教。請問尊客上姓。仙鄉那裏。你此來自然是從上路來到下路去。是往那方去。從何處來。看你既不是官員赴任。又不是買賣經商。更不是覓衣求食。究竟有甚麼要緊的勾當。怎生的伴當。也不帶一個出來。就這等孤身上路呢。請教。公子聽了頭一句。就想起嫵嫵爹囑咐的。逢人只說三分話。未可全拋一片心的話來了。想了想。我這安字說三分。可怎麼樣的分法兒呢。難道我說我姓寶頭兒。還是說我姓女不

成。況且祖宗傳流的姓。如何假得。便直捷了當。說的我姓安。說了這句。自己可不會問人家的姓。緊接着就把那家住北京。改了個方向兒。前往南河。掉了個過兒。說我是保定府人。我從家鄉來到河南去。打算謀個館地作幕。我本有個伙伴。在後面走着。大約早晚也就到。那女子笑了笑。說原來如此。只是我還要請教。這塊石頭。又要他何用。公子聽了這句。心中不言。心裏暗想。說這可沒話答你了。怎麼好說我怕你是個給強盜看道兒的。要頂上這門。不准你進來呢。只得說是我見這店裏串店的閑雜人過多。不耐這煩擾。要把這門頂上。便是夜裏。也謹嚴些。自己說完了。覺着這話說了個週全。遮了個嚴密。這大概算得逢人只說三分話。未可全拋一片心了。只見那女子未曾說話。先冷笑了一聲。說你這人怎生的這等枉讀詩書。不明世事。你我萍水相逢。況且男女有別。你與我無干。我管你不着。如今我無端的多這番閑事。問這些閑話。自然有個原故。我既這等苦苦相問。你自然就該侃侃而談。怎麼問了半日。你一味的吞吞吐吐。枝枝梧梧。你把我作何等人看待。列公。若論安公子長了這麼大。大約除了受父母的教訓。還沒受過這等大馬金刀兒的排揎呢。無奈人家的詞嚴義正。自己膽怯心虛。只得

陪着笑臉兒的說那裏話。我安某從不會說謊。更不敢輕慢人。這個還請原諒。那女子道。這輕慢不輕慢。倒也不在我心上。我是天生這等一個多事的人。我不願作的。你哀求會子。也是枉然。我一定要作的。你輕慢些兒也不要緊。這且休提。你若說你不是謊話。等我一樁樁的點破了。給你聽。你道你是保定府人。聽你說話。分明是京都口吻。而且滿面的詩禮家風。一身的簪纓勢派。怎的說得倒是保定府人。你道你是往河南去。如果往河南去。從上路就該岔道。如今走的正是山東大路。奔江南江北的一條路程。若說你往南河淮安一帶。還說得去。怎的說到往河南去。你又道你是到河南作幕。你自己自然覺得你斯文一派。像個幕賓的樣子。只是你不曾自己想想。世間可有個行囊裏裝着兩三千銀子去找館地。當師爺的麼。公子聽到這裏。已經打了個寒噤。坐立不安。那女子又復一笑。說只有你說的。還有個夥伴在後的。這句話倒是句實話。只是可惜你那個老伙伴的病。又未必得早晚就好。來得恁快。你想。難道你這些話。都是肺腑裏掏出來的真話不成。一席話把個安公子嚇得閉口無言。暗想道。怎麼我的行藏。他知道得這等詳細。據這樣看起來。這人好生作怪。不知替甚麼給強盜作眼線的。

莫不竟是個大盜。從京裏就跟著下來。果然如此。不但嫫嫫爹在跟前不中用。就褚一官來。也未必中用。這便如何是好呢。不言公子自己肚裏猜度。又聽那女子說。再講到你這塊石頭的情節。不但可笑可憐。尤其令人可惱。你道是爲串店的閒雜人攪擾。你今日既下了這座店站了。這間房。這塊地方。今日就是你的產業了。這些串店的固是討厭。從來說無君子不養小人。這等人喜歡的時節。付之行雲流水。也使得煩惱的時節。狗一般的可以吆喝出去。你要這塊石頭何用。再要講道夜間謹嚴門戶。不怕你腰纏萬貫。落了店。都是店家的干係。用不着客人自己費心。況且在大路上大店裏。大約也沒有這樣的笨賊。來做這等的笨事。縱說有銅牆鐵壁。擋的是不來之賊。如果來了。豈是這塊小小的石頭。擋得住的。如今現身說法。就拿我講。兩個指頭。就輕輕兒的給你提進來了。我白日就提得了來。夜間又有甚麼提不開去的。你又要這塊石頭何用。你分明是誤認了我的來意。妄動了一個疑團。不知把我認作一個何等。故此我纔略略的使些神通。作個榜樣。先打破你這疑團。再說我的來意。怎麼的。益發的左遮右掩。瞻前顧後的起來。尊客你不但負了我一片熱腸。只怕你還要前程自誤。列公。大凡

一個人無論他怎麼的理直氣壯。足智多謀。只怕道着心病。如今安公子正在個疑鬼疑神的時候。遇見了這等一個神出鬼沒的脚色。一番話說得言言逆耳。字字誅心。叫那安公子怎樣的開口。只急得他滿頭是汗。萬慮如麻。紫漲了面皮。倒抽口涼氣。也的一聲撇了酥兒了。那女子見了不覺呵呵大笑起來。說這更奇了。鐘不打不響。話不說不明。有話到底說呀。怎麼哭起來了呢。再說你也是大高的個漢子咧。難道還是小。就是小。有眼淚也不該向我們女孩兒流哇。這句話一說。這位小爺。索興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。那女子道。既這樣。讓你哭。哭完了。我到底要問。你到底要說。公子一想。我原爲保護這幾兩銀子。怕誤了老人家的大事。所以纔苦苦的防範支吾。如今他把我的行藏說得來如親眼見的一般。就連這銀子的數目。他都曉得。我還瞞甚麼來。況且看他這個本領心胸。慢說取我這幾兩銀子。就要我的性命。大約也不費甚麼事。或者他問我果真有個道理。也未可知。左思右想。事到其間。也不得不說了。他便把他的父親怎的半生攻苦。纔得了個榜下知縣。纔得了知縣。怎的被上司因不托人情。不送壽禮。忌才貪賄。便尋了個錯縫子。參了革職拿問。下在監裏。帶罪賠修。自己怎的丟下功名。變

了田產。去救父親。這場大難。怎的上了路。幾個家人。回去的回去。沒來的沒來。臥病的臥病。只剩了自己一人。那華奶公。此時怎的不知生死。打發驛夫去找褚一官夫婦。怎的又不知來也不來。一五一十。從頭至尾。本本源源。滔滔滾滾的。對那女子哭訴了一遍。那女子不聽猶可。聽了這話。只見他柳眉倒豎。杏眼圓睜。腮邊烘兩朵紅雲。頭上現一團煞氣。口角兒一動。鼻翅兒一擻。那副熱淚。就在眼眶兒裏滴溜溜的亂轉。只是不好意思哭出來。他便搭越着理了理兩鬢。用袖子把眼淚沾乾。向安公子道。你原來是位公子。公子你這些話。我却知道了。也都明白了。你如今是窮途末路。舉目無依。便是你請的那褚家夫婦。我也曉得些消息。大約他絕不得來。你不必妄等。我既出來多了這件事。便在我身上。還你個人財無恙。父子團圓。我眼前還有些未了的小事。須得親至走盪回來。你我短話長說着。此時纔不過午牌時分。我早則三更。遲則五更。必到。倘然不到。便等到明日。也不爲遲。你須要步步留神。第一拿定主意。你那兩個驛夫回來。無論他說褚家怎樣的個回話。你總等見了我的面。再講動身。要緊要緊。說着叫了店家。拉到那驢兒騎上。說了聲公子保重。請了。一陣電捲星飛。霎時不見踪影。半日。公子

還站在那裏呆望。悵悵如有所失。却時那女子搬那石頭的時節。衆人都便有些詫異。及合公子攀談了這番話。牕外便有許多人走來走去的竊聽。一時傳到店主人的耳中。那店主人本是個老經紀。他見那女子行踪有些古怪。公子又年輕。不知庶務。生恐弄出些甚麼事來。店中受累。便走到公子房中。要問個端的。那公子正想着方纔那女子的話。在那裏納悶。見店主人走進來。只得起身讓坐。那店主人說了兩句閒話。便問公子道。客官方纔走的那個娘兒們。是一路來的麼。公子答說不是。店主人又問。這樣是一定向來認識。在這裏遇着了。公子道我連他的姓名字名誰。家鄉住處。都不知道。從那裏認得起。店主人說既如此。我可有句老實話說給你客官。你要知我們開了這座店。將本圖利。也不是容易。一天開了店門。凡是落我這店的。無論腰裏有個一千八百。以至一吊兩吊。都是店家的干係。保得無事。彼此都願意。萬一有個閃失。我店家推不上乾淨兒來。事情小。還不過費些精神唇舌。到了事情大了。跟着經官動府。聽審隨衙。也說不了。這咱們可講得是各由天命。要你自己名兒。招些邪魔外祟來。弄的受了累。那我可全不知道。據我看。方纔這個娘兒們。太不對眼。還沾着有點子邪呢。慢說客

官你就連我們開店的。只管甚麼人。都經見過。直斷不透這個人來。我們也得小心。客官你自己也得小心。公子着急說。難道我不怕嗎。他找了我來的。又不是我找了他來的。你叫我怎麼個小心法兒呢。那店主人道。我到有個主意。客官你可別想左了。講我們這些開店的。仗着是天下仕宦行臺。那怕你進店來喝壺茶。喫張餅。都是我的財神爺。再沒說拿着財神爺往外推的。依我說。難道客官你真個的還等他三更半夜的回來不成。知道弄出個甚麼事來。莫如趁天氣還早。躲了他。等他晚上果然來的時候。我們店裏。就好合他打饑荒了。你老自想想。我這話。是爲我。是爲你。公子說你叫我一個人兒。躲到那裏去呢。那店主人往外一指。說那不是他們腳上的夥計們回來了。公子往前一看。只見自己的兩個騾夫回來了。公子連忙問說。怎麼樣。見着他沒有。白臉兒。狠說。好容易纔找着了那個褚爺。給你老捎了個口信來。他說家裏的事情。摘不開。不得來。請你老親自去。今兒就在他家住。他在家老等。公子聽了。猶疑。那店主人便說這事情巧了。客官你就借此避開了。豈不是好。那兩個騾夫都問怎麼回事。店家便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。騾夫一聽。正中下懷。便一力的攬掇公子快走。公子固是十分不愿。

一則自己本有些害怕。二則當不得驢夫店家。兩下裏七言八語。三則想着相離。也不過二十多里地。且到那裏見着褚一官。也有個依傍。四則也是他命中注定。合該有這場大難。心中一時忙亂。便把華奶公囑咐的走不得小路。合那女子說的。務必等他回來。見了而再走的這些話。全忘在九霄雲外。便忙忙的收拾行李。背上牲口。帶了兩個驢夫。竟自去了。列公說書的說了半日。這女子到底是個何等樣人。他到此究竟爲着些甚麼事。他因何苦苦的追問安公子的詳細原委。又怎的知道安公子一路行藏。他既合安公子素昧平生。爲甚麼挺身出來。要攬這樁閒事。及至交代了一番話。又匆匆的那裏去了。若不一一交代明白。聽書的聽着。豈不氣悶。如今且慢提他的姓名籍貫。原來這人天生的英雄氣壯。兒女情深。是個脂粉隊裏的豪傑。俠烈場中的領袖。他自己心中。又有一腔的彌天恨事。透骨酸心。因此上雖然是個女孩兒。激成了那抑強扶弱的性情。好作些殺人揮金的事業。路見不平。便要拔刀相助。一言相契。便肯瀝膽訂交。見個敗類。縱然勢焰薰天。他看着也同泥豬瓦狗。遇見正人。任是貧寒求乞。他愛的也同威鳳祥麟。分明是變化不測的神龍。好比那慈悲度人的菩薩。那兩個驢夫。在岔

道口土山前。先看見的那個騎驢兒的。便是這個人。他從山下經過。耳輪中只聽得白臉兒狠說。咱們有本事。硬把他被套裏的那二三千銀子。搬運過來。還不領他的情呢。的。這句話。心中一動。說這不是一樁倚勢圖財的勾當麼。他便把驢兒一帶。繞就山後。下了驢兒。從山後上去。隱在亂石叢樹裏。竊聽多時。把白臉兒傻狗二人商量的傷天害理的這段陰謀。聽了個詳細。登時義憤填胸。便依着那兩個驢夫說的些路數兒。順了大道一路尋來。要訪着安公子。看看他怎生一個人。怎樣一個來歷。及至到那悅來老店。訪着了。見安公子那一番的舉動。早知他是不通世路艱難人情利害的一個公子哥兒。看着不由得心中。却是可笑。又是可憐。想着這番情由。又不覺得着惱。因此借那塊石頭。作了一個見面答話的由頭。誰想安公子面嫩心虛。又吞吞吐吐的。不肯道出實話。他便點破了疑團。一席話激出公子的實話來。纔曉得安公子是個孝子。又恰恰碰上他那一腔酸心恨事。動了個同病相憐的心意。想救他這場大難。方纔又明明聽得兩個驢夫商量。不肯給褚一官送那封信去。便知安公子不受驢夫的賺。不肯動身。又叫他一人怎樣的登程。因此自己便輕輕兒的把這樁不相干沒頭腦的事兒。一

肩擔了起來。想着先走這邊。把這事弄個澈底周全。也不值得問這兩個驢夫。自己自然有個叫他好好送安公子的穩到淮安的本領。故此臨行諄諄的囑咐公子。無論驢夫怎樣個說法。務必等他回來見面再行。至於那老店主的一番好意。可巧成就了驢夫的一番陰謀。那女子如何算計得到。這又叫作無巧不成書。如今說書的。把這話交代請楚。不再絮煩。言歸正傳。却說那兩個驢夫。引着安公子。出了店門。順着大路。轉了那條小路。一直的奔了岔道口的。那座大土山來。書裏交代過的。從這山往南岔道。便是上二十八棵紅柳樹的路。往北岔道。便是上黑風崗的路。他兩個不往南走。引了安公子。往北而行。行了一程。安公子見那路漸漸的崎嶇不平。亂草荒石。沒些村落人烟。心中有些怕將起來。便說怎的走到這等荒僻地方來了。白臉兒狼答說。這是小道兒。那比得官塘大路呢。你看遠遠的不是有座大山崗子嗎。過了那山崗子不遠兒。就瞧見那二十八棵紅柳樹咧。公子只得催着牲口。趲向前去。行了一程。來到黑風崗的山脚下。只見白臉兒狼向傻狗。使了個眼色道。你可緊跟着兒走。還得照應着行李合。那個空驢子。我先上崗子去。看有對頭來的牲口。好招呼他一聲兒。不然這等窄道口。

就擠到一塊子。可就不好開交咧。公子心下說。不想這兩個騾夫。如此盡心。到了倒得賞他一賞。那白臉兒狼說着。把騾子加上一鞭子。那騾子便鑿着腦袋。使着勁奔上坡去。提的脖子底下那個鈴鐺。唏唧嘩唧的響。不想上了一箭不過多遠。那騾子忽然窩裏發炮的一閃。把那白臉兒狼從騾子上掀將下來。你道這是甚麼原故。這個書。雖是小說評話。却一些沒那說鬼說神。沒對證的話。原來白臉兒狼。正走之間。路旁有棵多年的乾老樹。那老樹上半截剩了一個杈兒。活着。下半截都空了。裏頭住了一窩老梟。這老梟大江以南。叫作貓頭鷗。大江以北。叫作夜貓子。深山裏面。隨處多有。這山裏等閒無人行走。那夜貓子。白日裏又不出窩。忽然聽得人聲。只道有人掏他的窩兒來了。便橫沖了出來。一翅膀正搨在那騾子眼睛上。那騾子護疼。把腦袋兒一撥。那就把騎着的人。掀了下來。連那脖子底下拴的鈴鐺。也甩掉了。落在地下。那騾子見那鈴鐺滿地亂滾。又一眼岔。他便一撻頭。順着黑風崗的山根兒跑下去。那馱騾又是戀羣的一個一跑。那三個也跟了下來。白臉兒狼那捧的草帽子也丟了。幸而不曾跌重。他見四頭騾子都跑下去。一咕碌爬起身來。顧不得帽子。撒開腿就趕。這腳趕的營生。本來兩

條腿。跟着四條腿跑。還趕不上。如今要一個人。跟着四頭騾子跑。那裏趕得上呢。一路緊趕緊走。慢趕慢走。一直的趕至一座大廟跟前。那廟門前有個飲馬槽。那騾子奔了吃水去。這纔一個站住。都站住了。傻狗先下了牲口。攏住那騾子罵道。不填還人的東西。等着今兒晚上。宰了你喫肉。安公子在牲口上。定了定神下來。口裏歎道。怎麼又岔出這件事來。擡頭一看。只見那廟好一座大廟。只是破敗的不成個模樣。山門上是能仁古刹四個大字。還依稀彷彿。看得出來。正中山門外面。用亂磚砌着。左右兩個角門。儘西頭有個單門。也都關着。那東邊角門牆上。却挂着一個木牌。上寫本廟安寓過往行客。隔牆一望。裏面塔影沖霄。松樹滿耳。香煙冷落。殿宇荒涼。廟外有合抱不交的幾株大樹。挨門一棵樹下。放着一張桌子。一條板櫬。桌上晾着幾碗茶。一個錢筐。籬樹上挂着一口鐘。一個老和尚。在那裏坐着賣茶化緣。公子便問那老和尚道。這裏到二十八棵紅柳樹。還有多遠。那老和尚說。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。怎的走起這條路來。你們想是從大路來的呀。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。自然該從岔道口。往南去纔是呢。公子一聽。這不又繞了遠兒了嗎。說着只見那白臉兒狼滿頭大汗的。趕來了。公子問他

道。你看如今又耽擱了這半日工夫。得甚麼時候纔到呢。白臉兒狼氣喘吁吁的。說不值甚麼。咱們再繞上崗子去。一下崗子。就快到了。公子向西一望。見那太陽已經脚山。看看的要落下去。便指着說道。你看這還趕的過這崗子去嗎。兩個驢夫未及答言。那老和尚便說。你們這時候還要過崗子。可是不要命了。我告訴你們。這山上兩月頭裏。出了一個大大山貓兒。幾天兒的工夫。傷了兩三個人了。這往前去。也沒飯店人家。依我說。你們今晚且在廟裏住下。明日早起。再過崗子去罷。說着拿起鐘錘子來。噹噹噹。便把那鐘敲了三下。只見左邊的那座角門。嘩拉一響。早走出兩個和尚來。一個是個小身量。生得渾身精瘦。約有三十來歲。一個是個禿子。將就身材。不肥不瘦。也有二十多歲。一齊向公子說。施主尋宿兒呀。廟裏現成的茶飯。乾淨房子。住一夜。隨心佈施。不爭你的銀錢。公子纔點了點頭。還沒說出話來。那白臉兒狼忙着搶過來說。你別攪局。我們還趕道兒呢。那兩個和尚發話道。人家本主兒都答應了。你不答應。就是我們僧家賺個幾百香火錢。也化的是十方施主的。沒化你的。不由分說。就先把那馱行李的驢子。拉進門去。傻狗忙攔他說。你也不打聽打聽。誰賣的胡琴兒。你就拉起來咧。白

臉兒狠一見。生怕嘈嘈起來。倒誤了事。想了想。天也真不早了。趕到崗上。天也黑了。也不好行事。又加着自己也跑乏了。索興今晚在廟裏住下。等明日早走。依就如法炮製。也不怕他飛上天去。便攔傻狗說道。咱們就住下罷。他倒先鞭着騾子。趕進門來。公子進門一看。原來裏面是三間正殿。東西六間配殿。東南角上一個壞牆門。裏邊一角。拐角牆擋住。看不見院落。西南上一個柵欄門。裏面馬棚槽道。俱全。那佛殿門牕脫落。滿地鴿翎蝠糞。敗葉枯枝。只有三間西殿。還糊着牕紙。可以住人。那和尚便引了公子。奔西配殿來。公子站在台階上。看着卸行李。兩個和尚也帮着抬那馱子搭下來。往地下一放。覺得勛兩沉重。那瘦和尚。向着那禿子。丟了個眼色道。你告訴當家的一聲兒。出來招呼客呀。那禿子會意。應了一聲。去不多時。只見從那邊壞牆門兒裏。走出一個胖大和尚來。那和尚生得濃眉大眼。赤紅臉。糟鼻子。一嘴巴子硬觸觸的鬚子。那邊脖子上。帶着兩三道血口子。看那樣子。像是抓傷的一般。他假作斯文一派。走到跟前。打個問訊。說道。施主辛苦了。這裏不潔淨。一位罷咧。請到禪堂裏歇罷。那裏諸事方便。也嚴緊些。公子一面答禮。回頭看了看那西殿裏。原來是三間通連。南北順山兩邊下炕。那

也實在難住。便同了和尚往那東院而來。一進門。見是極寬展的一個平正院落。正北三間出廊。正房東首院牆。另有個月光門兒。望着裏面。像是個廚房樣子。進了正房。東間有槽隔斷。堂屋四間一通連。西間靠牕南炕。通了排插。堂屋正中一張方桌。兩個杌子。左右靠壁子。兩張春櫬。東裏間靠西壁子一張木牀。挨牀靠牕兩個杌子。靠東牆正中一張條桌。左右南北擺着一對小平頂櫃。北面却又隔斷一層。一個小門。似乎是個堆零星的地方。屋裏也放着臉盆架等物。那當家的和尚讓公子堂屋正面東首坐下。自己在下相陪。這陣鬧。那天就是上燈的時候兒了。那天正是八月初旬天氣。一輪皓月。漸漸東昇。照得院子裏如同白晝。接着那兩個和尚把行李等件送了進來。堆在西間炕上。當家的和尚吩咐說那腳上的兩個夥計。你們招呼罷。兩個和尚笑嘻嘻的答應着去了。只聽那胖和尚高聲叫了一聲。三兒點燈來。便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和尚舉了兩個蠟燭來。又去給公子倒茶。打臉水。門外化緣的那個老和尚也來照着。穿梭也價服侍公子。公子心裏十分過意不去。一時茶罷。緊接着端上菜來。四碟兩碗。無非豆腐麵筋青菜之流。那油盤裏又有兩個盞子。一把酒壺。那老和尚又隨後拿了一壺。

酒來。壺梁兒拴着一根紅頭繩兒。說道：當家的這壺是你老的。也放在桌兒上。那和尚陪着笑向安公子道：施主。僧人這裏是個苦地方。沒甚麼好吃的。就是一盞素酒。倒是咱們廟裏自己做的。和尚說着。站起來拿公子那把壺。滿滿的斟了一盞。送過去。公子也連忙站起來。說大師傅不敢當。和尚隨後把自己的酒。也斟上。端着盞兒。讓公子說。施主請。公子端起盞子來。虛舉了一舉。就放下了。讓了兩遍。公子總不肯沾唇。那和尚說酒涼了。換一換罷。說着站起來。把那盞倒在壺裏。又斟了一盞。說道：喝一盞。僧人五葷都戒。就只喝一口素酒。這個東西。冬天擋寒。夏天當水。像走長道兒。還可以解乏。喝了這一盞。我再不讓了。那和尚一面送酒。公子一面用手謙讓。說別斟了。我是天性不飲。抵死不敢從命。一時匆忙。手裏不曾接住。一失手連盞子帶酒掉在地下。把盞子砸了個粉碎。潑了一地酒。不料這酒潑在地下。忽然間聽的一聲。冒上一股火來。那和尚登時翻轉面皮。說道：呸。我將酒敬人。並無惡意。怎麼你酒也潑了。把我的盞也摔了。你這個人好不懂交情。說着就伸過手來。把公子的手腕拿住。往後一擰。公子噁啞了一聲。不由的就轉過臉去。口裏說道：大師傅我是失手。不要動怒。那和尚更不答話。把他

推推搡搡。推到廊下。只把這隻胳膊。往廳柱上一搭。又把那隻胳膊。也拉過來。交代在一隻手裏。攥住。膽出自己那隻手來。在僧衣裏掏出一根麻繩。十字八道。把公子的手捆上。只嚇得那個公子。魂不附體。戰兢兢的哀求。說大師傅。不要動怒。你看菩薩分上。憐我無知。放下我來。我喝酒就是了。那和尚儘他哀告。總不理他。怒轟轟的走進房去。把外面大衣甩了。又拿了一根大繩出來。往公子的胸前一搭。向後抄手繞了三四道。打了一個死扣兒。然後擰成雙股。往腿下一道道盤起來。緊緊了繩頭。他便叫三兒拿傢伙來。只見那三兒。連連的答應。說來了來了。手裏端着一個紅銅鑊子。盛着半鑊子涼水。那鑊子邊上攔着一把一尺來長潑風也價似的牛耳尖刀。公子一見。嚇得一身雞皮疙瘩。頂門上轟的一聲。只有兩眼流淚。氣喘的嘶的分兒。也不知要怎樣哀求纔好。沒口子只叫大師傅。可憐你殺我一個。便是殺我三個。那和尚睜了兩隻圓彪彪的眼睛。指着公子道。呸。小小子兒。別說閒話。你聽着。我也不是你的甚麼大師傅。老爺是行不更名。坐不改姓。有名赤面虎黑風大王的。便是。因為看破紅塵。削了頭髮。因見這座的能仁古剎。正對着黑風崗的中峯。有些風水。故此在這裏出家。作這樁慈悲勾當。

像你這個樣兒的。我也不知宰過多少了。今日是你的升天吉日。老爺家裏有一點摘不開的家務。故此不曾出去。你要啞默悄靜的過去。我也不耐煩去請你來了。如今是你肥豬拱門。我看你肥豬拱門的。這片孝心。怪可憐見兒的。給你留個囫圇尸首。給你口藥酒兒喝。叫你糊裏糊塗的死了。就完了事了。怎麼露着你的鼻子兒尖。眼睛兒亮。瞧出來了。抵死不喝。我如今也不用你喝了。你只是一回死。如今我要看看你這心。有幾個窟窿兒。你瞧那廚房院子裏。有一眼沒底兒的乾井。那就是葬的地方兒。這也不值的嚇的這個嘴臉。二十年又是這麼高的漢子。明年今日是你抓週兒的日子。嚼爺兒倆有緣。我喫你一碗羊肉打滷過水麵呢。再見罷。說着兩隻手。一層層的把住公子的衣衿。唳喳一聲。只一扯扯開。把大衿向後的又掖了一掖。露出那個白嫩嫩的胸脯兒來。他便向銅鑷子裏。拿起那把尖刀。右手四指攏定了刀靶。大拇指按住了刀子的掩心。先把右胳膊往後一掣。豎起左手大指來。按了按公子的心窩兒。可憐公子此時早已魄散魂飛。雙眼緊閉。那凶僧瞄准了地方。從胳膊肘兒上往前一冒勁。對着公子的心窩兒刺來。只見斜刺裏一道白光兒閃爍。從半空裏撲了來。他一見便知道有

了暗器了。且住。一道白光兒。怎曉得就是有了暗器。書裏交代過的。這和尚原是個滾了馬的大強盜。大凡作個強盜。也得有強盜的本領。強盜的本領。講得是眼觀六路。耳聽八方。慢講白晝對面相持。那怕夜間。腦後有人暗算。不必要聽出脚步兒來。未等那兵器來到跟前。早覺得出個兆頭來。轉身就要招架個着。何況這和尚動手的時節。正是月色東升。照的如同白晝。這白光兒正迎著月光而來。有甚麼照顧不到的。他一見連忙的就把刀子。往回來一掣。待要躲閃。怎奈右手裏便是牕戶。左手裏又站着一個三兒。端着一鏡子涼水。在那裏等着。接公子的心肝五臟。再沒說反倒往前迎上去的。哩。往後料想一時倒退不及。他便起了個賊智。把身子往下一蹲。心裏想着且躲開了頸。嚙咽喉。讓那白光兒從頭頂上撲空了過去。然後騰出身子來。再作道理。誰想他的身子蹲得快。那白光兒來得更快。撲的一聲。一個鐵彈子。正着在左眼上。那東西進了眼睛。敢是不要住站。一直的奔了後腦杓子。腦瓜骨咯瞪的一聲。這纔站住了。那凶僧雖然凶橫。他也是個肉人。這凶人的眼珠子上。要着上這等一件東西。大概比揉進一個沙子裏去利害。只痛得哎喲一聲。咕咚往後便倒。噹啷啷的手裏的刀子。也扔了。那

時三兒在旁邊正猷猷的望着公子的胸脯子。要看這回刀尖出彩。只聽咕咚一聲。他師傅跌倒了。嚇了一跳。說你老人家怎麼了。這准是使猛了勁。岔了氣了。等我騰出手來扶起你老人家來。纔一轉身。鞠着腰。要把那銅鑊子放在地下。好去攙他師傅。這一個當兒。又是照前撲的一聲。一個彈子。從他左耳朵眼兒裏打進去。打了個過膛兒。從右耳朵眼兒裏鑽出來。一直打到東邊那個廳柱上。哐的一聲。打了一寸來深進去。嵌在木頭裏邊。那三兒只叫得一聲我的媽呀。把那個銅鑊子。扔了。咕咕也窩在那裏了。那銅鑊子裏的水潑了一台階子。那鑊子唏哪啞哪一陣亂響。便滾下台階去了。却說那安公子此時。已是魂飛魄散。背了過去。昏不知人。只剩得悠悠的一絲兒氣。在喉間流連。那大小兩個和尚。怎的一聲就雙雙的肉體成聖。他全不得知。及至聽得銅鑊子掉在石頭上。鏗的一聲響亮。倒驚得甦醒過來。你道這個鑊子。怎的就能治昏迷不醒呢。果能這樣。那點蘇合丸。聞通關散。燻草紙。打醋炭。這些方法。都用不着。儼然遇着個背了氣的人。只敲打一陣銅鑊子。就好了。列公不是這等講。人生在世。不過仗着氣血兩個字。五臟各有所司。心生血。肝藏血。脾統血。大凡人受了驚恐。膽先受傷。肝膽相

連膽一不安。肝葉子就張開了。便藏不住血。血不歸經。一定的奔了心去。心是件空靈的東西。見了渾血。豈有不模糊的理。心一模糊。氣血都滯住了。可就背過去了。安公子此時就是這個道理。及至猛然間聽得那銅鏡子鏘啷啷的一聲響亮。心中吃那一嚇。心腔兒一定是往上一提。心一離。血依然隨氣歸經。心裏自然就清楚了。這是個至理。不是說書的造謠言。如今却說安公子甦醒過來。一睜眼。見自己依然綁在柱上。兩個和尚。反倒橫躺豎臥。血流滿面的。倒在地下。喪了殘生。他口裏連稱怪事。說我安驥。此刻還是活着。還是死了。這地方還是陽世啊。還是陰司。我這眼前見的這光景。還是人境啊。還是鬼境。這是他口裏的這句話。還不曾說完。只見半空裏一片紅光。喇好似一朵彩霞一般。撲。一直的飛到面前。公子口裏說聲不好。重又定睛一看。那裏是甚麼彩霞。原來是一個人。只見那人。頭上罩一方大紅縐綢包頭。從腦後燕尾邊。兜向前來。攆成雙股兒。在額上紮一個蝴蝶扣兒。上身穿一件大紅縐綢箭袖小襖。腰間繫一條大紅縐綢魚穗子汗巾。下面穿一件大紅縐綢用襠中衣。脚下的褲腿兒。看不清楚。原故是登着一雙大紅香羊皮挖雲實納的平底小靴子。左肩上挂着一張彈弓。背上斜

背着一個黃布包袱。一頭搭在右背上。那一頭兒却在左肩脅下。掏過來繫在胸前。那包袱裏面是甚麼東西。却看不出來。只見他芙蓉面上。鋪一層威凜凜的嚴霜。楊柳腰間。帶一團冷森森的殺氣。雄糾糾。氣昂昂的。一言不發。闖進房去。先打了一照。回身出來。就只輕輕的一脚。把那小和尚的尸首。踢在那拐角牆邊。然後用一隻手。捉住那大和尚的領門兒。一隻手揪住腰膀。提起來。只一扔。合那小和尚扔在一處。他把脚下分潑得清楚。便蹲身下去。把那把刀子。搶在手裏。直奔了安公子來。安公子此時嚇得眼花撩亂。不敢出聲。忽見他手執尖刀。奔向前來。說我安驥這番性命休矣。說話間那女子已走到面前。一伸手先用四指。搭住安公子胸前橫綁的那一股兒大繩。向自己懷裏一帶。安公子哼了一聲。他也不採。便用手巾尖刀。穿到繩套兒裏來。味啾的。只一挑。那繩子就齊齊的斷了。這一股兒一斷。那上身綁的繩子。便一段段的鬆下來了。安公子這纔明白。他敢是救我來了。但是我在店裏。碰見一個女子。害得我到這步田地。怎的此地又遇見一個女子。好不作怪。却說那女子看了看公子。那下半截的繩子。却是擰成雙股。挽了結子。一層層繞在腿上的。他覺得不便去解。他把那尖刀背兒朝上。刃

兒朝下。按定了分中一刀到底的。只一割。那繩子早一根變作兩根。兩根變作四根。四根變作八根。紛紛的落在脚下。堆了一地。他順手便把刀子吮嚙一聲。插在牕邊金柱上。這纔向安公子答話。這句話只得一個字。說道是走。安公子此時鬆了綁。渾身麻木過了。纔覺出酸疼來。疼的他只是繃着眉兒搖頭不語。那女子挺胸揚眉的。又高聲說了一句。道快走。安公子這纔睜眼望着他說。你你你這人叫我走到那裏去。那女子指着屋門。說走到屋裏去。安公子說哪哪。我的手還捆在這裏。怎個的走法。不錯。前回書原交代的。捆手另有一條繩子。這話要不虧公子提補。不但這位姑娘不得知道。連說書的還漏一個大縫子呢。閒話休提。却說那女子聽了安公子這話。就轉在柱子後面一看。果然有條小繩子。捆了手。繫着一個豬蹄扣兒。他便尋着繩頭解開。向公子道。這可走罷。公子鬆開兩手。慢慢的拳將過來。放在嘴邊。咈咈的吹着。說道。痛煞我也。說着順着柱子。把身子往下一溜。便坐在地下。那女子焦躁道。叫你走。怎的倒坐下來呢。安公子望着他。淚流滿面的道。我是一步也走不動了。那女子聽了。纔要伸手去攙。一想男女授受不親。到底不便。他就把左肩上那張的彈弓褪了下來。弓背向地。弓絃朝

天一手托住弓靶。一手按住弓梢。向公子道。你兩手攀住這弓。就起來了。公子說我這樣大的一個人。這小小弓兒。如何攀得住。那女子說。你不要管。且試試看。公子果然用手攀住了那弓面子。只見那女子左手把弓靶一托。右手將弓梢一按。釣魚兒的一般。輕輕的就個安公子釣了起來。從旁看看。倒像樹枝兒上。站着個纔出窩的小小喜鵲兒。前仰後合的。站不住。又像明杖兒。拉着個瞎子。兩隻腳就地兒鞞拉。却說那公子立起身來。站穩了。便把兩隻手倒轉來。扶定那弓面子。跟了女子。一步步的踱進房來。進門行了兩步。那女子意思。要把他扶到靠排插的這張椿檯上歇。下還不會到那裏。他便雙膝跪倒。向着那女子道。不敢動問。你可是過往神靈。不然你定是這廟裏的菩薩。來解我這場大難。救了殘生。望你說個明白。我安驥果然不死。父子相見。那時一定重修廟宇。再塑金身。那女子聽了這話。笑了一聲道。你這人。越發難說話了。你方纔同我在悅來店對面。談了那半天。又不隔了十年八年。千里萬里。怎的此時會不認得了。鬧到甚麼菩薩神靈起來。安公子聽了這話。再留神一看。可不是店裏遇見那人麼。他便跪在塵埃。說道。原來就是店中相遇的那位姑娘了。姑娘不是我不相認。一則是燈

前月下。二則姑娘的這番裝束。與店裏相見的時節。大不相同。三則我也是嚇昏了。四則斷不料姑娘你就肯這等遠路深更。趕來救我這條性命。你真真是我的重生父母。再養。說到這裏。咽住一想。不像話。人家纔不過二十以內個女孩兒。自己也是十七八歲的人了。怎生的說他是我父母爹娘。還要教他重生再養。一時怕惹惱了這位女子。又急得紫漲了面皮。說不出一個字來。誰想那女子。不但不在這些閒話上留心。就連公子在那裏磕頭禮拜。他也不曾在意。只見他忙忙的把那張彈弓。掛在北牆一個釘兒上。便回手解下那黃布包袱來。兩手從脖子後頭。繞着往前頭一轉。一手提了往炕上一擲。只聽撲通一聲。那聲音覺得像是沉重。又見他轉過眼去。兩手往短襖底下一抄。公子只道他是要整理整理衣裳。忽聽得喀吧一聲。就從衣襟底下。忒楞楞跳出一把背兒厚。刃兒薄。尖兒長。靶兒短。削鐵無聲。吹毛過刃。殺人不沾血的純鋼折鐵雁翎倭刀來。那刀跳將出來。映着那月色燈光。明閃閃。顛巍巍。冷氣逼人。神光繞眼。公子一見。又嚶唷了一聲。那女子道。你這人怎生的這等糊塗。我如果要殺你。方纔趁你綁在柱子上。現成的那把牛耳尖刀。殺着。豈不省事些。公子連連答說是。只是如今和尙

已死。姑娘你還拿出這刀來何用呢。那女子道。此時不是我閒談的時候。因指定了炕上那黃布包袱。向他說道。我這包袱。萬分的要緊。如今交給你。你扎掙起來。上炕去。給我緊緊的守着他。少刻這院子裏定有一場的大鬧。你要愛看熱鬧兒。牕戶上通個小窟窿。巴着瞧瞧。使得可不許出聲兒。萬一你出了聲兒。招出事來。弄的我兩頭兒照顧不來。你可沒有兩條命。小心說着。撲的一聲。先把燈吹滅了。隨手便把房門掩上。公子一見。又急了。說這是作甚麼呀。那女子說不許說話。上炕看着那包袱要緊。公子只得一步步的蹭上炕去。也想要把那包袱提起來。提了提。沒問動。便兩隻手拉到上炕邊。一屁股坐在上頭。謹遵台命。一聲兒不哼。穩風兒不動的。聽他怎生個作用。却說那女子吹滅了燈。掩上了門。他却倚在門旁。不則一聲的。聽那外邊的動靜。約莫也有半碗茶時。只聽得遠遠的兩個人說說笑笑。唱唱咧咧的。從牆外走來。唱道。是八月十五月兒照樓。兩個鴉虎子去走籌。一根燈草嫌不亮。兩根燈草又嫌費油。有心買上一枝洋油燭。倒沒我這腦袋光溜溜。一個笑着說道。你是甚麼頭口。有這麼打自得兒沒的。有一個答道。這就叫禿子當和尚。將就裁料兒。又叫和尚跟着月亮走。也借他點光兒。

那女子聽了。心裏說道。這一定是兩個不成裁料的和尚。他便吮破牕櫺。望牕外一看。果見兩個和尚。嘻嘻哈哈。醉眼模糊的。走進院門。一個是個瘦子。一個是個禿子。他兩個繞拐過那座拐角牆。就說道。咦。師傅今日怎麼這麼早。就吹了燈兒睡了。只見那瘦子說。想是了事了罷咧。那禿子說了了事。再沒不知會。咱們扛架樁的。不要是那事兒說合了蓋兒了。老頭子。顧不得這個了罷。那瘦子道。不能。就算說合了蓋兒了。難道連尋宿兒的那一個。也蓋在裏頭不成。二人你一言。我一語的。只顧口裏說話。不防脚底下噹的一聲。踢在一件東西上。倒嚇了一跳。低頭一看。原來是個銅鑊子。那禿子便說道。誰把這東西扔在這兒咧。這准是三兒幹的。咱們給他帶到廚房裏去。說着彎下腰去。揀那鑊子起來。一抬頭。月光之下。只見拐角牆後。躺着一個人。禿子說你瞧。那不是架樁。可不了事了嗎。那瘦子走到跟前一看。道怎麼個呀。再彎腰一看。他就嚷將起來。說敢則是師傅。你瞧三兒也幹了。這是怎麼說。禿子連忙扔下鑊子。趕過去看了。也詫異道。這可是邪的。難道那小子有這麼大神通不成。但是他又那兒去了呢。禿子說。別管那些。咱們端開門進去瞧瞧。說着纔要向前走。只聽房門响處。嗖早撒出一個

人來。跳在當院子裏。二人冷不防嚇了一跳。一看見是個女子。便不在意。那瘦子先說道。怪咧。怎麼他又出來了。這又不像說合了蓋兒了嗎。既合了蓋兒。怎麼師傅倒幹了呢。禿子說你別鬧。你細瞧這不是那一個。這得盤他一盤。因向前問道。你是誰。那女子答道。我是我。禿子道。是你就問你咧。我們這屋裏。那個人呢。女子道。這屋裏那個人。你交給我了嗎。那瘦子道。先別講那個。我師傅這是怎麼了。女子道。你師傅這大概算死了罷。瘦子道。知道是死了。誰弄死他的。女子道。我呀。瘦子道。你講甚麼情理弄死他。女子道。准他弄死人。就准我弄死他。就是這麼個情理。瘦子聽了這話說的野。伸手就奔了那女子去。只見那女子不慌不忙。把右手從下往上一翻。用了個葉底藏花的架式。吧。只一個反巴掌。早打在他腕子上。撥了開去。那瘦子一見。說怎麼若手裏有活。這打了我的叫兒了。你等等兒。咱們爺兒倆較量較量。你大概也不知道你小大師傅的少林拳。有多麼霸道。可別跑。女子說有跑的不來了。等着請教。那瘦子說着。甩了外面的僧衣。交給禿子說。你閃開。看我打他個敗火的紅姑娘兒。模樣兒。那女子也不合他鬪口。便站在台階前。看他怎生個下腳法。只見那瘦子緊了緊腰。轉向南邊。向着那女子

擺了個門戶。把左手攏住。右拳頭往上一拱。說了聲請。且住。難道兩個人打起來了。還鬧許多儀注不成。列公。打拳的這家武藝。却與廝殺械鬪不同。有個家數。有個規矩。有個架式。講家數爲頭數。武當拳。少林拳。兩家。武當拳是明太祖洪武爺留下的。叫作內家。少林拳是姚廣孝姚少師留下的。叫作外家。大凡和尚學的都是少林拳。講那打拳的規矩。各自站了地步。必是彼此把手一拱。先道一個請字。招呼一聲。那拱手時節。左手攏着右拳。是讓人先打進來。右手攏着左手。是自己要先打出去。那架式拳打脚踢。拿法破法。固各有不同。若論這瘦和尚的少林拳。却頗頗的有些拿手。三五十人。等閒近不得他。只因他不守僧規。各廟裏存身不住。纔跟了這個胖大強盜和尚。在此作些不公不法的事。如今他見這女子。方纔的一個反手巴掌。有些家數。不覺得技癢起來。又欺他是個女子。故此把左手攏右拳。讓他先打。這來自己再破出去。那女子見他一拱手。也擺個門戶。一個進步。便到了那和尚跟前。舉起雙拳。先在他面門前一幌。這叫作開門見山。却是個花着兒。破這個架式。是用右胎膊橫着一搪。對住面門。順着用右手往下一抹。拿住他的左腕子一擰。將他身子擰轉過來。却用右手從他脖子右邊。反

插將去。把下巴一招。叫作黃鶯搗腿。那瘦和尚。見那女子雙拳到來。就照式樣一搪。不想他把拳頭虛幌了一幌。蹙回身去。就走。那瘦和尚哈哈大笑。說原來是個頑女。勛斗的不怎麼樣。說着一個進步。跟下去。舉手向那女子的後心。就要下手。這一着叫作黑虎偷心。他拳頭已經打出去了。一眼看見那女子背上。明幌幌直轟轟的掖着把刀。他就把拳頭往上偏左一提。照左哈勛巴打去。明看着是着上了。只見那女子左肩膀往前一扭。早打個了空。他自覺身子往前一撲。趕緊的拿了拿樁站住。只這拿樁的這個當兒。那女子就把身子一扭。甩開左脚。一回身噠的一聲。正踢在那和尚右肋上。和尚哼了一聲。纔待還手。那女子收回左脚。把脚跟向地下一碾。輪起右腿。甩了一個旋風脚。噠。那和尚左太陽上早着了一脚。站脚不住。咕咚向後便倒。這一着叫連環進步。鴛拐。是這姑娘的一樁看家的本領。真實的藝業。却說那禿子看見罵了一聲小撒糞的。這不反了嗎。一氣跑到廚房。拿出一把三尺來長鐵火剪來。輪得風車兒般。向那女子頭上打來。那女子也不去搪他。連忙把身子閃在一旁。拔出刀來。單臂輪開。從上往下。只一蓋。聽得噹的一聲。把那火剪齊齊的從中腰裏砍作兩段。那禿和尚手裏只剩

一尺來長兩根大鑷頭子似的東西。怎麼鬪法。他說聲不好了。丟下回頭就跑。那女子趕上一步。喝道狗男女。你往那裏走。在背後舉起刀來。照他右肩膀一刀。哧嚙從左肋裏砍將過來。把個禿和尚。弄成了黃瓜醃葱。剩了個斜岔兒了。他回手又把那瘦和尚頭。梟將下來。用刀指着兩個尸首道。賊禿。諒的這兩個東西。也不值得勞你姑娘手段。只是你兩個咬的滿口。是些甚麼。正說着。只見有一個老和尚。用大袖子握着脖子。從廚房裏跑出來。溜了出去。那女子也不追趕。向他道。不必跑。饒你的殘生。諒你也不過出去。送信。你再叫兩個人來。索性讓我一不作二不休。見一個殺一個。見兩個殺一雙。殺個爽快。說着把那兩個尸首踢開。先清楚了脚下。只聽得外面果然鬧鬧吵吵的。一轟進來。一羣四五個。七長八短的和尙。手拿鍬。鐵棍。棒。擁將上來。女子見這般人。渾頭渾腦。都是些刀巴。心裏想道。這倒不好合他交手。且打倒兩個再說。他就把刀尖虛按一按。托地一跳。跳上房去。揭了兩片瓦。朝下打來。一瓦正打中拿棗木槓子的一個大漢的額角。撲的一聲倒了。把槓子擱在一邊。那女子一見。重新跳將下來。將那槓子搶到手裏。掖上倭刀。一手輪開槓子。指東打西。指南打北。打了個落花流水。東倒西歪。

一個個都打倒在東牆角跟前。翻着白眼。撥氣兒。那女子冷笑道。這等不禁插打。也值的來送死。我且問你。你們廟裏。照這等沒用的東西。還有多少。言還未了。只聽得腦背後。暴雷也似。價一聲道。不多。還有一個。那聲音像是從半空裏飛將下來。緊接着。就見一條純鋼龍尾禪杖。撒花蓋頂的。從腰後奔到頂門。那女子眼明手快。連忙丟下槓子。拿出那把刀來。往上一架。棍沉刀軟。將將的抵一個住。他單刀攢勁。用刀挑開了那棍。回轉身來。只見一個虎面行者。前髮齊眉。後髮蓋頸。頭上束一條日月滲金箍。渾身上穿一件元青緞排扣子。滾身短襖。下穿一條元青緞兜襠雞腿褲。腰繫雙股鸞帶。足登薄底快靴。好一似蒲東寺。不抹臉的憨惠明。還疑是五台山沒吃醉的花和尚。那女子見他來勢凶惡。先就單刀直入。取那和尚。那和尚也舉棍相迎。他兩個。一個使雁翎寶刀。一個使龍尾禪杖。一個棍起處似泰山壓頂。打下來舉手無情。一個刀擺處如大海揚波。觸着他抬頭便死。刀光棍勢。撒開萬點寒星。棍豎刀橫。聚作一團殺氣。一個莽和尚。一個俏佳人。一個穿紅。一個穿黑。彼此在那冷月昏燈之下。來來往往。吆吆喝喝。這場惡鬪。鬪得來十分好看。那女子鬪到難解難分之際。心中暗想。說道。這和尚倒來得

恁的了得。若合他這等油鬪。鬪到幾時。說着虛愧一刀。故意的讓出個空子來。那和尚一見。舉棍便向他的頂門打來。女子把身子只一閃。閃在一旁。那棍早打了個空。和尚見上路打他不着。掣回棍。便從下路掃着他踝子骨打來。棍到處。只見那女子兩隻小脚兒拳回去。踢躡一跳。便跳過那棍去。那和尚見兩棍打他不着。大吼一聲。雙手攢勁。輪開了棍。便取他中路。向左肋打來。那女子這番不閃了。他把柳腰一擺。平身向右一折。那棍便擦着左肋奔了脅下去。他却揚起左胳膊。從那棍的上面向外一綽。往裏一裹。早把棍綽在手裏。和尚見他的兵器被人吃住了。咬着牙。撒着腰。往後一拽。那女子便把棍略鬆了一鬆。和尚險些兒不曾坐個倒蹲兒。連忙的插住兩脚。挺起腰來。往前一掙。那女子趁勢兒把棍往懷裏只一帶。那和尚便跟了過來。女子舉刀向他面門一閃。和尚只顧躲那刀。不防那女子抬起右腿。用脚跟向胸脯上一登。他立脚不穩。不由的撒了那純鋼禪杖。仰面朝天。倒了。那女子笑道。原來也不過如此。那和尚在地下。還待掙扎。只聽那女子說道。不敢起勁。我就把你這蒜錘子。砸你這頭蒜。說着掖起那把刀來。手起一棍。打得他腦漿迸裂。霎時間青的紅的白的黑的。都流了出來。嗚呼哀

哉。敢自死了。那女子回過頭來。見東牆邊那五個死了三個。兩個扎掙起來。在那裏把頭碰的山响。口內不住討饒。那女子道。委屈你們幾個。算填了餒了。只是饒你不得。隨手一棍一個。也結果了性命。那女子片刻之間。彈打了一個當家的和尚。一個三兒刀劈了一個瘦和尚。一個禿和尚。打倒了五個作工的僧人。結果了一個虎面行者。一共整十個人。他這纔抬頭望着那一輪冷森森的月兒。長嘯了一聲。說這纔殺得爽快。只不知屋裏這位小爺。嚇得是活是死。說着提了那禪杖。走到牕前。只見那牕樞兒上。果然的通了一個小窟窿。他把着往裏一望。原來安公子還方寸不離。坐在那個地方。兩個大拇指堵住了耳門。那八個指頭。握着眼睛。在那裏藏貓兒呢。那女子叫道。公子如今廟裏的這般強盜。都被我斷送了。你可好生的看着那包袱。等我把這門戶給你關好。向各處打一照。再來。公子說。姑娘你別走。那女子也不答言。走到房門跟前。看了看那門上並無鎖鑰。屈成。只釘着兩個大鐵環子。他便把手裏那純鋼禪杖。用手灣了轉來。灣成兩股。把兩頭插在鐵環子裏。只一擰。擰了個蕨花兒。把那門關好。重新拔出刀來。先到了廚房。只見三間正房。兩間作廚房。屋裏西北另有個小門。靠禪堂一間。堆些

柴炭。那廚房裏牆上挂着一盞油燈。案上雞鴨魚肉。以至米麵俱全。他也無心細看。隻身就穿過那月光門。出了院門。奔了大殿而來。又見那大殿並沒些香燈供養。連佛像也是暴土塵灰。順路到了西配堂一望。寂靜無人。再往南。便是那座馬圈的柵欄門。進門一看。原來是正北三間正房。正西一帶灰棚。正南三間馬棚。那馬棚裏卸着一輛糙蓆蓬子大車。一頭黃牛。一匹葱白叫驢。都在空槽邊拴着。院子裏四個騾子。守着個簾子。在那裏鬻。一帶灰棚裏。不見些燈火。大約是那些做工的和尙。住內南頭一間堆着。一地喂草牲口的草。草堆裏臥着兩個人。從牕戶映着月光一看。只見那兩人。身上止剩得兩條褲子。上身剝得精光。胸前都是血跡模糊。碗大的一個窟窿。心肝五臟。都掬去了。細認了認。却是在岔道口看見的那兩個騾夫。那女子看見點頭道。這還有些天理。說着。躡身奔了正房。那正房裏面燈燭點了正亮。兩扇房門虛掩。推門進去。只見方纔溜了的那個老和尙。守着一堆炭火。旁邊放着一把酒壺。一盅酒。正在那裏燒兩個騾夫的狼心狗肺吃呢。他一見女子進來。嚇的纔待要嚷。那女子連忙用手把他的頭往下一按。說不准高聲。我有話問你。說的明白。饒你性命。不想這一按。手重了些。按錯

了筍子。把個脖子。按進腔子裏去。啞的一聲。也交代了。那女子笑了一聲。說怎的這樣。不禁按他隨把桌子上的燈拿起來。屋外屋裏一照。只見不過是些破箱破籠。衣服鋪蓋之流。又見那炕上堆着兩個騾夫的衣裳行李。行李堆上放着一封信。拿起那信來一看。上寫着褚宅家信。那女子自語道。原來這封信在這裏。回手揣在懷裏。邁步出門。嗖的一聲。縱上屋去。又一縱便上了那座大殿。站在殿脊上四邊一望。只見前是高山。後是曠野。左無村落。右無鄉鄰。止那天上一輪冷月。眼前一派寒煙。這地方好不冷靜。又向廟裏一望。四邊寂靜。萬籟無聲。再也望不見個人影兒。端的是都被我殺盡了。看畢順着大殿房脊。回到禪堂東院。從房上跳將下來。纔待上台階兒。覺得心裏一動。耳邊一熱。臉上一紅。不由得一陣四肢無力。連忙的用那把刀柱在地上。說不好。我大錯了。我千不合。萬不合。方纔不合結果了。那老和尚纔是。如今正是深更半夜。況又在這古廟荒山。我這一進屋子。見了他正有萬語千言。旁邊要沒個證明的人。幼女孤男。未免覺得想到這裏。渾身益發搖搖無主起來。呆了半晌。他忽然把眉兒一揚。胸脯兒一挺。拿那把刀上下一指。說道癡丫頭。你看這上面是甚麼。下面是甚麼。便是明裏無人。

豈得暗中無神。縱說暗中無神。難道他不是人不成。我不是人不成。何妨。說着他就先到廚房向竈邊尋了一根秫秸。在燈盞裏蘸了些油。點着出來。到了那禪堂門首。一手扭開那鎖門的禪杖。進房先點上了燈。那公子見他回來。說道：「姑娘。你可回來了。」方纔你走後。險些兒不曾把我嚇死。那女子忙問道：「難道又有甚麼响動不成？」公子說：「豈止响動。直進屋裏來了。」女子說：「不信。門關得這樣牢靠。他會進來。」公子道：「他何常用從門裏走。從牕戶裏就進來了。」女子忙問進來便怎麼樣。公子指天畫地的說道：「進來他就跳上桌子。把那桌子上的菜。舔了個乾淨。我這裏拍着牕戶。吆喝了兩聲。他纔夾着尾巴跑了。」女子道：「這到底是個甚麼東西？」公子道：「是個挺大的大狸花貓。」女子含怒道：「你這人怎的這等沒要緊。如今大事已完。我有萬言相告。此時纔該你我閒談的時候了。」

大概一部書。要前後相稱。到底不懈。不是容易做的。就論這左傳一部書。前後比較起來。襄昭以前。精神何等團結。襄昭以後。精神便覺散漫。這是有目共見的。何況小說兒女英雄傳一書。以十三妹爲主人翁。亦兒女亦英雄。驚天動地的舉動。出以

生龍活虎的手筆。荏平店能仁寺兩回讀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。聚精會神異常出色。其餘則粘枝帶葉敷衍了事。落人窠臼。墮入下乘。不過一般庸耳俗目也好騙得過去。

着破衣官場出風頭

節錄官場現形記

從此以後。浙江官場風氣爲之大變。官廳子上。大大小小官員。每日總得好兩百人出進。不是拖一升。就是掛一塊。賽如一羣叫化子似的。從前的風氣。無論一靴一帽。以及穿的衣服花頭顏色。大家都要比賽。誰比誰的講究。事到如今。誰比誰穿的破爛。那個穿的頂頂破爛的人。大家都朝他恭喜。說老哥不久。一定要得差得缺的了。過上一兩天。果然委了出來。大家得了這個捷徑。索性於公事上。全不過問。但一心講究穿破衣服。所有杭州城裏的估衣鋪破舊袍褂。一概賣完。古董攤上的舊靴舊帽。亦一律搜買淨盡。大家都知道官場上的人。專門搜羅舊貨。因此價錢飛漲。竟比新貨還要價昂一倍。過了些時。有些外府州縣來省稟。到曉得中丞這個脾氣。不敢穿着新衣稟見。只得趕買舊的。無奈估衣鋪通通走遍。舊貨無存。甚至捏着兩三倍的錢。還沒處去買一件。

有些同寅當中有交情的。只得互相借用。後來處州府底下有一個老知縣。已經多年不進省了。這番因新撫到任。不得不來一次。到省之後。聽得這個風聲。無奈爲時已遲。沒處去買。而且同寅當中。久不來往。無處告貸。這位縣太爺情急智生。只得穿了新衣前去上院。這時候新署院令出。惟行文自藩臬以下。武自鎮副以下。沒有一個不遵他的號令。他不歡喜新衣服。一時風氣大變。沒有一個不是穿的極破爛不堪的。偏偏這位縣太爺。這天竟着了簇新袍套。前來稟見。同時稟見的人。一班有五六個。獨他一個與衆不同。大衆都瞧着奇怪。就是署院見了。也以爲稀奇。等到坐定之後。談了兩句公事。署院熬不住。板着面孔。先發話道。某老兄。你在外任久了。一直還是從前的打扮。兄弟到任之後。早已有個新章。而且還叫巡捕。傳知你們各位。諒你老兄。現在也該曉得的了。這位知縣連忙拿身子一斜。腰背一挺。說道。回大人的話。卑職昨日一到省。就聽得人說。大人這個章程。卑職何敢故違禁令。自外生成。因此急急要去找兩套舊的。穿了來見大人。誰知這舊衣服。非但找不到。就是有了。卑職也買他不起。署院道。這是甚麼緣故呢。知縣道。自從大人下了這個號令。通城的官。都要遵大人的吩咐。不敢穿新

衣裳來稟見。因此不得不買舊的。估衣舖裏曉得大眾都要這個。所以舊的價錢比新的反貴得一兩倍不等。卑職這身袍套。還是到任的那年做的。倘在別人早已穿舊的了。卑職深知物力艱難。每逢穿到身上。格外愛惜。格外當心。所以到如今還同新的一樣。朱子家訓上有句話。一絲一縷。當思來處不易。卑職一生最佩服的這兩句。署院聽到這裏。心中甚爲高興。面孔上漸漸的換了一副和顏悅色。又說道。其實舊衣裳。何必定要自己去買呢。朋友家有的。借件把穿穿也不妨。古人云。乘肥馬。衣輕裘。與朋友共。敝之而無憾。何況又是舊的呢。知縣更正言厲色的答道。大人明鑒。朋友的衣服。原可以借得。但是借了來。祇穿着來見大人。下去仍得送還人家。既把舊的還了人家。將來不免總要再穿新的。這便是卑職穿了舊的。專門來哄騙大人的了。卑職雖不才。要欺騙大人。卑職實實不敢。今日卑職故違大人禁令。自知罪有應得。大人若把卑職撤任參官。卑職都死而無怨。若要卑職欺瞞大人。便是行止有虧。卑職寧死不從。署院聽了。心上盤算道。想不到這人倒如此硬紉。說的話。句句有理。不好怎麼樣他。立刻滿面堆着笑說道。你老兄真是個誠篤君子。兄弟失敬得狠。通浙江做官的人。都能像你老兄

這樣吏治還怕沒有起色嗎。隨手又問了幾句民情怎樣。年歲怎樣。方纔端茶送客。這知縣後來又穿着新袍褂上院。稟見過幾次。署院狠拿他灌米湯。叫他先行回任。將來出個大點的缺。還要借重。知縣稟辭回任去後。膽小的仍然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來見。有兩個膽子稍些大點的。半新不舊的衣服。有時候也穿件把。問起來便說舊衣服價錢大。實在買不起。如此者。署院被人家頂過兩次。也漸漸的不來責備這個了。

裏面雖是不堪。外面却裝出正經的樣子。這等官員。還是要顧面子的。今則明目張膽。開了天窗說亮話。爭權利。奪地盤。自上下。下南北。一例當作天經地義的做去。笑罵由他笑。罵好官我自爲之。這種人尙知有人間羞恥事麼。

吃本土抵制洋煙 節錄官場現形記

且說童子良生平却有一個脾氣。最犯惡的是洋人。無論什麼東西。吃的用的。凡帶着一個洋字。他決計不肯親近。所以他渾身上下穿的。都是鄉下人自織的粗布。洋布洋呢之類。是找不出一點的。但是到了五十多歲上。因爲生病。抽上了鴉片煙。再戒不脫。一天在朝房裏。有位王爺同他說笑話道。子良你不是犯惡洋貨嗎。你爲什麼要抽洋

煙呢。一句話說惱了他。回得家來。就把煙燈煙鎗統通摔掉。對家裏人說。我從今再不吃這撈什子了。誰知他老人家煙癮很大。兩個時辰不抽。眼淚鼻涕。就一齊來了。家裏人看他難過。想要勸他。又不敢十分相勸。纔勸得一句。他便回道。你們隨我罷。我寧可死。也不破戒的了。後來實在熬不過了。一息奄奄說不出話來。拿眼睛望着他大兒子。意思叫他大少爺替他備辦後事。他大少爺此時也有十八九歲了。讀書雖不成。外才是有的。見了父親這個樣子。便追問所以立志戒煙的原故。當時就有人題起。只因某王爺說了一句笑話。所以把老頭子害到這步田地。到底大少爺有主意。想了一想。道。說了洋煙。無怪乎他老人家要不吃了。如今你們只說是雲南土熬的廣膏。雲南廣東都是中國地方。並不是外洋來的。自然他老人家沒得說了。家人遵命。慌忙另外取了一付煙盤。端到房中。童子良見了連忙搖手。意思不要他們進來。後來家人照着大少爺的話回了。方纔一連呼了十幾口。這一頓竟比平時多吃了三錢。方纔過癮。過了幾天。齊巧前頭同他說笑話的那位王爺。請他吃飯。見面之後。童子良便叫着自己名字。告訴王爺說道。童某現在不吃洋煙了。王爺一聽大喜。連連誇獎他。說道有志不在

年高。你老先生竟能立志戒煙。打起精神。替主子辦事。真正是國家之福。一面吃酒。一面留心看他。倒底吃不吃。誰知他吃到一半。叫值席的倒了一碗熱茶給他。趁人不見。從荷包裏摸出一個煙泡。化在茶裏吃了。這位王爺是同他向來說慣笑話的。今天拿住了這個把柄。便問他既然不抽洋煙。爲什麼還要吞煙泡呢。他便正言厲色的答道。童某吃的。是本土。是不相干的。王爺說吃煙吞泡。還不是一樣嗎。怎麼叫做不相干呢。童子良道。回王爺話。所謂戒煙者。原戒的是洋藥。本不是戒的本土。但看各關報銷冊。洋藥進口稅。一年有多少。便曉得我們中國人吃洋煙的多少。如今先從童某起頭。一個不抽洋煙。拿本土來抵制他。以後慢慢勸化。倘或天下人一齊都吃本土。不吃洋煙。還愁甚麼利源外溢呢。童某並不是歡喜一定要吃這個撈什子。原不過以身作法。叫天下人曉得我是爲洋藥節流。便是爲本土開源。如此一片苦心而已。王爺道。不想老先生抽抽鴉片煙。却有如此的一番大經濟在內。可佩可佩。這是一樁事。還有一樁。這一樁。乃是要錢。做官的人要錢。本來算不得什麼。但是他却另有一副脾氣。是專要銀子。不要洋錢。爲的洋錢的洋字。又犯了他的忌諱。從前京城裏面。本來是不用什麼洋

錢的。用的全是當十大錢。無非銀子換錢。錢換銀子。到也爽快。近來幾年。洋錢漸漸的用開了。北京城也有了。有些會打小算盤的人。譬如一向是孝敬一百兩的。如今只消一百塊錢。化上七十多兩銀子。也甚覺得冠冕。無奈這位童大人。要是人家送他洋錢。他一定璧還不受。送他錢的人。不是門生。便是故吏。總是有求於他的人。如今見他不受。人家心上。都要詫異。後來訪着這個緣故。只得一齊換了銀子再去送。合起數目來。總比洋錢還要多些。他到此亦不謙讓了。除掉現銀子。便是銀票一千兩二千兩三百兩五百兩。白紙寫的居多。還有些人。因為白紙寫的票子。恐怕忌諱。竟用大紅緞子寫的。倒也新鮮得很。他生平雖愛錢。却是一文不肯浪費。凡是人家送給他的銀票。上房後面。另有一間小屋。這間屋是墨測黑。連個窗戶都沒有的。然而一步一鎖。無論甚麼人。不准進去的。就是兒子。亦祇站在門外。一天老頭子在這屋裏有點事情。大少爺進來回話。因為受過父親的教訓。不敢逕入房中。站在門外老等。等了一回。忽聽老頭子在小屋裏叫喚起來。方見姨太太點了個亮。掀開門簾。在門口站着。亦不敢進去。彷彿老頭子在地下摸索了一回。忽然一跳就起。說道。還好。有了。起身出來。把門鎖好。姨太

太照火的時候。大少爺留心觀看。只見這間小屋裏。四面牆上貼的一張一張。很像帳條子一樣。及至仔細一看。纔曉得牆上貼的。都是銀票。大少爺把舌頭一伸。心中暗暗歡喜。原來老人家有這許多家當。這間小屋。却是他老人家的一間銀庫。又過了兩年。有幾省督撫奏請置辦機器。試造中國洋錢。他老先生見了這個摺子。老大不以為然。無奈朝廷已經批准。他也無可挽回。只得回轉家中。生了兩天氣。說好好一個中國。爲甚麼要用夷變夏。中國用慣銀子的。如今偏要學外國的樣。鑄甚麼中國洋錢。這個洋錢。日後倘若用開。豈不是全國成了他們外國人的世界。那還了得。我情願早死一天。眼睛閉了乾淨。免得日後叫我瞧着難過。他雖如此說。人家亦不來睬他。到了第二年。有兩省銀元造成。解到部裏。其時他老人家已掌戶部司員。檢了一包。請他過目。他閉着眼睛說道。我不忍看這些亡國東西。你們拿了去罷。司官曉得他素來脾氣。只得退了下來。後來這話傳開了。京城裏面。都以爲笑話。有天有個門生。本是個翰林底子。因得京察記名。奉旨簡放江西九江府知府。召見下來。到老師跟前辭行。童子良道。聽說九江地方。是狠熱鬧的。門生道。本是個通商碼頭。各國商人都有在那裏。是狠不好做。

的門生特地來請請老師的教訓。童子良歎口氣道：那裏有這許多國度。總而言之。一句話。他們外國人。想出法子來騙我們錢的。我不相信他們外國人。就窮到這步田地。自己家裏做不出生意。一定要趕到我們中國做生意。偏偏就有我們這些不掙氣的督撫。去隨和他們。他的洋錢不够使。我們又特地買了機器鑄出洋錢來給他們使。不曉得他們外國人有何功德到我們。我們要如此的巴結他。我真正不懂。門生道：我們中國自鑄的洋錢。本不叫做洋錢。有的叫銀元。亦叫龍圓。童子良道：亦不過多換幾個名字。騙騙皇上罷了。還不同外國洋錢一個樣子嗎。門生道：大小雖一個樣子。花樣却是不同。我們的龍圓。正中盤的是一條龍。所以叫做龍圓。童子良聽說花樣不同外國一樣。不覺心上一動。說道：你有沒有。可拿個來我瞧瞧。這位門生齊巧身邊有兩塊洋錢。一塊鷹洋。一塊龍圓。便取出來說聲：老師請看。童子良接在手中。一見有一塊鷹洋在內。便縐着眉頭說道：怎麼老弟你亦用這個。隨手就拿這塊洋錢在坑儿上一丟。却拿了那塊龍圓。不住的端詳。後來看見有龍的一面。四轉亦有洋字。他老人家便把面孔一板道：老弟怎麼你也來欺我。如果不是造了。送給外國人的。爲什麼要刻上這

些外國字呢。我總疑心現在的人。一定是吃了外國人的迷混藥。所以樣樣都幫着外國人。真正不解。後來這個門生。又再三告訴他中國所以鑄造龍圓。原是想出法子。抵制外國洋錢的意思。就同老師單吃本土。不吃洋煙。同一用意。童子良經此一番譬解。雖然明白了許多。然而總爲這龍圓下面。刻了洋字。決計不肯使用。

原戒的是洋藥。不戒的是本土。爲吃鴉片煙人開了一條保存國貨的路。今陝西四川湖南雲南。不是遍地種煙麼。他們也不妨學那童子良的口吻云。原禁的是洋煙。不禁的是本土呢。

記條約洋務能員

節錄官場現形記

且說毛惟新在南京候補。一直是在洋務局當差。本要算得洋務中出色能員。當他未曾奉差之前。他自己常常對人說道。現在吃洋務飯的。有幾個能殼把一部各國通商條約。肚皮裏記得滾瓜爛熟呢。但是我們於這種時候。出來做官。少不得把本省的事。情溫習溫習。省得辦起事情來。一無依傍。於是單檢了道光二十二年江寧條約。抄了一遍。總共不過四五張書。就此埋頭。用起功來。一念念了好幾天。居然可以背誦得出。

他就到處向人誇口說。他念熟這個。將來辦交涉。是不怕的了。後來有位在行朋友。拿他考了一考。曉得他能耐。不過如此。便駁他道。道光二十二年定的條約。是老條約了。單念會了這個。是不中用的。他說我們在江寧做官。正應該曉得江寧的條約。至於什麼天津條約。煙台條約。且等我兄弟將來改省到那裏。或是咨調過去。再去留心不遲。那位在行朋友。曉得他是誤會。雖然有心要想告訴他。無奈見他拘墟不化。說了亦未必明白。不如讓他糊塗一輩子罷。因此便一笑而散。却不料這毛維新。反於此大享其名。竟有兩位道台。在制台前。很替他吹噓。說毛令不但熟悉洋務。連着各國通商條約。都背得出的。實爲牧令中不可多得之員。制台道。我辦交涉也辦得多了。洋務人員。在我手裏提拔出來的。也不計其數。辦起事情來。一齊都是現查書。不但他們做官的是如此。連着我們老夫子。也是如此。所以我氣起來。總朝着他們說。我老頭子記性差了。是不中用的了。你們年輕人。很應該拿這些要緊的書。念兩部在肚子裏。一天念熟一頁。一年便是三百六十頁。化了三年工夫。那裏還有他的對手。無奈我嘴雖說破。他們總是不肯聽。寧可空了打麻雀逛窯子。等到有起事情來。仍然要現翻書。說起來。真正

氣人。今天你二位所說的毛令。既然肯在這上頭用功。很好。就叫他明天來見我。原來此時做江南制台的姓文名明。雖是在旗。却是個酷慕維新的。只是一樣可惜。少年少讀了幾句書。胸中一點學問沒有。這遭總算毛維新官運亨通。第二天上去。制台問了幾句話。虧他東扯西扯。居然沒有露出馬脚。就此委了洋務局的差使。這番派他到安徽去提人。稟辭的時候。他便回道。現在安徽那邊聽說風氣亦很開通了。卑職此番前去經過的地方。一齊都要留心考察考察。制台聽了。甚以爲然。等到回來。把公事交代明白。上院稟見。制台問他考察的如何。他說現在安徽官場上。很曉得維新了。制台道。何以見得。他說聽說省城裏開了一月大菜館。三大憲都在那裏請過客。制台道。但是吃吃大菜。也算不得開通。毛維新面孔一板。道。回大人的話。卑職聽他們安徽官場上。談起那邊中承的意思說。凡百事情。總是上行下效。將來總要做到叫這安徽全省的百姓。無論大家小戶。統通都會吃了大菜纔好。制台道。吃頓大菜。你曉得要幾個錢。還要什麼香櫨酒皮酒去配他。還有些酒的名字。我亦說不上來。貧民小戶。可吃得起嗎。制台的話說到這裏。齊巧有個初到省的知縣。同毛維新一塊進來的。只因他初到省。

不大懂得官場規矩。因見制台只同毛惟新說話。不理他。他坐在一旁難過。便插嘴道。卑職這回出京。路過天津上海。很吃過幾頓大菜。光吃菜。不吃酒。亦可以的。他這話原是幫毛惟新的。制台聽了心上老大不高興。眼睛往上一楞。說我問到你再說。上海洋務局省裏洋務局。我請洋人吃飯。也請過不止一次了。那回不是好幾千塊錢。你曉得。回頭又對毛惟新說道。我兄弟雖亦是富貴出身。然而並非執綉一流。所謂稼穡之艱難。尙還略知一二。毛惟新連忙恭惟道。這正是大帥關心民瘼。纔能想得如此週到。鬧洋務的笑話。清代筆記小說上。載得不少。這人能讀得幾條條約。當然是留心洋務的人物。開幾升大餐館。三大憲都在那裏請客。也算得開通風氣。這幾句話。細味起來。言下有許多感慨。今之學堂工廠等類。那有一樁事不是皮毛上的模仿。不自命爲開通風氣麼。

重團結商界改良 節錄近時小說

在下講的是從先我們中國不肯重商。因此吃商務飯的。也就不肯自重。那些肩挑背負小本營生的。既然算不得商人。自然不望人重視。便是做了開店的老板。合夥的股

東。若到交際士人聯絡政界的時候。不是說他市井之徒。便是斥爲白衣之輩。倘然捐得了虛銜。博得了翎頂。又說他是金錢買來的。并非是從科甲裏出來的。雖然煊赫一時。旁人心中。總存着藐視。背後總有點譏彈。那怕你像周朝陶朱的散財產。漢朝卜式的輸助軍需。猶且指爲不得志一種人的所爲。非人情之難測。總而言之。全是賤視商人的習慣罷了。天下事。既種下這種因。自然便發生這種果。商人曉得資格不穀。便也就不從道德一邊着想。任意的良莠雜進。簡陋自安。怎樣叫做進步。怎樣叫做競爭。可都不甚留意。所以一到海禁大開。船舶麇集。以我之短。當人之長。以我之懈。當人之銳。以我之蹈常習故。當人之着着改良。那有倖免的道理。雖然現在商智漸開。商務漸盛。朝廷也熱心提倡。社會也加意歡迎。迥非從前賤商的時代可比。但是世俗遺傳的根性太深。究竟覺商界中人。似乎活潑的多。誠篤的少。終有點叫人覺得不甚可靠。在下因想我國商家。倘能以活潑的手腕。爲進戰的基礎。以誠篤的性質。爲保守的本營。自然就此資格日高了。你試看。大凡市面上入店學徒的。大都全是資質魯鈍。讀書不成。否則或是家道貧苦。無力就學。因而送出來學生意。替人裝煙倒茶。擲尿壺。下門扇。養

成種種的奴隸性質。一旦滿了師。升做同事。一旦攢了錢。變成東家。自從進山門到鬚眉皓白。所聽的無非錢財細事。所見的無非生意經絡。縱然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材。也真是難得了。所以在下感於商業不甚發達。就歸咎到商界知識太短。想到商界知識太短。就歸咎到商材製造不良。說到商材製造不良。可不是看得士太重商太輕的緣故所釀麼。在下也是個士人。爲甚麼偏要反對尊士賤商的習俗。無如目今商業係國家命脈所在。影響所及甚大。這商務的人材。可也關係非小。倘若根本上沒有學力。東家不知道體恤同事。同事不曉得愛顧東家。不要說與外人爭勝。恐怕就連要保住現在的資本。也就很難的了。大凡店東之與同事。本是同舟共濟。同事貪着東家的薪資。東家仰着同事的幹力。倘是同心合意。痛癢相關。可不是件好事。無如做東家的。只知惜着金錢。并不問同事靠這點薪水。要去養家活口。怎麼敷度。同事只知顧着自己。并不問東家耗了多少血本。只管虧折飛灑。必致倒閉。就這點。賓東隔膜。倒也很爲商業上一種障礙呢。

此篇將古來賤商的弊病。痛快言之。覺得語語中肯。今日的商界資格很高了。知識

很進了。團結力也很堅固了。將來的富強很有點希望了。末後幾句話。做東家的。當體恤同事。做同事的。當報效東家。除了種種障蔽。兩兩各盡其道。靠此同心協力。那怕不戰勝外人呢。

戒煙酒枕邊絮語 節錄近時小說

那高爾的妻子向高爾道。酒這樣東西。最傷腦筋。不能飲酒的人。飲了。十二點鐘以後。必要大發頭痛。哼。哼。明天早晨。你也在所不免。我想你聽了這話。又必然要說道。「難道明天我要頭痛麼」咳。我也深愿意你不頭痛。請你看我面上。好好的保養身體罷。不然。將來頭痛的日子正多哩。

嗜。怎樣那煙味兒又來了。你究竟吸了多少煙。煙味到如今還不散。咳。我被這煙味刺激了兩回。今天睡覺。一定要睡不着。這不是你自己受了煙毒。不算。還要帶回來害我麼。明天早晨。你究竟要不要頭痛。此刻還不得而知。可是萬一頭痛了。你想我能照着嚇利夫人的樣子。將早飯送到你牀上麼。還是能煮稀飯給你這醉鬼吃麼。還是替你到市上。去買蘇打水麼。（稀飯係病人所用。並非我國普通所吃之稀飯。蘇打水乃用

以清宿醉者）果使如此。鄰人定要非笑我道。「呀高爾喝醉了。這醉鬼的妻子。又得倒竈了。」這醉鬼銜頭。你樂於戴得。固然不覺有什麼可恥。可是你自己戴了。還要分一半我戴。這件事我忍耐得了麼。所以就使你醉死。或是腦袋痛死。我也不願意替你買蘇打水。況且我既要料理各小孩。又要料理煮飯。那再有閒功夫來料理你這醉鬼呢。

我想你又必要說道。「我決不頭痛。決不要吃稀飯和蘇打水的。」很好很好。這就很好。但願你不吃的爲是。萬一不幸而要吃起來。對不起。請你自己料理自己。我可不能料理你了。

煙呢酒呢。都是害人的東西。安得高爾的妻子。化作億萬萬廣長舌。爲普天下吃酒的吸煙的日日絮聒之一勸戒之。

那一日高爾的妻子又問高爾道。世上要賺錢很難。要花錢很容易。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。在這不正當的地方。去。難道不覺得肉痛的麼。你不要誑我。你說每星期六一次。每次只花十八辨士。這句話。非但你說了一次不相信。就使你賭了十次咒。我仍是

不相信。你老瞞着我。總當我不知道外間的情形。實在我比你還要明白的更多。你真當我是個愚人麼。哈哈。這真所謂愚者以不愚者爲愚了。如今姑且作十八辨士算。這十八辨士。不是可做好事麼。那班雲雀俱樂部中的會員。每星期要花去十八辨士。這十八辨士。不是他們妻子兒女的食料資麼。這種不顧妻子兒女的東西。還要自稱爲雲雀。不免辜負了雲雀的名字了。據我看來。真可算得鴟鴞惡鳥。你也是隻鴟鴞。你說每星期不過十八辨士。總算起來。不是一年。就有五十二個十八辨士麼。你難道不想到這一層麼。

請你看一看我身上穿的什麼衣服。六個月以來。我想買一件布褂子。到如今也沒有買成。現在天氣冷了。想買一球棉花。也沒有這一宗錢。我想你只要看了我的衣服。那白蘭地和煙草。也就不能下咽了。你再不看看一班小孩麼。他們身上穿的什麼東西。不是都該添置衣服麼。人家的小孩子。都穿的整齊清潔。我們的。却常是拖一掛一塊。你想不是同一樣的父母麼。何以待遇各有不同呢。可是這也難說。人家小孩的父母。親是人。我們小孩的父母。是個雲雀。是個鴟鴞。所以用粗麻布做前披。用粗綿線做襪。

子本來是意中事。

當局者迷。覺得句句都是逆耳違心的話。旁聽者清。覺得句句都是入情入理的話。起首數句。人人得知。人人却不能依得。這是何故呢。

應酬場中出醜

節錄近時小說

看官們啊。世界上有一個極苦的境界。比了疾病的痛苦。簡直還要加上千萬倍。那些沒有經歷過這種境界的小友們。必以爲這一篇小說。並沒甚麼深意的。然而讀了一遍之後。也未始不能增一番閱歷呢。

我父親的爲人。極其溫柔敦厚。又非常愛我。直當我是一顆夜明珠般。天天擎在掌上。我小的時候。他就把那最高等最良好的教育。施在我身上。唉。看官們。要知學問雖是最有益的東西。也是最壞的東西。當時我浸淫羣籍。如醉如癡。羅列在眼前的。不下好幾百種。不多時。却居然如瀉瓶水。都讀得爛熟了。然而我只因如此一輩子。便常處於失敗之地。我常聽得人家藉藉說道。麥克司施都泊林爲人。雖很好。只怕在世上沒甚用處。唉。看官們。你道爲何。原來我從小便膽小害羞。異乎尋常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

滿肚子的學問作怪。使我變成了這個樣兒。便是有時要進一間人頭擁擠的屋子。心兒裏便覺別別的跳個不住。抵死不肯跨進門限。及到長大時。仍然跳不出這個苦境。偶然見了個陌生人的臉兒。便一溜煙逃了去。藏匿不迭。不論甚麼骯髒的門罅壁角。只要容得進這身體。就當做是遮羞的安樂窩。若是那客人不容不見的。只得勉強強強的出來相見。但是當着他面。便石像木偶似的。呆立着不動。兩條臂。兩隻脚。只恨沒處安放。一壁還須窮搜力索。從腦中挖出幾句客套話來。一時間面上便也忽冷忽熱的。起了生理作用咧。然而社會上一般少年人。和我同病的。却也很多很多。我往往見他們在學堂裏的時節。一個個都像生龍活虎。只一到社會上。和生客周旋。便一百二十個刺促不寧。要快樂也快樂不出來了。有幾位覺得兩脚很不自然。左放也不是。右放也不是。有幾位覺得兩手垂着。着。都不大方便。只恨當時爺娘爲甚。把這撈什子手兒生在他身上。倘能把他包裹起來。藏在家中壁櫥裏頭。豈不很好。如今却使他沒了擺佈。一會兒插在坎背中。一會兒藏到背後去。一會兒却又歛的鑽入褲袋裏去了。剛進得褲袋。忽又好像捉蒼蠅一般。刷的伸到頸後去。其實這理想上的蒼蠅。正不知

道在甚麼所在呢。看官們啊像這種煩惱的境界。我已經歷過了好幾次。這下邊一段故事。即是其中的一節。唉。我只爲膽小害羞。纔喪失了無量的幸福。無量的樂趣。豈不可歎。豈不可恨。

一年上。我堂兄死了。死時並沒遺囑。只爲我是他的近親。便按律承襲了他的遺產。那時我才二十四歲。總算交了個好運。頓時闊綽起來。親友們都來勸我說該成家了。那意中不用說是勸我娶個老婆。我一想倒也不錯。有了錢。原該弄個老婆來頑頑咧。那時我的許多親友中。恰有一個眼兒紫羅蘭似的姑娘。最中我的意兒。他風貌既活像。是個天仙。并且還能持家。不過家中不甚富裕。分明是個小家碧玉。只我橫豎單要娶他的人。並不要娶他的錢。因此也不管他有錢沒有錢。只想候了個最好的機會。向他求婚。誠心誠意的求他下嫁。和我白頭偕老呢。我既懷了這希望。很想付之實行。有一天可巧他母舅家裏開一個宴會。折柬相邀。我想時不可失。失了。懊悔也來不及。卽忙應召而往。看官我只爲平時膽小害羞。所以難得插身交際場中。然而我現在心兒裏。已把那白蓓脫姑娘。當做未來的愛妻了。爲了他可不得不硬着頭皮。破題兒去一遭。

只一想起了這個美人兒。覺得膽也頓時壯了許多咧。過了幾天。那不幸之夜到了。我穿了來復日穿的一件最華美的蘋果色衣服。上面飾着珠鈕扣。還配着白夾背和白襪子。對鏡一照。居然是個翩翩濁世的佳公子。接着又放大了膽兒。大踏步跨出門去。一股百折不回的勇氣。彷彿能把前途種種不幸的事。全個兒排去似的。唉。誰知那所屋子。剛剛跳進我的眼兒。却又倒抽了一口冷氣。出門時那股勇氣。早像烏拉山上的積雪。遇了熱帶上的陽光。霎時消歸烏有。暗想屋中不知道有多少客人在着。教我怎樣去見他們。此時只怨自己。爲甚莽莽撞撞的趕來。然而已來了。却不便退縮回去。倘被屋中人瞧見了。豈非笑話。於是鼓着勇氣。跑到門前。按那門上的電鈴。不一會。就有一個下人出來開門。領我入到吸煙室中。只見主人公一個人在那裏寫信。正忙着呢。當下他起身招呼了我一聲。便說他正寫着幾封極緊要的信兒。請等一會子。那時我竭力要裝出斯文大方的模樣。便笑咧行禮咧。雙方並進。只苦兩隻脚。仍然沒有放處。煞是不安。接着又搜索枯腸。想幾句應時的客套話兒。叵耐一時總想不起來。外邊賓客們的笑聲。已一陣陣送入耳中。心裏暗地叫了一百聲苦。想停一會子。和他們相見。

時。作何擺佈。這樣想時。任是把腦兒心兒翻他十幾個身。再也搜不出一句半句話來。半晌。那主人已寫完了信。滿地裏忙着尋吃墨水紙。我私想一個人在人家做客。萬不能呆木不靈。總得獻些兒殷勤纔好。便趕將過去。助着他找尋。那知天奪我魄。劈頭就鬧了事。堪堪一個不留心。把那墨水壺翻了個身。光瞧着那烏黑的墨水。一古腦兒倒在那紙兒又白又光潔。字兒又秀又整齊的幾張信箋上。我大大吃了一驚。心中又非常慚愧。只恨地上沒有洞兒。給我縮頭鑽將下去。只是自己既闖下了禍。又不得不老着面皮去挽救。忙掏出一方雪白的手帕子。輕輕地去吸那墨水。主人瞧了。禁不住格格磔磔的笑將起來。一壁把我推在一旁。隨手取了些沒用的紙張去吸淨那信箋上的墨水。這難關過後。我便沒精打采的。跟着他到那餐室裏去。一路上恹恹迷離。像在夢中心兒又好似變做了個轆轤。兀是起落不定。却沒有瞧見那雪樣白的襪子上。也染了一大抹的墨水咧。進餐室時。驀地裏我又耽了個驚慌。原來那主人分外客氣。竟站在一邊。肅我進去。到此。我可不能再拔脚逃走。只得漲紅了臉兒。跨進門限去。一眼望見裏頭。有無數的客人。黑壓壓的擠滿了一屋子。我一路蹙去。刻意裝着那種文雅。

練達的態度。向東也舉手行禮。向西也舉手行禮。偏偏惡運照臨。這時正有一個婢女托着一盤香噴噴熱烘烘的糖漿饅頭過來。剛要放在那桌子上的當兒。恰恰被我臂兒一撞。只聽得豁朗一聲。那盤兒早摔在地上。那婢女也一滑脚。做了個玉山之頽。我心中又暗暗叫起苦來。倒像一個初入行伍的小兵。斗的進了那敵軍槍林彈雨中的一般。我闖了這第二場禍事。心兒裏益發不安。全身的熱血冷森森的。好似結成了冰。然而外面還硬裝着鎮定之狀。依舊不住的立正行禮。只苦了那雙脚。一分鐘也沒有休息。忙得個甚麼似的。不想一波未平。一波又起。那萬惡的晦氣星。又來照命了。原來剛纔那個天殺的糖漿饅頭還躺在地板上。頭兒向着天。我正眼兒注着前面恭恭敬敬的行禮時。冷不防一脚踹在他身上。蚩的一聲滑過去。非但兩脚擺了個一字。還一屁股坐在他上邊。一條很體面的褲兒。便塗滿了糖漿。剎那間四下裏的笑聲。早又闐然而起。然而那時的聲音。還不止這蚩然闐然的跌聲笑聲咧。接着又是彭彭的幾響。原來我栽下地去時。恰一脚絆倒了旁邊兩把椅兒。一把椅兒上。剛坐着一位綺年玉貌活天仙似的姑娘。便也一個倒栽葱翻下身來。倒像是特地奉伴我似的。仔細瞧時。

千不是。萬不是。不是我那意想中未來之愛妻白蓓脫姑娘是誰。我心中却還暗暗想着。想他玉背着地。我也雙足朝天。倒不愧是一對難夫難婦。想着幾乎要笑出聲來。卽忙竭力忍住。把手兒掩了口。只我剛纔跌下去時。還莫名其妙。心想這種彭彭的大聲響。不要是地震麼。接着聽得四邊都放出一種驚訝譁笑的聲音來。想我猜度得一定不錯了。也就助着他們銳呼起來。及至起身瞧時。見了那地上白一塔。黃一塔。纔恍然大悟。不覺痛罵那糖漿饅頭不止。一會大家已坐定了。那主人公和賓客們都說着笑着。想把這事輕輕蓋掩過去。然而我却覺得又痛又憤又羞。心裏甚是難堪。倘在家中。便要狂叫暴跳。借着出氣了。只在此刻却不得不忍耐些。不但我自己覺得難堪。咧還有那一雙雙刀一般銳利的眼兒。都骨碌碌的在我面上盤旋。逼得我只把眼兒注在碟子上。連睫毛都不敢擡將起來。停了半晌。侍者已上羹湯了。白蓓脫恰坐在我旁邊。便托了一碟湯。奉到我面前。我剛要用手去接時。忽見他自己還沒有。便立刻打定一個主意。須瞧了他如何喝法。我才畫個依樣葫蘆。他不喝。我自然也不敢喝了。於是假做客氣着。請他留着自己用。女郎却分外情重。一定要推給我。我一想不是路。喝時

定有許多繁文縟節。我一些兒不知。這可不是又要出醜麼。當下就死命的推還他。誰知一個不留神。我托碟子的手兒。側了一側。那女郎一襲雪白的羅衫。就被那油膩膩的羹湯。潑了一身。就簇新的褲子上。也不但塗着糖漿。還加上半碟的湯兒。弄得個淋漓盡致。那時我眼見那湯兒。好似一道飛泉。澆在我心上。人身上。這種情景。到死也不忘的。白蓓脫見髒了衣服。一時着了慌。飛也似的去更衣。我還呆坐着。囁囁嚅嚅的說了一會子沒用的抱歉話。一瞧自己褲兒。熱氣蒸騰。倒像是個洗衣所一般。一會兒那侍者格外討好。又托了一碟子湯來。放在我眼前。到此我的刀叉戲。便行開幕禮了。只這兩眼依舊呆注在碟子上邊。不敢一閃。彷彿小學生讀書。見了個威嚴的先生。甚麼都不自在咧。那時我便摸索着了遮服布。扣在半臂的鈕子上。拘拘束束的喝着那湯兒。少停白蓓脫已換了一身衣服。又姍姍而來了。我忙說了無數謝罪的話。然而那女孩子爲人。却很和氣。笑說那剛纔的事。他自己不好。怪不得我。竟自輕描淡寫的撇了開去。我一片感激之心。便達到了極點。真要五體投地。謝他天高地厚的大恩呢。接着又微微吐了一口氣。思想我的惡運。此刻總能告終了。只一摸額上已滿了一顆

顆的汗珠。便取出手帕來用力拭了幾下。唉。說也晦氣。我只爲請了這一方窮兇極惡的手帕子出來。便又鬧出岔子來了。我接二連三闖了幾場禍。靈魂兒已飛去半天。那吸烟室中倒翻墨水的笑話。早丟在腦後。忘了個乾淨。拭汗時。就把手帕上的墨水漬染得面上。東一搭。西一搭的。活像是變做了個羅刹夜叉。那銳叫狂笑的聲音。早又風捲浪滾般破空而起。眼兒閃着向我瞧的。不知道幾十雙。我還莫名其妙。想不到自己又鬧了新鮮笑話兒。也和着他們狂笑。以爲這麼一笑。好把他們注意我的心兒。岔將開去。那知他們越發笑。越發瞧着我。我好不難堪。只得低下頭去避他們的眼光。唉。唉。我一眼便瞧見了那萬惡的手帕子。那上邊一個個墨水漬。分外的分明。這當兒我又羞又憤。大叫而起。想逃到竈下去。向管家的要些水兒。和肥皂抹淨這臉兒。不想這一來。大禍又臨頭了。原來我摸索那遮胸布時。却摸錯了那桌布的一角。牢扣在鈕子上。身兒剛一挺。那桌布也隨着掀起來了。只聽得豁朗朗一聲。那刀咧。又咧。杯盤碟子咧。和旁的一切食品咧。一古腦兒都掉在地上。賓客們吃驚不小。闐然四散。都作鳥獸散了。我那時也大吃一驚。呆立着動彈不得。心中只溫理故書般。想着幼時節所讀的神

怪小說。那主人公倒還鎮定。卽忙搶過來。擋住那未掉下的東西。又隨手把那桌布一拉。我一脫身。拔脚就跑。只並不往竈下去。沒命的逃出了門。一路上飛步狂奔。直趕到了自己的大門前纔停。以後一二月脚兒不敢跨出門限一步。又過了幾個月。纔斗膽敢應他家的請帖呢。

看官這邊一段簡短的故事。就是在下供獻於諸君之前的。或能爲諸君借鏡之助。也未可知。總之人生世上。總須入交際社會學習一切。要知那一副雍容不迫的態度和折衝樽俎的本領。也像麵包金錢飲水三件要品。一刻鐘也少不了呢。

應對進退等事。我國古來小學中。本有此科目。童時漸漸習練。到了成人時。出入社會。自無倉皇失措的弊病。此篇現身說法。道出不知世故。動輒得咎的情狀。煞是可笑。天生我輩。一肚皮不合時宜。加以生硬的態度。板方的脾氣。傷人的語言。罵世的文章。同那圓熟甜軟的社會相周旋。招尤招怪。亦復動輒得咎。悔不早讀此篇。

白兔記 節錄傳奇

分別

〔淨上〕閻王註定三更死。定不留人到四更。夜來劉窮。必被瓜精喫了。這裏是瓜園中。〔向地拾介〕這是眼珠子。不是。是肥皂核。這是腰子。不是。是落蘇。這是頭髮。不是。是棕櫚樹皮。拾了劉窮骨頭。把蒲包包好了。與妹子看。叫他嫁人。〔生暗上聽打淨介〕〔淨叫介〕有鬼有鬼。倒是劉窮。三叔救救。〔末上〕隔牆須有耳。窗外豈無人。怎麼打他。〔淨〕三叔我被劉窮打死了。〔末〕起來死了。元何還會說話。〔淨〕滿身都死了。嘴是活的。〔起介〕哇。劉窮。你這蠻子。打便打得好。再不要上我家來。我去打鐵鋪二錢銀子。打一把斧頭。劈你一個陽箋。〔末〕還不進去。〔淨〕三叔我腰子被蠻子打橫了。〔淨下〕〔末〕當初只道一不是。如今却是兩無情。劉官人你怎麼使得打他。他若不是處。你來告訴我。我自整治他。如何將他打倒地下。〔生〕是小生不是了。〔旦〕官人你怎麼就認了。把冷熱酒事情。告訴三叔知道。〔生〕叔公請息怒。你不知其故。前日逼我寫休書。叔公儘知。夜來夫妻二人思量一計。把家私三分均分。我只道好情。把冷熱酒灌醉了卑人。着我去看瓜。乘其醉中。一到瓜園內。一更無事。二更悄然。三更時候。只見鐵面瓜精。連鬪了三十餘合。鬪俺不過。放道火光去了。他方纔手

擎着蒲包。拾我骨頭回去。與三姐看了。叫他嫁人。這個使得使不得。(末)元來這等無禮。只是少打了他。(生)我在此望叔丈做主。(末)劉官人你與那畜生冰炭不同爐了。我老夫打聽得太原并州岳節使。招軍買馬。積草聚糧。你有武藝過人。如何不去。倘然一刀兩劍。取個前程。有何不可。(生)卑人要去。只是缺少盤纏。(末)這個小事。老夫着人送來。

〔桂枝香〕(生)叔丈聽告。容吾分道。只因缺少盤纏。教我如何是好。多因命乖。多因命乖。喫他胡炒。是我分緣不到。自今朝拜別恩人去。李洪一冤家。恨怎消。

〔前腔〕(旦)自從爹爹死了。止有嫡親兄嫂。他緣何反面生嗔。拆散夫妻兩口。望叔叔做主。望叔叔做主。想是姻緣不到。怎得夫妻偕老。自今朝拜別分離去。教奴苦怎煞。

〔前腔〕(末)聽吾言道。不須煩惱。你若缺少盤纏。頃刻令人送到。他若昧心。

他若昧心。上有蒼天知道。必然還報。自今朝步輦登程去。堅心莫憚勞。
〔末下〕

文似擎天碧玉柱

武如跨海紫金樑

異日身榮多發跡

休忘受苦李三娘

〔生旦弔場〕〔生〕三姐。我今日就要去了。〔旦〕官人。你去沒有說話。分付奴家。〔生〕三姐。此去有三不回。〔旦〕那三不回。〔生〕不發跡不回。不做官不回。不報得李洪一冤仇不回。〔旦〕夫妻間沒有說話。〔生〕妻你有半年身孕。養下女兒。憑你發落。養下男兒。千萬與我留下。是劉智遠的骨血。我若去後。無知哥嫂。定然逼你嫁人。不强似劉智遠。切莫嫁他。勝似我的。嫁了也罷。

〔獅子序〕〔旦〕伊說話太無情。〔生〕你哥嫂無情。〔旦〕又道是一牢永定寧。死後如何教我改嫁人。是我腹中有孕。怎教兒女從別姓。你出言語忒煞傷情。這恩德如鹽落井。〔合〕分別去各辦志誠。便做鐵石心腸。也須交淚零。

〔前腔〕〔生〕上告妻妻聽。怕你執不定。你哥嫂忒毒狠。只恐你口說無憑准。我獨自守孤另。恐耽閣兩下成病。〔合前〕

〔入賺〕〔丑上〕去程已緊。李三公多憐憫。些少盤纏相贈恁。〔生〕這恩德。山樣高來海樣深。生死難忘叔丈恩。你與我回言拜稟。異日身榮來報恩。〔丑〕謹依台命。謹依台命。〔丑下〕

〔金蓮子〕〔生〕辦登程。辦登程。渡水登山莫暫停。天憐念。天憐念。名利早成。回歸此日再歡慶。

〔前腔〕〔旦〕叮嚀囑付三四聲。野草閑花莫要尋。將恩愛。將恩愛。番成作畫餅。只恐別時容易瘦伶仃。

〔尾聲〕〔生旦〕生離死別皆前定。未知何日得見恁。鐵石心腸也淚零。

強逼

〔慶青春〕〔旦上〕冷清清。悶懷感感傷情。好夢難成。明月偏照奴獨守孤另。

一種黃連分兩下。那邊受苦這邊愁。自從丈夫去後。被兒嫂凌逼。兒夫杳無音信回來。好苦。

〔集賢賓〕當初指望諧老年。和你厮守百年。誰想我哥哥心改變。把骨肉頓成拋閃。凝望眼穿。空自把欄杆倚遍。兒夫去遠。悄沒個音書回轉。常思念。何日裏再得團圓。〔丑上〕長江後浪催前浪。世上新人攢後人。姑娘爲何啼哭。〔旦〕嫂嫂。奴家丈夫不在。腹中有孕。因此愁悶。〔丑〕姑娘。你哥哥說道劉郎去後。杳無音信回來。未知死活存亡。不如嫁個門當戶對的。也是了當。

〔攪羣羊〕〔旦〕嫂嫂話難聽。激得我心兒悶。一馬一鞍再嫁傍人論。夫去投軍。誰敢爲媒證。那有休書。誰敢來詢問。你如何教奴。教奴再嫁人。

〔前腔〕〔丑〕姑姑你試聽。日夜裏成孤另。尋個良媒。嫁個多聰俊。虛度青春。白髮來侵鬢。你如何如何不改嫁人。姑娘嫁得好。多住幾日。嫁得不好的。就回來也不難。〔旦〕說那裏話。〔淨上〕恨小非君子。無毒不丈夫。娘子着你去叫妹子。

嫁人如何。〔丑〕他千不肯萬不肯。〔淨〕他是這般說。叫他過來。〔丑〕姑娘你哥哥叫你。〔旦〕哥哥有何說話。〔淨〕嫂嫂着你嫁人如何不肯。

〔前腔〕〔旦〕哥哥共乳同胞一母生。今日如何反面嗔。休聽枕邊言語。且自寧心親舊情。親姊妹莫相爭。待奴身孕始傾。若得後來兒上進。宏恩當報李門庭。〔淨〕若不嫁人。依我四條門路。〔旦〕那四條門路。〔淨〕一條三十三天玉皇殿上捉漏。〔旦〕教我上天無路。〔淨〕二條十八層地獄閻君殿前去淘井。〔旦〕這是入地無門。〔淨〕第三條早早嫁人。〔旦〕決不改嫁。〔淨〕第四條日間挑水三百擔。夜間挨磨到天明。〔旦〕奴家願從第四條門路。

〔三學士〕〔淨〕堪笑非親却是親。把你做乞丐看承。劉郎去了無音信。何不改嫁別人。你若不依兄嫂說。打交身軀不直半分。〔合〕從今後挨磨到四更。挑水到黃昏。

〔前腔〕〔丑〕一世爲人只要勤。那得閑衣閑飯養閑人。〔旦〕爹娘產業都

有分。何故苦樂不均平。〔丑〕丈夫言語須當聽。有眼何曾識好人。〔合前〕
〔前腔〕〔旦〕好笑哥哥人不仁。不念同胞兄妹情。劉郎去了無音信。何故改
嫁別人。況兼奴有身懷孕。再嫁傍人作話文。〔合〕奴情願挨磨到四更。挑
水到黃昏。

〔尾聲〕哥哥嫂嫂沒前程。苦逼奴家再嫁人。日間挑水三百擔。夜間挨磨到
天明。〔旦下〕〔淨丑弔場〕老婆耐奈賤人執性不肯。情願挑水挨磨。我如今使個計
策。做一雙水桶。兩頭尖的橄欖樣。教歇又歇不得。一肩直挑在廚下去。你便管他挨磨。
〔丑〕水缸鑽些眼。水流了出來。越挑越不滿。〔淨〕你便打他不挨磨。如今賤人身
上。將要分娩。你在荷花池邊。造一所磨房。五尺五寸長。罰這賤人進裏面磨麥。教他頭
也擡不起。待他分娩。或男或女。不要留他。這是劉窮的骨血。過了三朝滿月。你把花言
巧語。哄那小廝。抱在手中。把他撇在荷花池內。淹死了。絕其後患。削草若除根。萌芽再
不發。好計好計。

送子

〔臨江仙〕(旦上) 父母一朝拋棄。夫妻兩下分張。哥哥嫂嫂鐵心腸。教奴受萬千魔障。今日我身分娩。始知恩愛難忘。自將心事細思量。眼下這般情況。我兒生下你來。受了萬千疼痛苦楚。想我母親養我下來。也受這般苦楚。

〔步步嬌〕(旦) 養子方知娘生受。各自思前後。哥哥心狠毒。嫂嫂不仁。暗使機謀。苦逼我再招夫。閃得我。一似喪家狗。

〔江兒水〕 悶似湘江水。涓涓不斷流。老天知道和天瘦。共乳同胞。一個娘生受。又不是隨娘改嫁。瓜葛柳。罰奴磨麥生受。遠在兒孫。近只在。一身當受。

〔川撥棹〕 我欲待訴說個冤仇。我欲待訴說個冤仇。待說來誰人採睺。天若還念我孤單。天若還念我孤單。願孩兒易長易壽。子母每得到頭。免使劉郎絕嗣後。(淨扮竇上)

〔前腔〕 聞知三娘分娩無憂。聞知三娘分娩無憂。李三公教咱來問憂。(內

丑叫介〕閑人不許入磨房〔淨〕聽伊家絮絮叨叨。聽伊家絮絮叨叨。觀前望後。〔旦〕竇老你緣何頻觀看兩頭。你緣何頻觀看兩頭。近前來問事由。你且窩藏在僻處。他見了。怎干休。他見了。怎干休。〔淨作躲介〕〔丑上〕

〔五供養〕十中缺九。喜姑姑產下窮劉兒。夫曾囑付。怎干休。把花言覓誘。倘說得兒入手。管教一命喪清流。

〔僥僥令〕喜姑姑添小口。幾度待不收。十月懷胎娘生受。兒子是眼前花。水上鷗。兒子是眼前花。水上鷗。

〔金錢花〕姑姑分娩。無憂無憂。〔旦〕深謝嫂嫂。耽憂耽憂。心兒悶。怎干休。〔丑〕把一筆盡都勾。

〔尾聲〕如今幸喜身啣。把粥食頻調產後。莫待老來病成不救。〔丑〕姑娘夜來。生下男子是女。〔旦〕生下一個兒子。〔丑〕且喜且喜。待我看看。我兒父親。

去投軍。家中添一個餘丁。(旦)嫂嫂新養的孩兒。不要驚了他。(丑)我曉得這是我骨血。我的兒。他就叫我舅母舅母。(旦)嫂嫂休要取笑。(丑)姑娘可曾取乳名麼。(旦)叫咬臍。(丑)不好待我改一個名。叫他希奇。此兒實希奇。大窮養下小窮兒。留在家中有後患。不如撇在荷花池。(丑下)(旦哭倒介)(淨竇老上)劉家香火。李家祖宗來哩。再不要慌。三小娘。小官人在此。

〔哭相思〕(旦)耳邊忽聽叫三娘。猶如死去重生。(淨)我救得在此。(旦見淨介)

〔駐雲飛〕苦養孩兒萬苦千辛。生下你。頭臉上都是水。七魄將離體。兒空教你枉出世。死了孩兒。誰來與娘爭口氣。好朵鮮花不遇時。好朵鮮花不遇時。

〔前腔〕(淨)聽說因依。鐵打心腸也淚垂。直恁的行無禮。不得生惡意。嗟他是小孩兒。與你何干。撇在荷池裏。人善人欺天不欺。人善人欺天不欺。(淨

〔三小娘〕這個孩兒留在此不得了。〔旦〕寶公怎麼好。〔淨〕你哥哥不仁不義。一定要下落他性命。怎麼養得到五歲十歲。我老人家打聽得劉官人在邠州。有些勾當。我不辭辛苦將小官人送到邠州。待他顧乳母。養他長成。也得子母團圓。〔旦〕三日孩母。那有娘乳與他吃。〔淨〕三小姐不要愁。我攢得些錢在身畔。買塊糕兒喂他。他若要乳吃。路途閒人家有小厮吃乳的。我就雙膝跪下。奶奶沒娘的小厮。求一口乳兒與他吃。一路討將去。不要愁。〔旦〕寶公請上。待奴家拜你一拜。

〔宜春令〕寶公聽訴因依。兄嫂無知將他撇在水。謝伊恩義。把我孩兒送到爹行處。見劉郎訴說詳細。問的實甚年歸計。〔合〕我兒長成時。休忘了寶公恩義。

〔前腔〕〔淨〕三娘聽拜咨啟。在邊廷習學式藝。要歸無計。料想着他身不由己。待老漢送將他孩兒。便知他行藏。在何處。〔合前〕

三日孩兒撇在池

鐵打心腸也淚垂

若見劉郎備細說

記取名兒叫咬臍

傳奇亦小說之一種。世所傳誦的。若西廂記。琵琶記。牡丹亭。桃花扇等。大都運用典故。說明事實。雖爲文人學士所激賞。却不適於普通人的心目。這白兔記說那劉智遠夫妻受困的事。體裁雖是傳奇。全用白話演之。覺得人人能解。句句易知。錄之亦備一格。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2 7602B

民國十九年六月八日印刷



有者不准翻印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
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

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
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
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
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
東昌廈門那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
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

編輯者 新文學社
發行者 中華書局
印刷者 中華書局
印刷所 中華書局
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

（白話小說文範）全一冊
定價銀四角

